

清史纂要

中華書局印行





A541 212 0015 2713B

敘

史之爲道難矣。而在改革之交則尤難。雖然。前代鼎遷之禋。不過一姓之改革耳。方今滿清易爲民國。種族一改革也。專制易爲共和。政體一改革也。敷治之具。規模互舛。秉筆之彥。意見紛歧。求其可以傳信來葉。裨補時局。不綦難之難乎。語其艱困。厥區數種。爰有過信官牘。弗踰尺寸。仍沿君權之風。無當民貴之義。若斯之流。或失則固。朱果降祥。雖多誕說。白山入主。亦宏善政。爾其版圖式廓。威稜遐震。天山南北。衛藏東西。總總外族。喁喁內嚮。載在青編。至今稱美。刪削不錄。豈曰至公。若斯之流。或失則偏。甚至喜談宮掖。類訐陰私。自昔叔術妻嫂之事。左史弗稱。太真兒祿之言。唐書未紀。良謂房闈事祕。帷薄言醜。有汗簡策。大乖忠厚。而乃刻意描畫。恣情播揚。遂令乙部之書。竟等祕辛之錄。若斯之流。或失則褻。古世史公贊五帝之紀。頗譏言不雅馴。近今嚴氏譯天演之論。亦云詞宜達雅。蓋綫裝之編。非小說可儷。詎當徒取急就。不加潤色。宋諸儒之語錄。俚俗連篇。元泰定之詔書。猥鄙騰笑。若斯之流。或失則嘍。用是矯茲數弊。勒成一編。分門列爲標題。敘事間以議論。本東華錄爲根源。參各

家書而甄采。語時代必繫以民國紀元。稽地輿必實以當今某處。至於宣統一朝。必取諸公牒之詳。塙可徵者。革命之際。必祛乎浮議之謗。訕失實者。記事各竟其原委。發言力戒夫囂張。掃除委巷之猥談。稍存三代之遺直。總以得失彰乎衆目。毀譽當乎人心。下之備夫讀史者觀感法戒之資。上之合夫大總統導揚盛美之意云爾。或曰。比聞史局肇開。主者既爲宏才。從事亦多碩學。斯則日月出矣。奚須燭火之明。承明有人。曷取仰屋之作。子之書不幾可廢歟。應之曰。唯唯。否否。是殆不然。今夫常璩華陽國志。爲蜀志之濫觴。義慶世說新語。是晉書所藍本。元遺山之中州集。金史於焉取材。邱處機之西游記。元史多可參攷。自來金馬著作之庭。每藉稗野爲之先導。茲編之成。雖於數子無能爲役。然以準諸將來官修之書。則或職其詳。或職其要。其體適相輔而行。且一爲公家之言。一爲私家之言。均是言也。絕續之會。揣諸社會之心理。究以先覩者爲快。由斯以言。是編也。或亦一得之芻蕘。不遠之殷鑑哉。謹緬述夫著書之原因。而自爲之敘。

清史纂要目錄

第一章 清史概論

第二章 崛興時期

第一節 滿州初起及遼左建國

第二節 明室滅亡

第三節 削平流寇

第四節 前三藩之擁立及魯藩益藩

第五節 多爾袞之攝政及諸王內訌

第六節 鄭氏父子

第七節 諸起義復明者之失敗

第八節 順治親政後之建設

第九節 康熙初輔政諸臣之專橫

第十節 後三藩之始末及孫延齡

第三章 極盛時期

第一節 康熙親政後之治理

第二節 南巡治河及北巡撫蒙

第三節 準噶爾之兵事

第四節 尼布楚之條約

第五節 諸臣之朋黨

第六節 立儲之翻覆

第七節 雍正之英察

第八節 兄弟猜忌

第九節 年羹堯隆科多之獄

第十節 鄂張田岳諸臣之柄用

第十一節 苗疆改流之經略

第十二節 準部青海之叛服

第十三節 康熙雍正以來文字之禍

第十四節 乾隆之極盛

第十五節 西藏之平定

第十六節 新疆之平定

第十七節 金川之平定

第十八節 臺灣之平定

第十九節 近鄰之賓服與遠國之交涉

第二十節 和坤之營私蠹國

第四章 衰弱時期

第一節 嘉慶之中衰

第二節 白蓮教之亂

第三節 海盜猖獗及林清之變

第四節 道光之世局

第五節 張格爾之役

第六節 平搖之役

第七節 鴉片之和戰

第八節 咸豐之時政

第九節 俄人之攘地

第十節 葉名琛外交失誤之始末

第十一節 英法之聯軍

第十二節 同治之中興

第十三節 太平軍之事及其餘衆

第十四節 捻兵之擾亂及苗沛霖

第十五節 回部兵端之起滅

第十六節 肅順端華載垣之誅

第十七節 勝保何桂清之獄

第十八節 黃河北徙

第十九節 日本訂約

第二十節 天津教案及江寧暗殺

第五章 改革及滅亡時期

第一節 光緒入繼

第二節 伊犁改約

第三節 法越兵事

第四節 外藩之喪失

第五節 太后之屢次垂簾

第六節 甲午戰爭及各國之租軍港

第七節 戊戌政變及唐才常之起事

第八節 義和團之禍及中俄密約

第九節 日俄之戰及朝鮮滅亡

第十節 復詔變法及操練新軍

第十一節 籌備立憲及任用親貴

第十二節 擒捕黨人及收還鐵路

第十三節 清室滅亡

第六章 清世文明史

第一節 地理之沿革

第二節 對內對外之關係

第三節 文化之變遷

第四節 風俗禮教之概略

第五節 民生之狀況

第六節 制度之變更

第七章 結論

清史纂要

第一章 清史概論

清史與前史之異點。外族之入主中國者。前有北魏北齊北周。後有遼金元。然魏齊周遼金僅有中國疆宇之半。幅員既苦其狹。元混一華夏。且跨越歐亞矣。而年祚又病其促。清皆不然。自東胡奮迹。傳緒至二百餘年。於西陲拓疆。方域殆數萬餘里。創前古外族占領中土者未有之奇。此與魏齊周遼金元諸史不同之點也。周之獵。猶漢之匈奴。晉之五胡。唐之突厥吐蕃。宋之契丹女真。蒙古明之韃靼土魯番。滿洲。往往代有邊患。然皆壤地接觸。易啟紛爭。未有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凡歐美界絕。不鄰之鄉。瀛海從古未通之國。莫不高掌遠躋。聯袂偕來。幾爲典午載記篇所不及。詳天水交聘。表所未嘗覩。此與漢唐宋明諸史不同之點也。惟然故宜因時觀變。據事直書。於清史前半部之盛。不能因清人外族而故示裁抑。於清史後半部之衰。亦不能仍清代官書而曲加諱飾。

清代之世變。自滿清勃起。明祚告終。鄭氏淪亡。三藩燬滅。是爲崛起時期。要卽漢滿激戰之時期也。康熙乾隆兩朝之享國久長。中更間以雍正帝之綜覈名實於焉。武功文治日見進步。西域北邊名王稽首。是爲極盛時期。亦由盛而衰之樞紐也。嘉慶而降。內亂頻興。外侮復亟。道光和約。國勢陵夷。咸豐嗣立。太平軍起。是爲衰弱時期。亦可名曰憂患時期。自是以後。政出宮闈。國權日喪。中經甲申甲午庚子諸役。而朝野更新之議日益急。而清廷壓制之勢亦日益張。而諸志士反抗之力又日益堅。且衆相抵相促。相推相引。卒以釀成武漢起義。清室退位。南北統一。共和告成。是爲改革時期。亦卽滅亡時期。

第二章 崛起時期

第一節 滿洲初起及遼左建國

滿洲之崛起。清禩官書祖詩人生民玄鳥之義。謂有三天女游於長白山。其季者吞朱果而感生。清始祖布庫里雍順。其實非也。清之先世蓋出於金。金本名珠里真。後訛爲女真。意卽肅慎之轉音。蒙古滅金。通古斯族之勢力日衰。然其在長白山附

近者。尙有覺羅部。世居寧古塔西南之鄂多理城。以愛新覺羅爲姓。數傳至孟特穆。

(卽肇祖) 遷居赫圖阿拉。(卽興京) 及明神宗時。有努爾哈赤者。(卽太祖)

爲其部長。漸并吞鄰近諸部。遂定國號曰滿洲。稱帝。民國紀元前三百十八年。據乾隆四十二年

上諭。謂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因所屬有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誤爲滿洲。

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又云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

爲金源同派之證。是可知清之部族。實出於金。而滿洲之名義。實本於肅慎。或有謂

以清文考之。二字音近曼珠。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曼珠華言妙

吉祥也。當時建號之義。蓋取諸此。則亦支離想像之談。其與天女降生之說。同歸於

荒誕而已矣。

遼瀋之建國。欲知遼左建國之原因。當先識滿洲與明之交涉。明萬曆十一年。努

爾哈赤始起兵攻尼堪外蘭。爲先世復讐。厥讐云何。尼堪外蘭居圖倫城。陰結明寧

遠伯李成梁。合軍攻古疇城。(均在吉林城西南) 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努爾哈

赤之從姊。努爾哈赤之祖覺昌安。(卽景祖) 及其子塔克世。(卽顯祖) 聞警往

救。尼堪外蘭給城中人使殺其主出降。已而屠城。并害二祖。努爾哈赤大怒。詰明邊吏。明許歸二祖喪。封努爾哈赤龍虎將軍。建州都督。而迄不允執送。尼堪外蘭。努爾哈赤日夜飲恨。至是發兵攻圖倫城。卒殺尼堪外蘭以歸。此與明第一次交涉也。時海西衛四部。葉赫最強。始以女許聘滿洲貝勒代善。已而烏拉部布占泰謀奪之。努爾哈赤攻烏拉。布占泰逃葉赫。努爾哈赤責葉赫執送布占泰。葉赫不許。乞援於明。明出四路之師救之。努爾哈赤乃定計先挫明兵。次及葉赫。遂以七大恨誓師告天。旣戰勝明軍。因滅葉赫部。此與明第二次交涉也。由是更進兵瀋陽。陷遼陽。以遼瀋爲明與朝鮮蒙古接壤要區。爰自赫圖阿拉移居之。

第二節 明室滅亡

明之覆亡。誤於人事。是時遼東雖失。而遼西無恙。明室未遽至覆亡也。其所以淪亡之故。蓋由於人事之誤。試舉其大端有二。

(一) 其在努爾哈赤之時代。則用熊廷弼之不終是也。初明廷諸臣。交章劾廷弼。罷廢者久矣。遼瀋繼失。邊事日棘。復詔起廷弼於家任經略。而以王化貞爲廣寧巡撫。化

貞建議分兵屯戍遼河西岸。及諸要害。廷弼以爲兵分力弱。斷不可行。當悉聚大兵固守廣寧。而但遣支隊游徼遼河。乃畫三方布置之策。以廣寧巡撫統率陸軍。天津登萊兩巡撫統率海軍。化貞深憾所議不行。而經撫不和之事起。旣與廷弼反對。思立奇功以駕其上。適遼陽敗弁毛文龍。逃至皮島。引兵襲殺鎮江堡（鳳凰城東南百二十里）守將。報捷化貞。化貞據以入告。兵部尙書張鳴鶴。屢以兵事掣廷弼肘。彼此交惡。而特篤信化貞。及捷奏入。通飭諸鎮海陸併進。而趣廷弼出關節制。廷弼貽書京朝力爭。盈廷大不然之。皆袒化貞而斥廷弼。熹宗令議兩人去留未決。而努爾哈赤已督兵渡遼圍西平堡。（廣寧境）下之。化貞倉皇遣將往援。望風奔潰。化貞亦踉蹌西走。遇廷弼於大淩河。相持痛哭。遼西城堡降滿洲者凡四十餘。明廷逮廷弼及化貞。獄具。並論死。

(二) 其在皇太極之時代。則用袁崇煥而亦不終是也。努爾哈赤之末年。崇煥以兵部主事擅邊才。擢僉事。使監軍關外。與大學士孫承宗同心畫策。築寧遠城。併力堅守。屢卻滿兵。努爾哈赤用兵以來。戰無不克。獨於寧遠一城。卒不能下。竟悒悒死。子皇

太極（即太宗）嗣立。時崇煥已巡撫寧遠。意欲借外交政策。爲緩兵之計。遣使致弔。微示修好意。因以覘虛實。滿洲方用兵朝鮮。亦欲藉和議羈縻中國。特以兩方面要求多不合。彼此往返磋商。而朝鮮已舉國降。局勢又一變。滿洲乃大舉攻寧遠。崇煥力拒之。復回攻錦州。亦不克。僅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而魏忠賢柄國。竟以不救錦州論崇煥罪。罷之。未幾明崇禎帝立。忠賢誅。復起崇煥視師。崇煥以毛文龍漸跋扈不可制。設計誅之。皇太極以遼西有備。忌崇煥殊甚。爰利用此機會。一方面取道蒙古。拊直隸之背。由喜峰。毀邊牆入。圍遵化。越薊州三河順義。進薄京師。一方面縱反間。謂與崇煥有密約。引之使深入。崇禎帝前聞崇煥擅殺大將。旣疑其有異志。及是謗言日至。立逮崇煥下獄殺之。由是皇太極無所畏憚。數年之間。遼西盡失。錦州亦陷。滿洲兵遂進徧山海關。佔旅順。分兵犯山東暨直隸諸境。屢薄燕京。改國號曰清。而明之亡。基於此已。

清之滅明。半由天幸。雖然。皇太極於崇禎十六年八月死。第九子福臨立。方在幼沖。其叔多爾袞攝政。謂明當是時可稍稍息肩矣。或曰。皇太極雖殂。而是年九月。清

濟爾哈朗復發礮兵。越寧遠。攻克中後所中前所諸城。山海關守禦蓋益危。顧使節節進攻。猶大煩兵力也。乃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以流寇犯闕。廷議盡撤關外城守。而召寧遠駐防吳三桂統邊兵入衛。三桂行至豐潤。聞京師陷。猶豫不進。李自成脅其父吳襄使招之降。俄聞自成部將劉宗敏奪其愛妾陳圓圓。大怒。決計棄父降清。於是致書多爾袞。乞師討自成。多爾袞許之。三桂引清兵薄山海關。傳檄遠近。自成迎戰。大敗。走京師。盡屠襄家。輦輜重倉猝西奔。多爾袞卽於是年五月朔入都。以禮葬崇禎帝后。令臣民服喪三日。旋飭修繕宮城。迎福臨於奉天。遷都北京。遂定鼎焉。是爲清世祖。

第三節 削平流寇

李自成之竄死。時京東北諸府雖降。而保定大名真定間。潰賊羣起。自成由京走山西。自山西入陝。山東諸州縣聞之。亦爭殺其僞官。據城自保。乃以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進軍。迨十月朔。世祖自盛京。近畿略定。因議先剿陝賊。次規江南。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

將軍偕吳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扼秦豫之咽喉。分兩路進兵。期於西安相會。自成始拒守潼關。旋以前後受敵。於順治二年春。棄關還西安。焚宮室。間道自藍田出武關。走湖廣。清廷以陝西底定。乃命多鐸移師征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專任阿濟格及三桂。時寇衆尙三十餘萬。聲稱欲取南京。清軍水陸追躡。凡七破其衆於長江流域間。閏六月。自成南走延寧蒲圻。至通城。（三縣均屬湖北）率二十餘騎。掠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集。鋤碎其首。至糜爛不可辨云。自成旣死。其殘衆二十萬。悉降於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張獻忠之伏誅。自李自成敗竄。中國本部西北。雖已隸清版圖。而四川故爲張獻忠所據。會朝廷方以南征爲急。未遑西顧。獻忠乃以成都爲根據地。遣諸將分屠附近州縣。慘殺無人道。川中無人迹。同時又有明遺臣賀珍等。起兵興安。漢中等處遙附之。遂占鳳翔。窺西安。全陝響應。秦中復亂。順治三年春。詔以川陝軍務。任肅親王豪格。及平西王吳三桂。豪格以三月至西安。與總督孟喬芳分定渭水以北諸城。五

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於雞頭關。陝西復平。乃進征四川。時獻忠部將劉進忠方守保寧。聞清軍至。卽率衆迎降。乞爲嚮導。清兵追至西充鹽亭間。（川省二縣名）與獻忠遇。發矢殪之。初。川地童謠云。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至是乃驗。獻忠旣死。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俱潰走川南。尋越重慶綦江等城。入貴州境。清軍追之。至遵義。以餉匱旋師。時順治三年十二月也。

第四節 前三藩之擁立及魯藩益藩

福王之始末。時清雖入帝中華。而黃河以南。猶擁立諸藩。以奉明正朔。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崇禎帝從兄）潞王常潞。（崇禎帝從父）俱以避難至淮安。及帝旣殉國。太子陷賊中。南京諸大臣議所立。潞王賢而疏。福王昏而親。於是立親立賢之問題起。各取決於兵部尙書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賢議。而立親黨馬士英等。方握兵柄。頗占優勢。不得已卒定議。迎立福王。士英遂以擁戴功入閣。而出可法於江北督師。廷議分江北爲四鎮。以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規復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規復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規復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

駐廬州。規復光固一路。而諸將爭欲駐揚州。各縱兵相仇殺。可法調停其間。雖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協。而南京政府。自可法出。士英與其黨阮大鍼輩益無忌憚。務進私人。圖報復。賄賂公行。秕政交作。一時善類。先後引去。加以福王淫荒。日事聲色。攝政王多爾袞移書可法。欲其取銷南都帝號。可法報書。歷引史事折之。既而清兵已定山東。分兵連下江北州縣。可法馳疏告急。士英談笑以爲誑己。諸將亦各擁兵觀望。當是時。惟左良玉及高傑所部最強。傑感可法忠義。進次徐州。遣使通好於睢州總兵許定國。旋聞定國降清。傑親往覘之。爲所殺。睢州大亂。可法聞變。疾馳至徐州。招撫其部衆。移諸揚州。而豫親王多鐸。以順治二年三月。自陝西分道而東。會於歸德。所過州縣。望風迎降。進薄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將移軍援泗。會左良玉怨馬士英。裁其軍餉。舉兵內犯。南京戒嚴。詔趣可法入援。俄良玉病死九江。可法復折回。而清兵已破盱眙。警報日至。檄諸鎮會援揚州。無一至者。可法與總兵劉肇基分陴拒守。亙七日夜。城破。可法被執死之。肇基率所部巷戰。力盡亦死。揚州旣陷。明侍郎楊文驄。總兵鄭鴻逵。合守京口之兵亦潰。福王聞警。率宮眷幸蕪湖。士英大鍼亦先後走。

安。縱兵劫閩使。盡奪其餉。且檄數唐王罪。於是閩浙衝突。而唇齒之勢離。唐王欲棄閩由贛入湘倚騰蛟。以順治三年二月。次延平。廷麟聞之。南入贛謀謁王。而以兵部侍郎萬元吉守吉安。元吉馭下嚴。失衆心。會江西降將金聲桓圍吉安。守兵不戰潰。元吉退入贛。聲桓進圍之。廷麟元吉堅守不出。時芝龍已陰受洪承疇款。詭稱海寇入犯。馳赴安平。盡撤關隘水陸防兵隨之。於是國防空虛。而閩中之事去。清兵遂由衢州越仙霞嶺徑入。贛州方被圍。不能援閩。何騰蛟遣部將迎王。甫抵韶州。而仙霞嶺敗報至。王自延平走汀州。清兵追及之。執王至福州。王不食而殂。道周不屈死。漳泉諸郡次第并下。贛州亦於十月間爲聲桓所破。元吉廷麟均死於難。

桂王之始末。以上所述。福建江西。已非明有。然尙有崎嶇危難之中。收拾灰燼之餘。折而不撓。窮而益奮者。湖南則何騰蛟。兩廣則瞿式耜也。唐藩旣覆。式耜與兩廣督臣丁魁楚。議迎立桂王由榔（神宗孫）於梧州。以順治三年十月。稱帝於肇慶。而時則有揆席之爭。又有宗藩之爭。先是唐王汀州之敗。其大學士蘇觀生走廣州。聞魁楚等置君。欲與共事。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許。觀生頗不平。俄唐王弟

聿鏗自福建浮海至。觀生利用之。擁立於廣州。與肇慶相抗。時清軍已下漳州。博洛遣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下潮惠二州。廣州尙懵然。十二月。成棟軍突至。聿鏗觀生君臣倉皇皆自殺。成棟分兵徇高雷諸府。而自督大軍攻肇慶。桂王溯西江走桂林。成棟連下梧州平樂。桂林大震。魁楚等皆引去。式耜自請留守。王許之。而自走全州。順治四年三月。成棟攻桂林。式耜誓衆堅守。成棟不能拔。復乘間遣諸將四出。盡復所失廣西境內諸城。根據略固。而可危與可幸之機。忽相偪而來。其可危者。清廷以何騰蛟爲南部勁敵。命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等大舉進討。他將劉承允與騰蛟爭權。諸鎮解體。岳州寶慶衡州長沙等處。列城風靡。承允脅桂王自全州移居武岡。王旋自武岡走柳州。騰蛟展轉入桂林。與式耜議畫地分守。乃移鎮全州。督諸將拒戰。式耜饋餉不絕。清軍引退。桂王得還桂林。其可幸者。金聲桓李成棟各恃平江西廣東功。爲滿臣所壓制。憤甚。咸擁衆數十萬。通表桂王。王各授以爵秩。勢力日增。騰蛟更乘隙發兵攻永州。分徇衡州寶慶常德諸府。湖南大部。大半規復。而蜀中故將義勇亦起兵分據川南川東。附桂王請置官吏。王於其地設巡撫。而以呂大器

總制諸軍。於是桂藩奄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仍駐蹕肇慶如故。並順治五六年間事也。乃未幾而因贛州守將不從之故。聲桓成棟皆以攻贛敗死於江西。因常德寶慶諸鎮內訌之故。騰蛟亦以湘潭無備擒斬於湖南。由是江西湖南復歸於清。然兩廣猶依然無恙也。桂王以杜永和總督兩廣。駐廣州。嚴兵守庾嶺。會明鎮將有納款清兵。願爲嚮導者。尙可喜遂由間道入庾關。圍廣州。於順治七年十一月破之。永和走瓊州。而孔有德亦於是月破桂林。兩廣州縣。先後畢下。式耜與戎政總督張同敞俱殉焉。桂王以是年正月。自肇慶奔梧州。比聞桂林破。復走南寧。由是漸窮投土司境。清軍以爲可旦夕奏凱矣。無何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作。可望定國與劉文秀。故張獻忠部將。獻忠死。自川南擁衆入雲貴。據有其地。推可望爲長。旣而定國與可望交惡。可望乃納款桂藩。王封可望爲秦王。可望遣兵扈王居安隆。使文秀等出敘州重慶攻成都。定國等出武岡全州攻桂林。順治九年三月。文秀連陷敘州重慶。吳三桂退還漢中。定國亦陷沅靖武岡。乘勝襲桂林。孔有德殲焉。顧定國兵力浸強。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欲除之。未敢輕發。而尙可喜遽發舟師。盡復梧州。

桂林。定國退據柳州。至順治十二年春。復爲可喜所破。走保南寧。文秀亦以是年大敗於常德。自貴陽奔還雲南。兩軍皆衰。可望獨雄視貴陽。益跋扈不可制。擅殺從臣宗室。桂王在安隆聞之。大懼。封文秀安南王。定國晉王。密召入衛。定國自田州抵安隆。奉桂王入雲南。與文秀聯合。可望大怒。以順治十四年秋。大舉攻桂王。定國悉銳擣其中堅。諸軍皆解甲歡迎之。可望反走。至湖南乞降於清。經略洪承疇承疇受可望降。得敵中內訌狀。請乘機大舉。分湖南四川廣西三路出師。定國既併貴州。屬馬進忠守之。自返雲南。坦然以爲無患。而三道敗書并至。清更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大將軍。總統三道。既克貴陽。旋入雲南。桂王奔永昌。復走騰越。漸西行入緬甸界。以順治十六年春。自騰越出關。進次蠻莫。緬人具舟迎王。居諸赭磴。與緬都阿瓦隔水相望。時劉文秀已前死。定國文選等兵屢敗。威望亦大損。頗爲緬人所輕。雲貴既平。清廷以桂王無足爲患。議撤兵節餉。不欲復問緬事矣。乃吳三桂懷挾私意。欲借清兵力。悉翦明宗。而後營窟滇南。徐蓄土馬。觀釁而動。遂於順治十七年四月。上疏極陳邊患。請早竟全功。清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勦。明年八月。師出滇。

邊。嚴檄緬人。令獻桂王。緬方苦定國文選軍之蹂躪也。而三桂檄適至。遽發兵圍行在。盡殺宗室從官。獨留王及后妃。以待三桂之至。及是年十一月。清兵進次錫箔。文選先遁。旋被執。餘衆降。惟定國尙在景線。方欲聯絡古刺暹羅諸國。合兵攻緬。以圖挽救。而三桂至阿瓦。緬人卽獻王及家屬。定國謀定將發。三桂已擁桂王北去。定國竟以憤懣病死。猛臘王居雲南數月。三桂嚴兵守之。會將士有陰謀推戴者。三桂大驚。立絞王於市。並殺其太子。時康熙元年四月也。

魯王 王名以海。(太祖十四世孫)順治二年六月稱監國於紹興。據有浙東。以張國維熊汝霖等督師。畫錢塘江而守。與清兵連戰皆有功。欲乘間復浙西。汝霖議募民兵。地點則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軍略則聯絡吳中水師之潛據太湖者爲犄角。以困杭州。而浙東諸餉。盡爲方國安軍所擅。民兵乏食。策不果行。會清貝勒博洛兵壓錢塘江。國維方拒戰。國安營被礮。卽擁衆入紹興。挾魯王走台州。而諸將尙嚴守江上。適夏旱。江水淺。清兵濟江。連營駭潰。國安謀執獻王。王走脫航海。赴廈門。國維知事不可爲。赴水死。金華衢州相繼下。浙東平。王之自台州入海也。石

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奉王走南澳。浙中遺臣多從之。順治四五年間。數遣兵攻福建。連下建寧邵武興化福寧三府一州之地。軍勢頗盛。以爲可達興復之目的矣。然未幾又爲大軍所逼。諸守者皆力戰死。至順治六年九月。魯王旣盡失閩地。復欲圖浙東。是時舟山爲黃斌卿所據。張名振等力攻之。王乃得入。溫台寧紹遺民聞之。爭起兵相應。依山爲險。列寨數百。而上虞張煌言爲之魁。海陸內外相援繫。清兵頗爲所疲敝。又以爲可固恢復之基礎矣。乃名振恃舟山險。屬張肯堂等居守。而自與魯王大舉薄吳淞。清浙閩總督陳錦。旣以全力盡破山兵。復乘大霧渡海。悉覆水師。肯堂等堅守不屈死。名振聞變回援。而城已破。乃與煌言奉王赴廈門。依鄭成功。俄名振病歿。以軍事付煌言。康熙元年。成功敗死。同時魯王亦薨於臺灣。煌言被執。以不屈見害。

益王 王名由本。(太祖遠孫)封江西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明世郡主之壻之稱)鄧思銘言之尤力。王大感動。然齒少仁柔。不習兵事。悉以戰守機宜委任永寧王慈炎。及羅川王某。羅川王與東鄉艾南英謀。招集諸生三十六

人。就其家歃血盟誓。得義勇七八千人。諸紳士各捐資助餉。軍勢稍振。時順治二年六月也。有保寧王者。新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不知保寧王已陰與清將王體忠通款。會雲南總兵趙選赴援南都。不及而返。路出建昌。王留其兵助戰。陣初合。保寧王從陣後以火箭傷趙兵。師遂潰。王走依唐王於閩。福州破。被執見殺。永寧王走寧都。旋入粵。招粵中蕭陞閩總兩軍圖恢復。遂同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寧王之走寧都也。羅川王與艾命新等拔撫州而不能守。退師許灣。招集貴溪東鄉安仁兵近二萬。及撫建復。羅川王率兵來合。約分道進規江省。尋粵兵與羅川兵爭舍。大閔。羅川王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永寧王以糧不繼。棄進賢。守撫州。清將王得仁圍之。糧復匱。將退保建昌。爲得仁追獲。死焉。

第五節 多爾袞之攝政及諸王內訌

多爾袞攝政之權勢。多爾袞之攝政也。始亦用籠絡主義。如爲明崇禎帝發喪也。盡除明季加派各稅餉廠衛諸弊政也。命文臣衣冠暫從明制也。除貫耳穿鼻割脚筋等刑也。已乃用強硬主義。如順治二年六月始定薙髮之制。違者殺無赦也。是年

九。月。籍。明。公。侯。伯。駙。馬。皇。親。田。地。給。旗。人。耕。種。也。三。年。五。月。嚴。隱。匿。滿。洲。逃。人。之。禁。犯。者。多。死。也。四。年。正。月。漕。運。總。督。坐。請。故。明。陵。寢。祀。典。革。職。治。罪。也。此。其。政。治。上。之。權。術。也。若。夫。當。時。之。威。勢。雖。官。書。所。載。身。後。議。罪。各。條。未。免。苛。刻。故。老。所。傳。太。后。下。嫁。一。事。毫。無。證。據。然。如。偁。死。肅。親。王。豪。格。遂。納。其。妃。博。爾。濟。錦。氏。倚。勢。瀆。倫。彰。彰。史。冊。固。無。可。諱。且。如。順。治。二。年。十。二。月。多。爾。袞。集。諸。王。大。臣。等。遣。人。傳。語。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皇。上。者。又。如。三。年。四。月。多。爾。袞。諭。內。院。嗣。後。諸。王。大。臣。差。遣。在。外。凡。有。啟。奏。具。本。御。前。予。處。啟。本。著。永。行。停。止。復。如。六。年。十。二。月。多。爾。袞。元。妃。卒。八。旗。牛。彙。章。京。以。上。皆。令。成。服。則。其。勢。力。範。圍。欲。蓋。彌。彰。概。可。想。見。傳。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者。順。治。初。年。彷彿。似。之。

諸。王。內。訐。之。狀。況。初。皇。太。極。殂。世。祖。卽。位。年。甫。八。歲。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同。輔。政。鄭。王。塔。克。世。孫。睿。王。皇。太。極。弟。也。時。多。羅。郡。王。阿。達。禮。固。山。貝。子。碩。託。均。歸。心。睿。王。密。謀。推。戴。王。不。聽。置。二。人。於。法。附。和。諸。臣。並。降。黜。有。差。及。入。關。定。鼎。位。望。益。隆。尊。爲。皇。父。攝。政。王。自。以。元。輔。懿。親。與。國。同。體。君。臣。之。間。不。存。形。迹。凡。批。答。章。

奏。卽用皇父攝政王之旨。又以信符向貯大內。調發不便。悉收入府中。迨順治七年十二月卒。恩禮甚厚。詔臣民易服舉哀。喪儀悉用帝制。且祔主於太廟。追諡爲成宗義皇帝。未幾。近侍蘇克薩哈等。首告其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指爲潛圖不軌。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合詞證成其獄。於是撤去廟諡。母妻封典。悉行追奪。籍沒家產。停其嗣子多爾博封爵。同母弟豫親王多鐸已死。追降爲郡王。大學士剛林祁充格。俱以阿附睿王置重典。其黨何洛會吳拜等。俱抵罪。推原禍始。實亦多爾袞炙手可熱。宅心不純。有以致之。蓋是時滿族諸王中。如英親王阿濟格之驕橫。擅取馬於蒙古。妄張蓋於午門。自宜坐以應得之罪矣。乃若肅親王豪格。有削平秦蜀之大勳。而未聞顯過。遽以蜚語幽繫。憤鬱致死。更強奪其妃匹。至鄭親王濟爾哈朗。旣奉明詔。同心輔政。無端停罷之。而以輔政之權。授其母弟豫親王多鐸。旋又革濟爾哈朗親王爵。降爲多羅郡王。生殺任情。高下在手。宜其禍之及也。後乾隆中。特旨昭雪。還其襲爵。從祀太廟。亦云幸矣。

第六節 鄭氏父子

芝龍忠明之不終。芝龍初居福建泉州之東石。有李習者。商於日本。芝龍父事之。習授以萬金。習死。芝龍召募濱海諸無賴爲盜。所得益不貲。娶日本肥前人田川氏女爲妻。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挈妻還東石。爲富人。時海盜中最富強者。推惠安劉香。抗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芝龍力不敵香。弟芝虎與並搏。相持入海俱死。芝龍既併其衆。威震全閩。弘光時。封南安伯。及唐藩起。芝龍勸進。改元隆武。晉平國公。握兵食權。浸驕蹇。無人臣禮。唐王稍稍裁抑之。輒望甚。清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平。兵艦尙五六百艘。乃爲洪承疇所誘。萌異志。堅欲降清。諸將多不從。弟鴻逵子成功尤痛哭諫。芝龍卒奉表降。單騎北去。後成功起兵。清廷數以芝龍書招之。竟不能致。順治十八年十月。殺芝龍並子世恩世蔭等。夷其族。惟弟芝豹父子以成功抗命時投誠來歸免死。

成功復明之無成。成功故芝龍娶日本女所產子。初名森。弘光時。入南都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奕奕。秀出班行。唐王立。年方二十一。王奇之。賜姓朱。改今名。俾統衛兵。優以駙馬禮。俄封忠孝伯。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

免慘虐。不設備。清兵至安平。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偪自縊死。成功大憤。慨然去儒服。航巨艦。走廈門。出沒閩海。與張名振舟山之師相犄角。成功席芝龍舊部。又併鄭聯、鄭彩之軍。兵勢大熾。自以唐藩遺臣故。始終不欲奉魯監國。而與二張交甚歡。名振卒。煌言以其餘衆屬之。任浙海之嚮導。成功既連年縱橫閩海。連破泉州縣。刺殺總督陳錦。復以順治十三年。轉掠溫臺。遙奉桂王永曆年號。受其延平王大將軍封拜。益慷慨治兵謀大舉。當是時。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肄騎射。五萬練步擊。其餘萬人往來策應。萬人被組甲。朱碧彪文。當前鋒。金火不能入。雄視海上。軍容壯甚。會颶發。暫還守廈門。已而聞清兵三道入貴州。度江南無備。乃乘機復出。十六年五月。由崇明入江。時沿江要隘。皆置重兵。設大礮。橫鐵鎖。防守綦嚴。成功以十七艦徑進。蔽江而上。大戰於楊篷山。獲提督管效忠。遂破瓜洲。陷鎮江。直抵江寧。釃酒祭孝陵。泣涕交橫下。意氣甚盛。沿江屬邑。所至皆下。蘇常淮揚。旦夕待變。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國。徽州。無爲和州等處。望風納款。東南大震。方成功之引兵而西也。部將甘輝請北取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京口。絕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令各

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時世祖議親征。兩江總督郎廷佐佯遣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不動。軍士樵蘇四出。或浮後湖而嬉。崇明總兵梁化鳳。以七月二十四日。出成功不意。大破之。擒殺甘輝。化鳳復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攻荷蘭所踞臺灣城。王其地。廈門故臺灣門戶也。清遣內大臣達素爲安南將軍。擣廈門。北軍不習水戰。暈眩不能軍。成功手自舉旗督戰。風驅濤湧。北兵多死。達素尋自殺於福州。自是終成功世。無敢言臺事者。成功以康熙元年疾歿於臺灣。由是沿海防務稍稍息肩。而成功竟以臺灣之戰。使國姓爺之名光顯於歐洲云。

第七節 諸起義復明者之失敗

諸將之失敗 明之亡也。起義興復者。福唐桂諸藩及鄭成功外。又有降清復叛之將。以金聲桓李成棟爲巨擘。已略見前三藩章。茲復詳敘之初。江西廣東之平。行間之功。多出聲桓成棟。及事平。而清廷以遼瀋舊臣。章于天任江西巡撫。佟養甲任廣東總督。聲桓成棟仍以武員受節制。意快快不能平。于天及巡按董學成尤與聲桓

有隙。聲桓密與其黨副總兵王得仁謀。以順治五年正月。舉兵襲殺學成。執于天。而迎故明大學士姜曰廣。以江西叛。成棟聞之。亦脅養甲以廣東叛。聲桓移檄遠近。列城響應。獨贛州不下。聲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順流突江寧。懼贛兵議其後。乃回軍攻之。守贛副將高進庫。故與聲桓有舊。寬約降期。以緩其攻。會清兵自江寧復克九江。而南進圍南昌。聲桓聞警。遽引還突圍入。得仁直趨九江。冀斷清軍糧道。姜曰廣怯敵。檄召與共守。得仁不得已。斂兵入城。堅壁不出。清兵徐復旁近州縣。成棟踰嶺攻贛。謀北援。進庫復用緩兵策。給之。俄南昌糧匱告急。成棟復越嶺薄贛。道險士飢。贛兵突出擊之。成棟退守信豐。而南昌勢益孤。至順治六年正月。遂爲清軍所拔。曰廣聲桓得仁並死。成棟後事具前三藩篇中。同時大同鎮將姜瓖。亦反側於山陝。旣據大同。分兵陷忻朔。近自山西境內。遠至陝甘。明之遺臣宿將。多起兵應之者。太原西安。先後告警。會清敬謹郡王尼堪督兵至太原。首克忻州。而端重郡王博洛。復破瓖騎兵於大同城北。吳三桂等亦自漢中北定延綏榆林。於是山陝督撫聲援始接。河東諸郡並下。大同孤立。至八月。城中食盡。英親王阿濟格之師復繼至。城兵斬瓖出。

降。而山陝大定。

民。兵。之。失。敗。順治之初。江南列城民兵四起。嘉定則黃淳耀侯峒曾。江陰則閻應元陳明選。松江則沈猶龍。徽州則溫璜。績溪則金聲。各集衆自保。效死弗去。其餘吳江崑山崇明宜興等處。響應者復十餘城。或遙奉唐王。通表受其封拜。或近隸魯王監國。受其節制。浙閩二方面。亦恃以阻清軍之南下。雖民兵本皆起倉猝。未經訓練。餉械又多。苦不足。率不踰旬月。卽敗。諸主謀首事者皆先後死。然如吳易之守吳江。黃淳耀之守嘉定。閻應元之守江陰。金聲之守績溪。義膽忠肝。照映日月。事雖不成。有足多者。故略分敘於下。吳易。吳江諸生。南都破。聚衆守吳江。誓以身殉。會清將博洛自杭州進薄吳江。矢石交下。易慷慨誓衆。堅守數月。迄弗下。嗣天大雨。城中糧又罄。士解體。博洛乘機破之。然易猶問關得脫。至順治三年始見殺。黃淳耀及弟淵耀。嘉定諸生。順治四年閏六月。清嘉定令張惟熙至。淳耀兄弟倡議拒之。爲守城計。諸鄉兵爭裹糧相助。淳耀與明前通政侯峒曾。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然鄉兵多未練。臨陣輒擁擠。或望風反走。適天暑雨。守者漸弛。清兵自東關入。斬

峒曾。淳耀淵耀同。自裁於城西僧舍。臨命題壁。猶以不能謀國爲歎。閩應元。江陰典史。已擢官他省未行。聞國變。與縣丞陳明選等守江陰。清帥劉良佐說之降。卒不屈。當是時。自京口以南。清下名城大邑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小縣。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力居多。金聲。徽州鄉紳。夙負重名。扼守績溪。布置甚密。二年九月。明御史黃澍。導清兵出間道襲破之。執聲與其弟子江天一。至江寧。洪承疇諭之降。天一誦崇禎帝祭承疇文以愧之。卒與聲俱死。於是江南民兵悉平。

第八節 順治親政後之建設

誅斥多爾袞之餘黨。順治八年後。世祖始親政。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向日所柄用者。率皆先後誅斥。如是年八月。吏部尙書譚泰以驕橫伏法。籍沒家產。九年三月。下詔暴拜尹圖鞏阿岱錫翰席訥布庫冷僧機罪狀。拜尹圖以年老免死。禁錮獄中。餘四人俱正法。十二年三月。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許爾安。各上疏請昭雪睿王。以篤親親之誼。忤旨。皆流徙尙陽堡。十六年十月。巽王滿達海。端重王博洛。敬謹王尼堪。俱以諂媚睿王故得罪。巽王端重王降爲多羅貝勒。敬謹王以九年冬

追李定國殉難衡州故。免其降黜。仍令其子承襲親王。先是順承郡王勒克德渾之父尼阿達禮。以謀立多爾袞伏法。勒克德渾連坐出宗室。順治元年。帝念其年幼。未與謀。復封多羅貝勒。其情事略與此相等。

各種庶政之建設。順治八年以後。世祖銳意圖治。經營建置。不遺餘力。其間如九年四月。始設宗人府衙門。五月。定京察六年一次。遇寅申年舉行。十年六月。制寺人不過四品。一切政事不許干預。十二年正月。命考選軍政照文官例。三月。選滿漢詞臣八人以原銜充日講官。十三年十月。裁六科漢軍副理事官。俱改爲御史。十六年正月。置內閣學士翰林院滿漢掌院學士。五月。設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并侍讀侍講。十八年二月。遺詔罷十三衙門仍隸內務府。此關於官制者也。如九年七月。定皇城北門曰地安門。十年六月。予明末殉難諸臣諡。十一年二月。停命婦更番入侍后妃之例。十二年六月。賜名紫禁城後山爲景山。西華門外臺曰瀛臺。十四年三月。置盛京奉天府。詔直省學臣求遺書。九月。帝初御經筵。十五年正月。詔會試四書題。欽定頒發。十一月。詔禮部議宮闈女官名數品級。此關於典禮者也。如八年閏二月。詔

稅關祇差官一員。十年六月。改折各直省本色錢糧。歸於一條鞭法。總收分解。十一月。詔各直省立限報災。夏災限六月。秋災限九月。十三年六月。撤各省守催錢糧滿官。此關於糧稅者也。八年三月。命刑部通察刑獄。無干牽連者釋之。六月。詔滿漢諸臣犯罪。必奉旨革職。然後送刑部審問。九年十二月。殺京師大豪李三。十年四月。諭內外法司清理庶獄。十一年三月。定滿官緣事應贖身者。照漢官例改爲罰俸。十三年七月。詔貪吏得贓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籍其家。十五年三月。以內監吳良輔交通內外官員作弊伏法。因下詔戒諭羣臣。十七年正月。禁士子不得立社聯盟。違者治罪。此關於刑獄者也。

第九節 康熙初輔政諸臣之專橫

鰲拜之勢焰 順治十八年正月。世祖章皇帝崩。皇三子玄燁嗣位。是爲聖祖仁皇帝。年甫九齡。遺詔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鰲拜貌主幼冲。專擅朝政。清代領侍衛內大臣最貴。班在大學士上。而以其子那虛佛爲之。內大臣費揚古。開國世臣也。鰲拜與有隙。坐以守陵怨望。并其子尼侃薩哈連俱論絞。侍讀熊賜

履條奏時政。有云。內臣者。外臣之表也。又曰。急公喜事。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圖。語皆隱指鼇拜。鼇拜惡其侵己。請治以妄言之罪。並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賴帝英明。卒不許。然終鼇拜世。賜履官亦不獲遷。其懷挾恩怨。敢作威福。諸如此類。

蘇克薩哈等之昭雪。鼇拜結黨擅權。驕恣日甚。帝惡之。乃與索額圖謀。因其入見。令武士執之。(一說帝居宮中。每選滿洲小兒善撲者戲於前。鼇拜以帝童心好弄。益輕侮不介意。至是入見。遽爲所擒。)康親王傑書奉命勘問。鼇拜罪三十款。帝親鞫之。情罪俱實。諸臣請置重典。帝以其顧命大臣。且宣力先朝。特從寬革職籍沒。與其子那摩佛同拘禁。其弟穆里瑪從子塞本得俱伏誅。其黨班布爾善阿思哈噶褚哈等俱立斬。胞弟內大臣巴哈并革職。時康熙八年五月也。先是鼇拜方橫。遏必隆附之。索尼亦不能制。獨蘇克薩哈與爭。鼇拜深銜之。鼇拜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多爾袞攝政時。以鑲黃旗應得地給與正白旗。而別給鑲黃旗地於右翼之末。事已二十餘年。旗民安業。及鼇拜輔政。乃以私意倡議互相圈換。大學士戶部尙書

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交章言其不便。觸鼉拜怒。欲置三人於死。帝不允。卒矯詔處以絞罪。籍其家。並族其黨。劾蘇克薩哈二十四大罪。應磔死。帝不謂然。亦矯詔處蘇克薩哈絞罪。而磔其子查克旦等。弟姪皆斬決。并殺其族人白爾赫圖。鼉拜事敗。乃給還蘇克薩哈並其族白爾赫圖世職。追賜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諡。各廕其子入監讀書。

第十節 後三藩之始末及孫延齡

三藩之緣起。康熙初。明宗室諸王偏安割據者悉蕩滅無遺。海內郡縣均已統一。惟開創諸將。猶分封列土。握兵馬財政權。隱如敵國。於是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孫繼茂之子精忠王福建。號爲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權亦最重。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用財。不奉吏戶兵各部之命令。據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莊田七百餘頃。廣市西番蒙古名馬。通使達賴喇嘛。重斂土司金幣。開礦攙鹽。厚自封殖。諸將子弟。教以戰術。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子應熊。尙主居京師。探刺朝政。根蒂旣固。異志益堅。而尙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之信以酗虐橫於粵。

春事。時則三桂既據有滇黔。乃遣部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張國柱等引兵繼進。四川巡撫羅森。襄陽總兵楊來嘉。各叛應。三桂聞湖南已響附。乃親赴常澧間督戰。而使部將吳應麒嚴守岳州。扼洞庭峽口。以當官軍衝。官軍雖雲集。荆州莫敢渡江。顧三桂以子孫并質都中。冀免其誅。又年老持重。不欲輕去雲貴根據地。又覬覦朝廷裂土議和。畫江爲國。用是徘徊湖湘間。兵未遽北上。聖祖窺其隱。以四月賜其子應熊孫世霖死。用兵志益厲。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勒爾錦進圖岳州。三桂乃分兵。一由長沙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而陝西提督王輔臣。復以是年十二月舉兵寧羌。遙附三桂。東西響應。兵氛益惡。三桂犒輔臣師銀二十萬。又令王屏藩等出漢中相策應。甘肅盡陷。清貝子董額於十四年間與輔臣相持不下。至十五年。清廷以大學士圖海爲定遠大將軍。任西征事。三桂方欲乘輔臣變。取道川陝。入犯京師。乃留兵七萬守岳澧。以拒荊州軍。又留兵七萬守長沙萍醴。以當安親王岳樂江西師。使楊來嘉等進掠鄭陽。而自赴松滋調度。欲以通西北。及圖海至。一戰而輔臣降。屏藩等遁還漢中。陝甘稍定。岳樂復定江西邊郡。進攻長沙。

三桂乃由松滋回援。荊州軍乘之。稍稍南進。扼江湖之險。長沙垂克矣。未幾荊州軍遽以暑引還。三桂遣其將高大節東陷吉安。以斷岳樂後路。攻守之勢復變。大節尋死。其黨韓大任降。維時耿精忠先後或降或走。閩地全定。而尙之信亦苦三桂徵餉。於十六年六月降清。三桂既失秦閩粵三大援。又失江西領地。自滇黔外。存者僅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又師久財竭。情見勢絀。恐諸將解體。欲示威重維人心。乃以十七年三月。建號利用。僭皇帝位。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是時安親王岳樂。將軍穆占。簡親王喇布。諸道官軍。專力湖南。東南邊境諸州縣。既次第爲清所得。永興爲衡州門戶。三桂所必爭。遣馬寶等環攻之。至八月。城垂克。而三桂暴卒。諸將解圍赴衡。迎其孫世璠於滇而立之。世璠既立。不敢留衡州。退居貴陽。恃川湖廣西爲屏蔽。然自三桂歿。清軍勢益振。湖南則岳樂。廣西則傅宏烈。莽依圖。賴塔。四川則平涼提督王進寶。陝西提督趙良棟。累戰皆捷。十八年正月。吳應麟棄岳州。旋復棄常德。長沙衡州相繼下。同時宏烈等亦克桂林。三桂從孫世琮遁。而王屏藩又爲王進寶所迫。退守保寧。十九年正月。遂自殺。良棟亦以是月克成都。三省粗定。是年三

月。以貝子彰泰代岳樂。會賴塔良棟之師。分東南北。三道并進。合趨雲貴。十月。清軍至貴陽。世璠走雲南。二十年二月。師又抵雲南。世璠據城死守不下。至九月。攻益力。以十月克之。世璠自殺。俘馬寶等磔於市。雲貴悉平。詔班師。尋析三桂骸骨。頒示各省。綜計三桂之亂。綿歷近十年。蔓延殆十省。而卒就蕩平者。其始三桂手自刈。鋤明裔。不足以號召海內。既不得人心。其中觀望川湖之間。不能乘勢併力中原。又不得地利。其終局促一隅。竊帝號。以自娛。奄然遽沒。復不得天眷。或傳三桂始起事時。奉輿圖卜之。龜蹒跚環走。不出長沙衡永間。卒行至貴州雲南而止。豈事固有天定歟。

靖南王耿精忠 耿氏先世降清。至精忠已三代。聞三桂舉事。亦於康熙十三年三

月。帥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據浙之溫台。顯忠出西路。據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九玉出中路。據浙之金衢。又約臺灣鄭經。與潮州總兵劉進忠。夾攻粵東。聲援甚盛。朝命康親王傑書貝子博喇塔赴浙進討。曠歲無功。又數遣勅使招撫。悉不受。會鄭經與精忠有怨。奪漳泉汀邵諸府地。傑書等乘之。

十五年九月。破九玉於衢州。同時白顯忠亦降於安親王岳樂。精忠窮迫。乃殺總督范承謨以滅口。遣其子顯祚詣清軍獻總統印。自請勦海寇立功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傑書奏復精忠爵及官屬。令之從征。而以其弟昭忠駐守福州。會潮州劉進忠降。精忠遂駐潮。十六年十一月。藩屬徐鴻弼等。遣人入京首精忠歸順後尙蓄逆謀。昭忠亦以入告。十七年春。召昭忠還京。仍令精忠守福州。而密諭岳樂使自請入覲。十九年八月。精忠至京。以藩兵授馬九玉。聖祖乃下前此留中諸疏付法司勘問。廷議誅之。聖祖以九玉尙握兵柄。命幽繫待鴻弼入京對簿。明年十月。雲南平。九玉亦解任回旗。於是礫精忠於市。先是曾養性之陷浙東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以故養性不得越衢而西云。

●●●●●
平南王尙可喜。撒藩之請。倡自可喜。蓋可喜因年老。憤爲其子之信所制故也。吳三桂起事。數遣人與可喜書誘之。可喜執其人。奏其書。朝旨嘉獎。晉可喜爲平南親王。顧可喜衰病日劇。寇在門庭。雖廷旨許調其次子之孝由潮州回粵東省垣。在可喜左右防不測。然之信已陰通三桂。受招討大將軍名號。於康熙十五年二月。嚴兵

守可喜第。是時之孝軍惠州。兩廣總督金光祖及將軍舒恕軍高州。副都統莽依圖軍肇慶。足以合力制之。信而光祖有異志。牽制諸軍。使不得進。之信勢大熾。江西援師引還。光祖與巡撫佟養鉅并降三桂。可喜以憂憤卒。顧三桂雖封之。信輔德親王。而誅求繁急。之信苦之。萌悔志。十六年六月。降於江西。福建合兵入粵。之清軍。之信既降。復懷兩端。清軍征湖南。趣之援救。多不用命。三桂死。始聽調遣。從征廣西。駐軍武宣。會之孝謀襲藩位。遣官屬張士選赴都首之信怨望。之信私人王國棟。至是亦助之。孝證成其罪狀。十九年三月。侍郎宜昌阿往按問。之信自武宣回廣州抗辯。詔逮至京。之信遂以是年八月賜死。之孝並坐褫平南將軍職。初。可喜有子女百三十餘人。自以起家軍旅。馬上得功名。輕蔑詩書。始終不延師教其子。故之信等多驕縱不法。卒及於禍。

孫延齡。定南王孔有德之歿於桂林也。子庭訓已見殺。止遺一女四貞。世祖憫之。詔送入宮爲太后養女。及長。美而才。將爲擇配。四貞自陳。已有壻孫延齡。因求得之。封四貞和碩格格。（卽郡主）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而授延齡爲和碩額駙。四

貞自以得宮闈憐愛。又掌藩府事。恆蔑視延齡。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擊刺。機智深。狙謹事四貞。日譽其能。太后遂寵延齡。恩禮亞於親王。康熙五年。詔延齡駐守廣西。妻孔氏以一品夫人從行。四貞貴倨久。忽改主號爲夫人。似妻從夫爵。怏怏不愜意。夫婦遂不相能。四貞故官屬戴良臣者。薦所親王永年爲都統。而已與嚴朝綱副之。相與媚事四貞。讒搆延齡。夫婦滋不合。已而三都統益攘權。并藐視四貞。四貞大悔恨。復與延齡和好如初。延齡積不能平。訴於上。三都統亦具疏辨訐。廷議皆右三都統。左延齡。延齡望甚。康熙十二年。吳三桂事起。以書招延齡。延齡召良臣黨十三人。皆斬之。卽舉兵。三桂封爲臨江王。定南藩屬廣西提督馬雄。夙與延齡忤。雖先後降三桂。彼此共事。而猜忌如故。四貞又日夜感上恩。勸延齡歸順。計且決矣。雄偵知之。密白三桂。十五年十二月。(明季稗史四王傳謂在十六年。今從東華錄及汪榮寶中史教科書)遣其從孫世琮。以規復廣東爲名。突入桂林。延齡出迎。遽賊殺之。延齡子亦爲世琮所殺。并拘四貞入滇。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孔有德祀。延齡竟無後。

三藩之善後 三藩旣平。清廷盡籍藩產入官充餉。撤藩兵歸京師。別設將軍都統

旗兵。駐防廣州福州荊州等處。不復以兵柄土地。予臣下世擅。凡宗室自親王以下。爵分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爵職二十六等。率優以虛榮而毫無實權。由是前代封建之弊絕。其任全國之防守者。自旗營外。各省有提督總兵等官統綠營兵事。然皆但掌兵符。不擅財賦。且以文臣督率制其間。由是前代藩鎮之弊亦絕。中央集權之制以漸完備。聖祖乃得罷武功而專意於文治云。

第三章 極盛時期

第一節 康熙親政後之治理

文學之優美。康熙初年。海內新定。明室遺老。多以逸民自居。著書立言。常慨然有故國之思。聖祖知此輩。當以恩禮羅致之。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科。旋得士五十人。俱授翰林。纂修明史。然如顧炎武輩皆夷然不屑就。及二十一年。三藩平。設昇平嘉宴。召內閣翰林官。仿漢武柏梁體賦詩。尋又避暑瀛臺。召諸臣侍游釣。一時儒臣皆以爲榮。而其提倡文學之功。尤在昌明理學與勅撰羣書。聖祖旣優禮儒臣。又欲統一天下之言論思想。於是宏獎理學。表章程朱。御製幾暇餘編。闡明性理。又嘗

以理學眞僞論試翰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特命以朱子升配孔廟十哲之次。時李光地湯斌等皆以理學者儒躋顯仕。故宋學昌明。世風醇正。云聖祖好學。出於天性。年十七八時。讀書咯血。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法帖。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上自天象地輿。歷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所不習。且無不創立新法。別啟津途。勅撰巨籍。如佩文韻府淵鑑類函數理精蘊歷象考成音韻闡微康熙字典韻府拾遺駢字類編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等書。嘉惠士林。都數十種。而其間學術之縱貫今古。橫徹中西者。則算術及地理知識之進步是也。先是宋元時代。中國以天元一術。爲最高等之算法。至明而失其傳。聖祖時。西洋代數學已輸入中土。聖祖先得其術。譯曰借根方。以授梅穀成。（文鼎孫）知與天元名異實同。由是天元一術。遂因借根方而復明於世。又前此中國地圖。皆無經緯度線。記里多誤。聖祖編皇輿全覽圖。始分命使臣。測量極度。故當時輿圖精密。遠過前代。又於山脈河流。能窮其源委。而加以系統之研究。斯實康熙世科學思想漸次發達之一徵。

政治之精神。順治十八年間。海宇兵爭。日不暇給。其一切內治建設。如歷次蠲免天下錢糧。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等事。外族交涉。如許英吉利。廈門通商。任南懷仁。欽天監副等事。皆在康熙時。而其政治之精神。則在務精勤。戒荒怠。尙實際。屏虛文。統計聖祖在位六十一年。起居飲食。皆有常度。未嘗少改。雖燕居酷暑。未嘗免冠。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醯醬蠶鹽不御。年踰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嘗自言昔人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卽貽百世之患。故朕莅政。無論巨細。卽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爲改定發出。又云。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見五十六年十一月上諭。）務勤務實。故其時政事修明。而風俗純厚。康熙六十餘年政治之精神。實存乎此。

第二節 南巡治河與北巡撫蒙

治河之方略 聖祖欲周知中國土俗民情。且以黃河迭決爲民害。思親至其地相

度察視。故屢舉南巡之典。康熙二十三年十月。車駕幸山東。登泰山。尋自宿遷臨闕黃河。令河道總督靳輔增修隄防。遂渡江至江寧。謁明陵。還詣曲阜。謁孔林。尊崇孔氏。以鞏固君主威權。二十八年正月。復泝運河而南。以二月幸杭州。渡錢塘。謁禹陵。是時中原兵革衰息。獨黃河連年橫決。下流地方田廬。時遭漂沒。朝廷屢遣重臣督修。糜帑數百萬。然迄無成效。聖祖念河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又加黃運合併。故益不可制。因欲導河少北。使不得侵入清水。復疏洩洪澤湖。以殺其勢。於是三十八年二月。復南巡。三月。渡河相地高下。指示方略。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測量水土。繪圖以進。車駕復至杭州而還。旋諭戶部截留江浙漕糧。寬免積欠。以紓民力。其後四十二年。更南巡。渡黃河。徧閱徐家灣高家堰翟家壩等處隄工。四十四年南巡。閱楊家莊高家堰黃河九里岡等地方工程。四十六年春。再南巡江浙。閱視溜淮套。見沿河所立標竿。多在墳墓之上。惻然者久之。命盡行撤去。尋以河道總督張鵬翮輕舉妄動。革宮保銜。從寬留任。終康熙之世。南巡者凡六。往返供億。悉發內帑。沿途行宮不施采績。相傳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視後來乾隆世。蓋相去天壤云。

撫蒙之宗旨。清之初葉。旣蕩平鄰近諸國。奄有遼河流域。乃首臣科爾沁。繼平察哈爾。於是內蒙古東西部落。悉隸版圖。一旦提兵突入明邊。長城以北。始無道梗之憂。掣肘之患。是清之倚賴內蒙也實深。然喀爾喀四大部。以荒遠迄未歸附。皇太極之末年。喀爾喀震於兵威。始稍稍遣使通好。嗣歲獻九白之貢。（白駝一白馬八。）順治中。清方有事中原。未遑北略。貢使中絕。及十二年。車臣土謝圖札薩克圖三汗。始各遣子弟來請盟。是清之收服外蒙也較晚。不惟此也。喀爾喀西境。與厄魯特蒙古相接。世不相能。喀爾喀之先故漠北雄部。及其後專佞刺麻。習梵唄。迷信宗教。怠於武事。加以部族嗜酒。自相陵蔑。威稜日衰。勢且無以禦厄魯特。康熙中葉。正準噶爾強盛之秋。而噶爾丹鴟張之始。故自二十四年以後。帝間歲輒北巡塞外。揣其宗旨。一則以震驚蒙古。使內蒙之久經嚮化者。益堅其畏威懷德之心。外蒙之新近歸誠者。不致有叛附他人之舉。一則以經略厄魯特。準噶爾當日極大之版圖。據有天山南北路科布多青海等處。其在地理上對於喀爾喀。旣有高屋建瓴之勢。喀爾喀三部內訌。土謝圖汗執殺噶爾丹使者。由是兵連禍結。頻年莫解。其在歷史上對於喀

爾喀。又有深仇團結之情。自非親御六飛。常駐車駕。不足以察情僞而審地形。聖祖之克勤遠略。豫備不虞。也有如此。以視晚清諸主。高拱深宮。憚於出塞者。奚若哉。

第三節 準噶爾之兵事

噶爾丹之侵入及烏蘭布通之戰。漢西厄魯特蒙古。卽明瓦剌。自也先死。瓦剌不振。後遂分爲四部。曰準噶爾。居伊犁。曰杜爾伯特。居額爾齊斯河附近。曰土爾扈特。居塔爾巴哈臺。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明末西藏之五世達賴喇嘛。招致厄魯特。以拒紅教喇嘛。於是和碩部長固始汗。與三部聯合。自青海入藏。固始汗遂據青海。及藏地之東部。而握其兵權。其後西藏第巴（藏官名）桑結。欲絕和碩部之干涉。時準噶爾部長噶爾丹。戮逐諸兄。自爲喇嘛。納交桑結。因侵和碩部。敗固始汗之子達顏汗。遂并青海。服西藏。統一厄魯特部。尋又南併天山南路。東擊外蒙喀爾喀部。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三汗奔清。噶爾丹遂攻內蒙古。清將阿爾尼襲擊之於烏爾會河。（在烏珠穆沁境內。）戰不利而退。噶爾丹益深入。康熙二十九年秋。聖祖分兩道出師。皇子允禔副裕親王福全出古北口。簡親王雅布副恭親王常寧出喜峯口。

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帝親幸關外節制之。常寧遇敵。戰復不利。噶爾丹由烏珠穆沁愈深入烏蘭布通。（今熱河赤峯縣境）去京師僅七百里。詔常寧福全兩軍會擊之。八月朔。大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敵乘夜遁。遣喇嘛詣軍前乞和。清軍追之不及而返。詔切責諸將坐失事機。噶爾丹亦誓不再犯邊。會帝有疾引還。乃詔諸王班師。三十年。聖祖以準部連年寇邊。由土謝圖汗啟釁。思有以懲之。而喀爾喀新附之衆。亦不可無以撫綏訓練之也。五月。出張家口大閱。以多倫諾爾爲會場。召內蒙古四十九族咸集。先數土謝圖汗之罪。令具疏謝。然後設帳受朝。赦其罪而留其汗號。其所屬授王貝勒以下爵有差。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仍聽游牧近邊。喀爾喀之完全爲中國外藩自此始。

昭莫多之戰及噶爾丹之末路。噶爾丹之遁也。渡西喇木倫河（卽西遼河上流）而歸。休養數年。復思東出。奉書索土謝圖汗益急。且遣使誘內蒙諸部叛歸己。聖祖一方面密諭科爾沁諸部僞許內應。誘令深入。一方面議三路出師以大創之。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爾丹果以兵來。據克魯倫河上游。帝乃令將軍薩布素引滿洲

兵會科爾沁兵出其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調陝甘兵由寧夏道翁金河出其西。自將禁旅出獨石口爲中路。剋期進攻。三十五年三月。帝率中路軍出邊。而東西兩軍以道阻不至。大臣請回鑾。帝不許。進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望見御營。大驚。宵遁。時西安將軍博濟。甘肅提督孫思克等。督陝甘諸軍。與費揚古軍會。以五月十三日。抵土拉河上流東岸之昭莫多。（亦名東庫倫）要噶爾丹於中路。始陽敗以致之。繼出奇兵繞陣後襲。輜重以潰之。噶爾丹大敗。以數十騎逸。其妻阿弩死焉。厄魯特降者三千人。帝還京師。是時伊犁已爲噶爾丹兄僧格子策妄阿拉布坦所據。回部青海皆乘機叛去。噶爾丹窮迫。欲取道翁金河。至哈密謀進止。又爲清軍之留屯翁金者所敗。勢益窘。帝復幸歸化城。欲因以降之。噶爾丹卒倔强不奉命。帝以噶爾丹終無投誠意。三十六年二月。復渡黃河。幸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及薩布素。會費揚古兵大舉深入。噶爾丹欲西歸伊犁。則根據地已失。策妄阿拉布坦方將伏兵於途。擒而獻之。欲南投西藏。則清軍絕其交通之路不得出。乃以是年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策妄阿拉布坦以其骸骨及一女來獻。所部盡降。土謝圖等三汗復歸舊牧。朔漠

悉定。

第四節 尼布楚之條約

俄羅斯利戰之起源。當明之季。清方遣兵定索倫薩呼爾等部。而俄之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以達黑龍江之下流。周覽山川部落。以徐試其侵略。會清有事中國。不遑注意東北。俄遂以順治八年。築城雅克薩河口。清將海色率兵逐之。無功而返。十一年五月。俄人斯特巴諾引兵下黑龍江。清都統明安達禮破其軍松花江口。十五年。俄人巴西古親赴尼布楚部署軍事。令斯克巴諾以所部可薩克（官書謂羅刹。當即可薩之音轉）兵五百人當前敵。清寧古塔都統沙爾呼達。率艦隊四十七艘。載火器與戰。斬殺過半。斯克巴諾死焉。顧是時中俄雖衝突。然俄未審中國虛實。順治中葉。嘗兩遣使以請互市爲名。至京偵探。清廷方憫然自大。視與朝貢諸國等。答詞甚倨。俄不解漢文亦置之。康熙六年。什爾喀河土酋罕特穆爾逃入俄境。九年。清遣使莫斯科（俄舊京）令交罕特穆爾。且約束邊人禁抄掠。俄亦遣使與中使偕赴北京。議訂界約通互市交換俘虜三事。清政府宣言非先交罕特穆爾則他所請無

庸置議。議迄不成。

雅克薩攻擊之狀況。中俄議既決裂。俄人益經營雅克薩。二十一年。聖祖命副都統郎坦假行獵名往偵形勢。郎坦歸言俄兵寡不足慮。帝乃定征俄策。先遣人赴寧古塔造巨舟。築墨爾根齊齊哈爾二城。置十驛通餉運。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清兵擊俄將摸里尼克兵於愛琿附近。俘其全軍。致諸齊齊哈爾。清都統彭春更以二十四年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攜巨礮出齊齊哈爾。水軍艦百艘自松花江出黑龍江。兩軍齊集雅克薩城下。俄守將圖爾布青雖奮勇拒戰。然苦兵械窳敗。又衆寡懸絕。勢不支。退至尼布楚。俄軍死及降者殆百人。清兵毀其城而還。獻俘京師。此第一次攻擊之情形也。圖爾布青之還尼布楚也。俄陸軍大佐伯伊頓復率可薩克兵百人來援。合軍而東。至雅克薩城故址。築土壘爲防禦計。清兵攻之。俄軍抵死抗拒。壘堅不可拔。圖爾布青中礮斃。伯伊頓代之守。俄兵皆穴居多病濕。清兵以長圍困之。俄人不死於戰。則死於病。存者僅六十餘人。城旦夕且下。而兩國和議告成。清軍遂以二十七年八月解圍歸愛琿及墨爾根。此第二次之攻擊情形也。

和議之始末。時俄皇彼得第一新立。受制於其姊索希亞。（官書謂察罕汗當由音誤）未有實權。又以戰地絕遠。不便援應。亟欲與中國和。聖祖亦以師老厭兵。二十五年。因和蘭人之介紹。彼此書問往還。二十六年。俄全權公使費要多羅至。二十七年。清命內大臣索額圖佟圖偉馬喇等爲公使。令天主教徒張誠徐日昇從。扈以精騎萬餘。軍容甚盛。始約以色楞格斯克爲會議所。繼以準部構兵道梗。改以尼布楚爲會場。帝復命都統郎坦發兵一萬。自愛琿水陸并進。爲使臣後援。二十八年八月開議。俄使初欲劃黑龍江爲兩國界。索額圖不可。謂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領黑龍江及貝加爾湖殖民地。當盡以予我。以是議不諧。張誠輩調停其間。往復數四。始議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使復不允。議中輟。索額圖遂拔營向尼布楚城。旦夕且宣戰。俄使不得已。乃允以額爾古納及格爾必齊兩河爲中俄界線。然斯時罕特穆爾已在俄京受希臘教洗禮。更名波威爾。故國界之議雖成。逃人之事終不可得而致。清廷之目的迄未能全達云。條約之大要。是年九月九日。兩國公使各以國文約書交換。而副之以拉丁文視。

爲準。所謂尼布楚條約是也。約凡六條。(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三)毀雅克薩城。居民及雜物聽遷往俄境。(四)兩國獵戶人等毋許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罰。(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六)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約既就。乃書以滿漢蒙古拉丁(官書作喇提諾誤)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爲界標。中俄接壤自此始。然聖祖知俄人東略之志。終不能絕。仍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爲守備。自是俄人對於中國。遣留學生至京習華文。或發商隊沿邊行貿易。六十餘年間。頗持平和主義焉。

第五節 諸臣之朋黨

●明●珠●之●黨● 康熙中葉以後。內外諸臣。各樹朋黨。互相攻訐。舉其最著者約有三。如內大臣大學士明珠。故滿洲貴族。久在政府。招權納賄。勢焰薰赫。朝臣中李之芳余國柱科爾坤佛倫熊一瀟輩。皆其死黨。平滇之役。勇略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功第一。明珠忌而抑之。不得敘。良棟嘗見帝自陳。且及明珠圖海章泰諸人朋謀傾害狀。

帝轉責其器量褊狹。寵任明珠如故。康熙二十七年。郭琇爲御史。疏劾其背公營私諸大罪。帝始震怒。褫明珠職。因諭諸臣。潔己奉公。勿蹈陋習。琇亦以此受知。遂至大用。會佛倫爲山東巡撫。劾奏琇父爾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誅。琇私改父名。濫請封典云云。以示報復。琇入朝。疏辯。并劾佛倫誣讎欺飾。帝詰問佛倫。以舉報舛錯對。事乃寢。相傳琇之彈明珠也。值其壽日。庶僚咸集。琇直造其第。袖出彈章當衆讀之。俄舉觴引滿自罰曰。郭琇無禮。趨而出。嘻。亦壯哉。

噶禮之黨。噶禮亦滿洲貴族。聲勢傾一時。滿臣中阿山等。漢臣中張鵬翮等。皆其黨。出爲兩江總督。江寧知府陳鵬年。前爲阿山所劾。聖祖知其誣。得免。未幾。授蘇州知府。復忤噶禮。下獄。指所作虎邱詩爲怨望。賴帝鑒其枉。不之罪。康熙五十年。噶禮與江南副考官趙晉交通關節。事發。帝命張鵬翮赫壽往讞之。鵬翮輩瞻徇莫能決。巡撫張伯行遂劾噶禮抗旨欺君。營私飭法。噶禮亦訐伯行不肯出洋捕盜。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帝命俱解任。付使者雜治。尋奏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屬實。餘係苛劾。應降留。伯行劾噶禮索金事全虛。應奪職問徒。帝更命尙書穆和倫張廷

樞覆訊。執如前議。其黨羽之堅可想。帝以伯行爲天下清官第一。責諸臣變亂是非。命伯行復任。黜嚙禮職。趙晉論擬如律。然晉方禁錮揚州獄。卒乘間逸去。嚙禮尋以謀弒其母賜自盡。

徐乾學許三禮之黨。當是時。非獨滿大臣有黨也。漢大臣中蓋亦有之。如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王頊齡之徒。皆自負學問淹博。互相標榜。以獵取聲譽。依附權貴。而以徐乾學爲之魁。時郭琇。彭鵬。許三禮輩居諫垣。以清流自命。亦彼此相倚爲聲援。琇旣疏參。靳輔治河無功。鵬後亦彈奏李光地貪位奪情。二人皆重臣。清望。先後被搖撼。於是朝端訐奏之風愈熾。徐元文。乾學。秉義。昆弟。各以鼎甲致位通顯。時號崑山三徐。乾學尤以文學負重名。輕財好客。爲士類所歸。而交游太廣。其家人門客。往往因緣爲奸利。三禮劾其律身不嚴。大干物議。以湖北巡撫張汧所供納賄事爲證。帝疑三禮所劾不實。薄譴之。而優容乾學如故。三禮疏訐不已。乾學不自安。請解刑部尙書任。專領各史館總裁。旋許告歸。以書局自隨。帝親書光焰萬丈額以寵其行。同時士奇。元龍。鴻緒三人。亦爲郭琇所攻。俱休致回籍。斯時惟韓荃者。故出乾學門。

下。而生平巖然自立。不倚於牛李之黨。亦復享盛名。躋顯仕。物論多之。

第六節 立儲之翻覆

儲位之廢立。聖祖享國之久。爲秦漢以上中國歷史上所僅見。文治武功。除已見前節者。如康熙十一年頒聖諭十六條。十四年再削平察哈爾之類。亦皆卓卓。子孫曾玄。及見者百五十餘人。然其晚年有一極拂意之事。則儲位之廢立是也。帝諸子中直郡王允禩最長。然非嫡出。嫡而長者爲理密親王允禔。故獲立爲皇太子。簡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儒臣爲講性理。以儲其道德。南北巡狩。悉令從行。以宏其經驗。然太子性貪暴。頗不肖。後乃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四十七年。詔廢之。幽禁咸安宮。自太子廢。諸王覬覦儲位。允禩及皇八子允禩希望非分。意尤顯。帝由是疑太子狂惑。或別有他故。窮治之。果得允禩令蒙古喇嘛呪詛太子用術魔魅狀。於是四十八年。復立允禔爲皇太子。顧允禔乖戾如故。卒不悛改。是年十月。仍廢黜禁錮。自是聖祖不復言建儲事。羣臣以是請者。如翰林檢討朱天保則正法。大學士王揆御史陶彝則遣戍。往往遷怒罹罪。六十年。宣諭廷臣。且有朕心憤懣。諸臣虛誑之語。卒以六

十一年崩。壽六十有九。傳位於四子胤禎。是爲世宗憲皇帝。以明年爲雍正元年。諸王之植黨。康熙中世後。不惟朝臣有黨。諸子亦各樹黨羽。咸謀嗣位。聖祖共生二十三子。自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長子允禔爲直郡王。三子允祉爲誠郡王。四子胤禎。五子允祺。七子允祐。八子允禩。俱爲貝勒。由是諸子各自開府。內則要結親貴。以偵探消息。外則招納門客。以弋取聲譽。就其形迹。敗露見於紀載者言。如允禩有奪嫡意。宣言相者張明德許其必大貴。帝怒。誅明德。又允禔黨於允禩。且不孝其母惠妃。詔革爵幽禁。此四十七年事也。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王鴻緒。俱私議立允禩。馬齊且力保其堪爲儲貳。帝察出將馬齊拘禁。其弟李榮保并免死枷責。此四十八年事也。舉人何焯。初以學問優長。特賜進士一體殿試。尋授職翰林院編修。乃阿附允禩。以所生女爲其養女。有詔革職。此五十四年事也。舅舅佟國維爲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太子允禑廢。國維欲立允禩爲皇太子。帝切責之。國維伏地請死。帝宥之。尋卒。此五十八年事也。是時允祉胤禎允祺允祐輩。並晉親郡王。而其弟允禩允禔允陶允禔等。亦各封郡王。貝子。徒以允禩秉性柔奸。祇禱禳禳諸人大都受其籠

絡。爲。之。羽。翼。允。禱。旣。廢。大。有。逐。鹿。先。得。之。意。乃。皇。位。卒。爲。胤。禛。所。得。宜。乎。參。辰。之。變。作。而。骨。肉。之。禍。烈。也。

第七節 雍正之英察

剷除階級之善。明季地方紳士權重。與細民顯分階級。獄訟則武斷把持。田產則投獻包庇。滿清之初。其風未息。世宗憂之。爰厲行破除階級之政。雍正元年四月。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爲良民。九月。除浙江紹興府惰民甸籍。五年四月。查禁安徽徽州府之伴當寧國府之世僕名色。永行嚴禁。八年五月。從尹繼善奏除江蘇常熟昭文二縣甸戶名籍。列爲編氓。由是江浙閩各山縣之棚民。以冶鐵造紙爲業者。廣東之蠶戶。以船爲家者。均獲次第除籍。齒於齊民。蓋在帝意。不過剷鋤紳士壓制之習慣。而在小民實收脫離羈縛之利益。要不可謂非善政也。

防。制。臣。下。之。嚴。世宗性猜忌。所以防制臣工者。殆無微不至。就其大端言之。一在大改官制。明末清初。通政司爲臣下納言之喉舌。權最重。帝則別設奏事處。且許有機要重事。密封直達御前。由是通政司之柄驟輕。自明中葉以來。機務皆歸內閣。閣

權綦重。清初雖迭改內院殿閣之名稱而權重如故。帝於內廷另立軍機處典軍務機密事。置有大臣章京等職。由是內閣之勢頓減。晚明政府與言路鬩爭如水火。六科掌封駁尤匆匆。帝詔六科隸都察院。不得仍前獨立。由是言論阻礙難以自由。自康熙末諸王廣通聲氣。貴族勢焰驟增。帝一方面裁抑皇族。禁宗藩與外吏交結。一方面實行教育。命左右翼各設宗學一所。分別教宗室子弟清漢書。由是內外交通幾於斷絕。一在嚴禁朋黨。卽位之初。旣御製朋黨論頒賜羣臣。而於內外大臣之奏疏。往往密行細字。手自批答。大要歸於戢權勢。散朋黨。戒欺飾。相傳廷臣某方退食。與家人爲葉子戲。忽失其一。徧覓不得。次日入朝。帝偶詢及。某以實對。帝笑而還之。則其廣布偵探。察及閨闈。殆達君主專制之極點已。

內政之逐一修明。世宗嚴毅之性。遠遜聖祖之寬大。而綜覈之才。亦中主所不逮。在位十三年中。如封明裔朱之璉爲延恩侯。加封孔子先世皆爲王爵。以從民意。因洞庭湖風波險惡。命於湖南別建試院。因二月天氣尙寒。命改於三月會試。以收士心。減江浙浮糧。興京東水利。攤丁銀入地畝。以釐剔錢穀。平郡王訥爾素以軍前受

賄革爵圈禁。河南學政俞鴻圖以營私舞弊伏法。停止竊盜逃人割脚筋例。以整飭刑名。諸如此類。皆力矯康熙季年之倦弛。而一一提振精神扶持綱紀。雖未免傷於苦刻。亦專制時代之雄主矣。

外交之漸次失敗 自尼布楚締約以後。東北邊境紛議漸定。未幾喀爾喀部內附。中國北境與俄領之西伯利亞交涉益繁。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起。康熙季年。俄使費國書至京請改訂商約。未達目的。世宗立。俄主彼得殂。而女皇加他鄰第一卽位。復遣使來申前請。且欲會議蒙古西伯利亞國界。詔以郡王策凌內大臣四格侍郎圖理琛爲議約使。會議於後貝加爾州之布拉河地方。是年八月約成。所謂恰克圖條約是也。（亦云布拉條約）約凡七條。大旨謂邊界各置頭目捕送逃人。辦理各事。中國京師許建俄文館及教堂。俄商三年一至京貿易。及往來公文。均由恰克圖官路。而其中最重要者。謂自額爾古納河至齊克達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以烏特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云云。蓋較之尼布楚條約。已失去數百里。世宗命世英主。雍正初年。國勢方盛。不應有此。據俄史云。

雍正八九年間。中朝遣使俄都者。再一爲中國有事。準部約俄人嚴守中立事。一爲賀女帝安那宜萬新立事。以意度之。或者清方致力西陲。不欲與俄開釁。故不妨稍從遷就歟。

第八節 兄弟猜忌

世宗嗣位之風說。世宗之嗣位也。官書雖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丑刻。聖祖疾大漸。命趣召皇四子。世宗聞召馳至。戌刻。聖祖崩。似乎授受之際。光明磊落矣。而當時外間頗有異議。有謂聖祖疾甚。世宗與諸皇子方在宮門問安。隆科多受顧命於御榻前。帝親書皇十四子四字於其掌。俄隆科多趨出。世宗迎問。遽抹去其掌中所書十字。祇存四子字樣。遂得立。說雖不見紀載。然證以康熙末年。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柄用隆重。異於諸子。其得帝眷可想。抑證以世宗卽位後。允禩自軍中歸。覲見世宗。不肯跪拜服臣子禮。其事亦必非無因。不特此也。雍正初年。世宗禮遇隆科多最優渥。詔廷臣凡章奏皆書寫舅舅隆科多。後忽加以四十一款之罪。永遠囚禁。諭旨有曰。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是其加膝墜淵之際。

保無有酬恩滅口之兩念存乎。又允禩在西陲。與年羹堯共事最久。故羹堯之殺。亦大抵根本於此。雄猜之主。何所不至。不得概斥爲想當然之語也。世傳雍正之初。直省鄉試考官。有以論語或問禘之說全節命題者。帝中以他罪誅之。（一說係鄧東岳江南試題）其說正與此相發明。存疑可耳。

允禩諸人之結果。世宗鑒於康熙晚年之事。創密定儲位法。於雍正元年八月。親書高宗弘歷名。緘置宮中最高處。正大光明扁額後。遂永以爲例。而其對於允禩諸人也。深惡允禩以柔奸手段。籠絡人心。一時允禩允禵允禔等。皆立於被動地位。爲所誘惑。然以允禩矜立名譽。才望爲諸王冠。確難遽加之罪。乃封允禩廉親王。令與帝黨怡親王允祥同理政務。而安置允禩於西寧。以孤其勢。顧允禩傾險。造作蜚語。欲以惡名歸帝。允禩在西寧。以西洋人穆經遠爲謀主。造新體字爲密書。與允禩往來通訊。帝益惡之。雍正四年正月。詔更允禩名爲阿其那。允禩名爲塞思黑。俱屏之於宗籍之外。阿其那塞思黑本滿洲語。譯爲猪狗之義。帝加諸弟以惡名。且謂不似皇考所生子。蓋不惟不友。抑不孝已。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允禩於保定。並拘留允

禡允禩。是年六月。王大臣連署奏陳允禩罪狀四十款。允禩二十八款。允禩十四款。請駢誅之。帝嚴斥不忍。俄於八九月間。先後由禁所報兩人病故。情事可想矣。允禩初疏斥於馬蘭峪。旋撤回禁錮壽皇殿。其黨鄂倫岱阿爾松阿俱坐死。乾隆初。釋圈禁宗室。賜允禡允禩公爵銜。而復阿其那塞思黑原名。收入玉牒。以示幹父之蠱云。

第九節 年羹堯隆科多之獄

年羹堯之獄。羹堯爲年遐齡私婢所產子。其生也。有異徵。故父已棄而復舉之。及長。弘毅多才略。入翰林。爲考官。康熙之末。西陲軍起。羹堯初爲四川巡撫。繼晉總督。俄又兼督陝西。時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經略軍務。聖祖崩。世宗召允禩還京。以延信代之。飭羹堯於軍事糧餉及地方諸政。俱關白延信協同管理。蓋是時已有疑羹堯之意矣。特以羹堯在西邊久。老於兵事。威望甚著。故嗣位之始。封羹堯三等公。授爲撫遠大將軍。改延信爲平逆將軍。旋又晉一等公。加其父遐齡太傅銜。所以籠絡羹堯者。殆臻於極點。然寵之愈至。抑疑之愈深。四川巡撫蔡珽。威逼所屬知府自盡。法司擬斬。帝因其爲羹堯所劾。特旨免罪擢都御史。則帝之忌羹堯可想。迨雍正

五年。西邊軍事將竣。遂調羹堯杭州將軍以解其兵柄。尋卽削太保銜。革將軍任。坐以九十二款大罪。勒令自裁。并誅其子年富。族人皆戍邊。永不許出仕。有匿養羹堯子孫者。以黨附叛逆論。俗傳羹堯之自西軍中還朝也。世宗郊迎之。羹堯遙與上並轡行。百官皆伏地謁。帝不懌。由是誅之之意遂決。世以比漢時霍氏驂乘云。

隆科多之獄。隆科多爲佟國維之子。國維乃孝懿仁皇帝之父。此世宗登極所以詔稱爲舅舅。隆科多也。雍正之初。備極寵任。命與允祥總理政務。又命承襲一等公爵。尋賞給阿達哈哈番世職。授吏部尙書。加太保。以報其擁戴之私恩。旣而隆科多日驕恣。且與年羹堯比。帝眷頓衰。雍正三年羹堯之敗。隆科多坐徇庇。削太保銜。復因其在吏部辦事專擅。奪世職。由此帝遂遇事督過之。四年正月。諭旨宣布其種種罪惡。令往阿爾泰劃定邊界贖罪。旋刑部劾其挾勢婪贓。詔斬其家人牛倫。五年六月。私鈔玉牒事發。乃藉此興大獄。逮問削爵。是年十月獄成。坐罪四十一款。順承郡王錫保等請誅之。帝命免死。永遠禁錮。子岳興阿玉柱革職戍邊。迄今觀其獄辭。有云。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則當日世宗之立其曖。

味情事。概可想見。尤可疑者。上諭旣云。皇考升遐之日。召朕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付朕大統。而獄詞又稱。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伊身帶七首以防不測。是則讞案。詔書前後自相矛盾。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要之隱微畢露。欲蓋彌彰。其能欺後世耳目哉。

第十節 鄂張田岳諸臣之柄用

鄂張兩名臣之終始。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滿洲舉人。初以侍衛和聖祖詩稱旨。遷內務府員外。又以不附某王爲世宗所知。雍正初元。擢江蘇布政。專主壓制搢紳。爲治。年羹堯使人至蘇。厲聲色待之。由是大見信用。遷廣西巡撫。三年。署雲貴總督。建改土歸流之政策。世宗大悅。命兼督廣西。經理三省苗疆事宜。改流功成。十年。拜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一等襄勤伯。信任無與比。每具一疏。帝必嘉獎。嘗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顧苗疆雖平。反者數起。古州清江雖受羈縻。而台拱未內附。雍正之季。亂氛四起。前所關地多陷沒。議者多歸咎於始事之人。於是解鄂爾泰大學士任。削去伯爵。後與張廷玉同受顧命。立高宗。乾隆初。復官爵。卒諡文端。鄂爾

泰雖稱雍正朝能臣。然如奏雲南卿雲見。古州丹江嘉禾生等事。亦未免容悅夸飾。非大臣體云。廷玉故大學士張英子。而在雍正世漢大臣中。柄用之專與鄂爾泰相埒。先是廷玉以康熙中翰林。由洗馬五遷至刑部侍郎。世宗嗣位。初政殷繁。廷玉承奉記注。精敏稱旨。擢尙書。拜大學士。西北軍興。創立軍機處。規程皆所手定。倚任隆赫。賞賚優渥。他漢臣莫之及。乾隆初。封三等勤宣伯。然廷玉雖持躬謹飭。而家門太盛。子若弟皆並列清華。躋顯要。姻戚更相依附。當時有謂桐城張姚二姓。占卻半部搢紳。又是時滿漢分黨。滿黨歸附鄂爾泰。而漢黨多趨向廷玉。往往互相傾軋。卒以配享太廟事斥爲要挾。幾至恩禮不終焉。

田文鏡之偏信。鄂張二臣雖均未能終始如一。然皆負重望。享盛名。若雍正時名望遠遜二人。而加以居心忮刻。行政苛細。寵信亦復與鄂張輩等者。則田文鏡是。觀於六年五月之諭旨有曰。各省督撫皆能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噫嘻。何其謬也。文鏡一康熙末內閣侍讀學士。雍正改元。遣祭華山。歸白山西荒歉。即命往賑。稱旨。遽授山西布政。調河南。擢巡撫。尋遷河東總督。凡歷任所行政策。一切

俱嚴厲苛刻。而帝眷之不少衰。至明告中外。目田文鏡爲必不可參。其卒也。且予諡端肅。及十三年。高宗立。十一月間諭旨。乃謂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爲督撫以來。苛察搜求。而屬員復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云云。於是文鏡奸狀乃畢宣露。而河南之受文鏡壓制。已非旦夕矣。同時大臣中李衛者。亦爲世宗所信用。然衛故豪士。爲政頗疏節闊目。不若文鏡之苛細云。

岳鍾琪之中廢。鍾琪故康熙朝名將岳昇龍子。由同知改授松潘游擊。累遷永寧副將。康熙末。隨大將軍允禩征西藏。奏功最。擢四川提督。賞花翎騎都尉世職。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年羹堯奏調爲參贊大臣。相機勦撫。自松潘至西寧五千里內。以肅清聞。尋加奮威將軍。出西邊。青海平。封三等公。歷授甘肅提督。巡撫。俄拜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與滇督鄂爾泰會剿土司。事定。換雙眼翎。晉少保。旋拜寧遠大將軍。征準噶爾。爲別將遲發。致賊竄被劾。奪少保。降侯爵。及召還。以張廣泗代。廣泗奏其調度乖方。遂落職拘禁。併論死。乾隆二年。放歸田里。吟詠自適。至十三年。再起征金川有大功。乃復公爵。賜號威信。卒諡襄勤。方鍾琪督川陝時。謗言四起。

讒譖於帝前者不絕。有訛言其將起兵叛清者。甚有謂鍾琪係岳飛後。欲修宋金之報復者。曾靜事起。曾遣其徒張熙貽書勸鍾琪反。後雖立擒以聞。荷褒忠赤。顧世宗卒以是疑忌。倚任不終之原因蓋本於此。

第十一節 苗疆改流之經略

苗族土司之由來 川廣雲貴之間。自古苗族雜居。爲中央政府法令所不及。苗族者。太古時中國民族之主人翁。蓋嘗繁殖於黃河揚子江兩流域間。其後爲漢族所驅除。漸次退處於南嶺及橫斷山脈附近。（故西人謂之高地族）在四川者謂之夔。在兩廣者謂之獠若黎。在湖南貴州者謂之苗若獠。在雲南者謂之裸若野人。語言風俗。旣與中國絕異。中國之治之也。亦恆用羈縻政策。仍其舊俗。官其酋長。故自元明以來。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諸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均世襲握自治權。而清因之。其所以爲西南邊防上一大問題者。尤有兩大原因焉。其一因緣於歷史者。清初分設土官。屬定南平西諸藩鎮撫之。三桂之亂。諸土司頗爲所用。及事平而土司迄未一致歸化。朝廷亦放任之。未暇窮治。於是苗疆各地。上則以苛斂爲事。

下則以劫殺爲生。禍患相尋。亂端時起。其一因緣於地理者。是時貴州西南境。有苗族所占領之一大區域。以古州爲中心點。環寨千有三百餘。周圍幾三千餘里。其餘雲南廣西各處苗寨。亦復叢雜遼闊。復以疆界相錯。地方官互相推諉。於是苗患乃日亟。

●改●土●歸●流●之●反●覆● 雍正四年。鄂爾泰督雲貴。始建一勞永逸之策。謂必改土歸流。事權畫一。而後可以安民。可以治苗。世宗韙之。六年。鑄三省總督印賜之。令兼制廣西。於是鄂爾泰用游擊哈元生。總兵石禮哈。知府張廣泗等。先後闢苗疆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諸土司相望。繳勅印。納軍械。九年。三省邊防粗定。召鄂爾泰入閣辦事。乃未幾貴州又有台拱苗之變。先是苗疆就撫。移貴州兵戍其地。而內地防守頗疏。鄂既還朝。張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始事諸臣悉他去。後任頗易視苗事。官吏又徵糧苛急。而變故遂生。十三年春。各寨蜂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東諸城。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多人。苗族抵抗之志益力。詔以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提督董芳會勦。而以張照爲撫苗大臣。察其利病。會董芳與哈元生齟齬。張

照又密奏改流非策。師曠歲無功。鄂爾泰張廣泗均上疏自劾。中外匈匈。責備未已。全局幾盡變。是年八月。世宗崩。高宗立。盡罷張照哈元生董芳。而授張廣泗爲七省經略。廣泗分道並舉。所向克捷。遂進圍苗於丹江古州都勻清江台拱間。（卽牛皮大箐）斬馘無算。旋貴州定番苗滋事。亦爲廣泗戡定。因是敍功予廣泗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而苗疆復平。

第十二節 準部青海之叛服

青海奏功之迅速。青海地方。唐以來世屬吐蕃。明以後始爲蒙古所據。明末。固始汗襲有其土。與滿洲時通貢使。固始汗以順治十三年卒。後分兩支。一駐西藏。一分牧青海及河套。準部噶爾丹起。河套青海。俱爲所破。康熙三十七年。噶爾丹敗亡。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朝於清。封和碩親王。由是青海始爲中國外藩。迨其子羅卜藏丹津襲爵。自以青海西藏舊皆爲領土。思恢復先業。會世宗新立。乃於雍正元年叛清。陰結準部策妄阿喇布坦爲外援。而西寧戒嚴。無何。其族人額爾德尼及察罕丹津不從。先後挈衆內附。世宗命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

贊軍務。羅卜藏丹津劫舊駐西寧之兵部侍郎常壽幽之。羹堯分兵三路布置。北扼布隆吉河。（卽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裏塘各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富寧安等屯軍吐魯番。絕其與準部之交通。青海奪氣。羅卜藏丹津窮蹙。帝乃益趣羹堯進兵。初期以四月草生時前進。鍾琪以爲兵貴不測。願先期單師兼程進。廷議壯之。詔授鍾琪奮威將軍。以二年二月直抵其帳。敵衆驚潰。親屬就俘。丹津越戈壁遁入準噶爾。師還。青海悉定。分其地賜厄魯特之不附寇者。而於西寧設大臣以轄之。是役也。出師僅十餘日。殄敵幾十萬衆。自昔用兵塞外。未嘗有如此神速者。蓋年羹堯岳鍾琪兩名將之功爲多。

準部用兵之稽延。策妄阿拉布坦之繼噶爾丹長準噶爾部也。久之復肆鴟張。頻年西出師思大拓疆境。自西藏之役爲清兵所敗。（詳見後西藏平定條）遁至伊犁。後屢與俄羅斯構兵。時俄帝彼得聞天山南路多沙金。欲遣可薩克兵探之。策妄阿拉布坦不許。遂開戰。旋媾和。會青海羅卜藏丹津逃入準部。清廷索之。不允。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屢犯清邊。逐科布多守兵。侵外蒙喀爾喀。

雄略且過其父。世宗議征之。廷臣皆以爲未可。獨張廷玉力贊用兵。乃命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出北路。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出西路。分兵進討。無何噶爾丹策零詭稱遣使特磊送羅卜藏丹津前來。因聞進兵之信中止。於是召兩將軍還京。繼知其詐。復各回西北路軍營。詎意策零乘我不備。悉衆深入。先遣謀倂爲我獲。詭言大隊未至。祇少數兵在博克託嶺。傅爾丹信之。遽以兵萬餘往襲。諸將交諫不聽。果中敵伏。圍清兵於和通泊。萬矢雨集。胡笳四合。索倫蒙古之兵皆潰。終夜甲仗聲不絕。清軍得生還者二千人而已。策零益謀乘勝東犯蒙部。諸滿將迭更代。類恇怯不能敵。賴三音諾顏部長策凌屢敗準噶爾兵。而杭愛山之戰厥功尤偉。先是十年七月間。策零由北路傾國來寇。繞避科布多大營。潛至杭愛山。探知策凌他出。突襲其帳。策凌反旆馳救。繞間道出山背。時天味爽。自高而下。敵從夢中起。率弓甲不及。遂大敗。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古燕然山之南麓。其地右阻山。左迫水。又橫互以大喇嘛寺。敵兵無走路。策凌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敵兵三萬。斬殺溺死者各半。河水爲赤。以約順承郡王錫保師不至。無人夾攻。又檄馬爾賽邀其歸路。復不從。故敵

得乘夜突圍逸去。然策零亦自此畏懼請和。十二年六月。詔罷兵。遣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效往諭策零。以阿爾泰山爲喀爾喀準噶爾之邊界。彼此不得侵越。策零旋於高宗乾隆元年正月。遣使吹納木喀入覲。并貢方物。而三音諾顏亦以策凌功許其獨立。自是外蒙古有四部。

第十三節 康熙雍正以來文字之禍

康熙時代。清室初年。文字之獄迭起。行君主壓制之策。奪言論自由之權。禍至慘已。要其原因亦各各不同。康熙時海宇初定。明之遺臣故老。著書立說。時流露其河山故國之思。聖祖慮死灰復然。遂構成文字之獄。爰舉其犖犖大者如左。

(甲) 莊廷鑑之獄。初。明相國朱文恪公國楨。嘗著明史稿藏於家。國變後。朱氏中

落。質其稿於湖州富人莊廷鑑。廷鑑爲補崇禎朝事。語多指斥滿清。因竄入己名將刊行。會卒。其父胤城歲其事。歸安知縣吳之榮索賄不遂。首告之。廷鑑戮屍。并殺其弟廷鉞。書中有名之士。及官吏失察與刊刻收藏者。凡七十餘人皆坐死。

(乙)戴名世之獄 桐城方孝標嘗受吳三桂官著鈍齋文集及滇黔紀聞頗觸忌諱戴名世南山集採之尤雲鏗方正玉爲之刊行板藏於方苞家事發孝標剗屍寸磔名世闔族棄市尤雲鏗等皆坐罪方苞編入旗下

是時又有江南民人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等撰逆詩二卷詭稱故明黃尊素等所作誣陷明大學士吳姓之子元萊事聞天甫等皆棄市又楚人朱方旦刊刻祕書其徒顧齊弘陸光旭等互相標榜比之宣聖事發被誅其箝制之嚴類如此

雍正時代 雍正初載允禩等旣以怨望致敗其門客黨羽散布中外流言四起世宗祕密偵探察及幽隱遂以骨肉之爭流毒海內又構成文字之獄仍分紀其事於下。

(甲)汪景祺之獄 浙人汪景祺作西征隨筆於康熙時政多深致不滿遂以大逆不道見誅妻子期親并戍黑龍江寧古塔等處五服以內族人皆斥革拘管

(乙)查嗣庭之獄 雍正四年查嗣庭典試江西以維民所止命題評者謂維止二字係去雍正二字之首遂逮問死於獄仍戮屍梟示子亦坐死家屬流放并以

汪景祺查嗣庭之故。詔停浙江省鄉會試。

(丙)謝濟世之獄。濟世以劾田文鏡得罪。發軍前效力。注釋大學。錫保奏其毀謗

程朱。帝并坐以借抒怨望。擬斬。旋免死。令充當苦差。

(丁)陸生柎之獄。生柎以與謝濟世交連坐遣戍。著通鑑論十七篇。論君主有云。

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其蓄既深。其發必毒。帝謂罪大惡極。命在軍前正法。

(戊)曾靜呂留良之獄。湖南人曾靜。見已故呂留良所評時文中有論夷夏之防

及井田封建等語。好而求其書。留良子毅中悉以父遺書授之。遂聚徒講學。時允禩歿。其黨發遣廣西。布散流言。靜謂有機可乘。遣其徒張熙貽書岳鍾琪勸之反。鍾琪發其事。帝逮靜入都。剗留良屍。盡誅其族。曾靜張熙免死。長繫。旋亦被殺於乾隆初。同時又有私淑呂氏之黃補庵。刻呂氏集之車鼎豐鼎賁。藏呂氏書之孫用克周敬輿。均株連坐罪。

帝又以曾靜供詞及歷次諭旨。刊大義覺迷錄頒示天下。并禁民間刊刻書籍。凡遇

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夷爲彘虜爲鹵之類。其操術益工而用心彌巧矣。

乾隆時代。高宗乾隆時。人心久定。臣民已無復有繫戀明室思想。然而猶有文字之禍者。則以斯時滿族漸解文義。刻意搜剔壓抑漢人故也。亦依前例分條詳敘於後。

(甲)胡中藻之獄。乾隆初。鄂爾泰張廷玉同受遺詔輔政。二人互相傾軋。各立門戶。而漢滿之猜嫌復起。胡中藻者。故鄂爾泰門生。與其從子鄂昌善。著有堅磨生詩鈔。帝挑別其詩句。謂爲有意詆毀。又以鄂昌本滿人。而其所作塞上吟。乃稱蒙古爲胡兒。沾染漢人習氣。可謂喪心病狂。與中藻同時逮問。獄成。中藻凌遲。家屬皆坐斬。賜鄂昌死。并撤鄂爾泰出賢良祠。

(乙)徐述夔之獄。已故浙江舉人徐述夔。字賡雅。著一柱樓詩。中有譏刺語。如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取胡壺音相近)拋半邊之類。命戮其屍。子食田食書俱坐斬。前禮部尙書沈德潛爲作傳。詔毀其御

賜祭葬碑。奪文愨諡。革太子太師銜。并撤出賢良祠。

(丙)王錫侯尹嘉銓之獄。江西新昌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爲王瀧南所首。斥爲大逆不法。逮問治罪。自巡撫以下均獲失察咎。同時直隸保定在籍大理寺卿尹嘉銓。亦以所著各書內多狂妄悖謬之處。坐絞立決。

當時復以錢謙益所著初學有學兩集中多詆謗語。命銷毀其版。查禁其書。并列謙益之名入貳臣傳。親著詩指斥之。又以河南布政使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賜自盡。又以禮部侍郎齊召南徇隱族人齊周華。逆詞革職。亦可想見其搜求文字不遺餘力矣。

第十四節 乾隆之極盛

文治之粉飾。滿族入關。未遑文治。經康熙六十一年之建設。而以寬大培國脈。雍正十有三年之整飭。而以嚴峻戢官邪。遂蔚成乾隆六十年太平之治。顧高宗性喜夸飾。往往思突過前人。而適滋流弊。如康熙朝之開博學鴻詞科。爲修明史故也。乾隆時則一開鴻博科。再開陽城馬周科。三開經學科。特科屢啟。頗采虛聲。而如杭世

駿○輩○之○戇○直○乃○反○不○見○容○納○康○熙○朝○之○迭○次○南○巡○爲○治○黃○河○故○也○乾○隆○時○南○服○無○事○亦○復○尤○而○效○之○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時○海○內○財○賦○之○殫○民○間○風○俗○之○壞○實○基○於○是○康○熙○朝○之○崇○獎○文○學○所○以○收○拾○漢○族○士○大○夫○之○心○且○以○銷○磨○士○氣○使○畢○精○瘁○神○於○哦○詩○作○字○中○也○乾○隆○時○變○本○加○厲○增○鄉○會○試○科○場○五○言○律○詩○帝○又○頻○頻○親○製○詩○與○廷○臣○賡○和○巡○幸○所○至○到○處○留○題○一○時○寢○成○風○尙○滿○人○亦○廢○兵○戈○而○講○聲○律○戰○鬪○力○之○失○蓋○於○是○乎○兆○康○熙○末○年○不○過○一○舉○千○叟○宴○耳○乾○隆○時○則○屢○次○興○舉○遐○州○遠○縣○蒼○顏○白○髮○之○老○顛○踣○於○道○路○者○不○知○凡○幾○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他○如○修○四○庫○全○書○改○五○經○試○題○（初士子各專一經乾隆五十二年命全習五經）皆未免有粉飾張皇之意而當時盧見曾者方極意逢迎上旨宏獎風雅帝南幸至揚州供帳之盛盡態極妍乃後竟以微罪被誅亦何其獨不幸歟

武功之鋪張 乾隆世武功號極盛一時傅恆阿桂者流名將輩出然亦嫌於鋪張過當信任太偏如初年倚畀訥親俾經略金川致有噶爾厓之挫季年柄用和珅令久任軍機致基白蓮教之禍而帝方鋪陳兵略夸詡戰功創建紫光閣準部回部金

川之平。先後圖繪功臣於其中。以媲美前代。麒麟、凌烟、雲臺之佳話。其餘每克一敵。平一地。必告成。孔林獻俘。午門奏捷。於宗廟及太后宮懋典。隆儀彬彬。備舉晚年。遂御製十全記。詔繙寫。漢滿蒙番四體字。勒石樹碑。昭垂久遠。十全者。兩平準噶爾。定回部。再定金川。靖臺灣。服緬甸。安南。并再降廓爾喀也。老子云。兩軍相遇。哀者勝矣。帝之用兵。則有樂而無哀。又兵貴朝氣。而戒暮氣。乾隆之末。皆暮氣也。其尤謬誤者。自古兵貴精不貴多。多則反累國力。必貧必弱。乃者乾隆四十六年。帝以各省大小武職。俱有虛額。名糧命將。此項歸入養廉。另行挑補。實額當時大學士公阿桂奏爭。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經費歲增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七千餘萬兩。請除陝甘四川滇黔諸省外。其餘腹地均可無庸挑補。實額帝恃戶部銀庫充溢。決計行之。迨嘉慶後兩次議裁。兵額卒不能仍依原數。遂爲清室衰敝之一大原因。嗚呼。在帝不過好大喜功之片念。而貽子孫無窮之憂。佳兵者不祥器。滿者必覆。清之不競。其自高宗季世始乎。

第十五節 西藏之平定

康熙時之西藏。西藏爲古吐番地。隋唐時始通中國。唐以文成公主女之。公主信佛教。迎印度僧侶至其國傳教。謂之喇嘛。迄元世祖拜八思巴爲帝師。其後遂世轄西藏。衣帽紅色。名曰紅教喇嘛。因得元主尊仰。流於侈惰。明成祖時。有宗喀巴出。改衣帽色。別創新教。遂稱黃教喇嘛。其最高弟達賴喇嘛。居拉薩。（前藏首府）次班禪喇嘛。居札什倫布。（後藏首府）嗣後黃教勢力擴張。紅教喇嘛妬之。引西藏拉達克之部長藏巴汗。壓抑黃教。五世達賴喇嘛。招致和碩部長固始汗。擊殺藏巴汗。紅教喇嘛南遁。由是黃教遂布於西藏全土。清康熙世。第巴（藏官理政事者）桑結秉政。欲絕和碩部之干涉。因與準部長噶爾丹有舊。乞其援助以破和碩兵。於是益專權勢。會五世喇嘛死。第巴秘不發喪。擁立六世達賴。時噶爾丹已死。故和碩部長達顏汗之孫拉藏汗。乘勢復前仇。入拉薩。殺第巴。囚六世達賴。別立新六世達賴。聖祖夙惡桑結通噶爾丹。故保護拉藏汗使鎮西藏。然藏中喇嘛及蒙古諸部均不服。別選達賴喇嘛奉於甘肅西寧。時策妄阿喇布坦方領準部。乘機襲拉薩。殺拉藏汗。聖祖怒。大舉伐藏。初以康熙五十六年九月。軍覆於喀喇河。及五十八年分兩路

擣藏。俘斬千計。準部兵退至伊犁。清兵入拉薩。徇蒙古諸部意。迎立西寧之達賴喇嘛。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臺吉頗羅鼐掌後藏。

雍正時之西藏。康熙之季。藏事雖定。撤藏中駐防兵及西寧八旗兵。然青海之和碩部嫉清轉甚。雍正五年。前藏喇嘛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鼐等。復將康濟鼐殺害。時青海酋長固始汗之孫羅卜藏丹津。欲坐鎮西藏。兼制青海。因乘藏中內亂。糾合青海諸部及西藏諸喇嘛。內外策應。反抗清廷。世宗患之。既命年羹堯嚴守巴塘裏塘。斷其入藏之路。復命吏部尙書查郎阿統兵會同頗羅鼐。及駐藏之副都統馬喇學士僧格。亦內外策應以困之。六年秋。師抵藏。斬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鼐等。封頗羅鼐貝子。暫總管前後藏。俟達賴遷移完畢後。再行分地管轄。自是西藏始純粹爲中國領土。

乾隆時之西藏。乾隆初。頗羅鼐由貝勒晉郡王。七年。噶爾丹策零遣使入藏熬茶。復以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策布登等防範。準使合宜。優賚之。十五年。頗羅鼐卒。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作亂。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誘殺之。達賴喇嘛并擒逆黨以聞。

自是藏中始不封汗爵。而政教權漸歸統一。迨乾隆四十六年。六世班禪喇嘛入都。祝高宗七旬。旋病痘卒於京邸。明年。歸骨於藏。遺賫甚鉅。班禪兄仲巴者。盡攘而有之。并不少分惠於其弟舍瑪爾巴。舍瑪爾巴憤甚。誘廓爾喀入寇。（卽尼泊爾）仲巴挈財先遁。駐藏大臣保泰。欲移班禪於前藏。以後藏委敵。衆心益潰。敵飽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帝命福康安爲大將軍。海蘭察爲參贊。取道青海入藏。連戰皆捷。盡復藏地。遂深入廓爾喀境。是時廓人方爲南境披楞（白里登之轉音卽英人之在印度者）所擾。及是約其援又不至。於是兩次遣人詣軍請和。清軍亦苦道險。乃許其成。定金瓶掣籤法。增番漢蒙古兵戍藏。是爲官兵駐藏之始。而前後藏乃一致全歸平定云。

第十六節 新疆之平定

天山北路之大定。準部畫界事竣。乾隆初屢表貢方物。會策零死。諸子爭立。所部大亂。策妄阿拉之外孫阿睦爾撒納。欲乘機據伊犁。降清。備言伊犁可取狀。高宗用爲嚮導。時諸臣懲於雍正九年博克託嶺之敗。不欲深入。獨大學士傅恆與帝意合。

乃議兩路出師。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諸降人各以所部從。約會於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乾隆二十年五月。師渡河。準酋達瓦齊縱酒不設備。衆心瓦解無鬪志。遂大潰。不戰降。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走投天山南路烏什城頭目霍吉斯。霍吉斯執之以獻。並獲前青海叛酋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皆赦其死。首獎傅恆襄贊功。加封一等公。傅恆辭不受。班第亦封一等誠勇公。而阿睦爾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錫封親郡王。入旗籍。

天山南路之繼服。初。準噶爾故有四衛拉特。各自立汗。不相統屬。天山北路既定。阿睦爾撒納欲爲四部總臺吉。不用清冠服勅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會帝召阿睦爾撒納。期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阿睦爾撒納聞命遽中道逸去。遂舉兵叛。時大兵已撤。班第鄂容安方留伊犁籌善後。皆戰沒。永常不救。逮問道死。帝命成襄札布及兆惠討之。阿睦爾撒納旋遁入哈薩克。清兵追急則屢被脫去。及稍緩則又歸擾準部。反覆狡黠。清將爲之疲於奔命。二十二年。定議大

剿成。袞札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窮追至左哈薩克。幾獲矣。又夜遁入俄羅斯界。尋患痘死。俄人移尸近邊。其事乃歲二十三年。遣靖逆將軍雅爾哈善等進兵回部。回部在天山南路。奉摩訶末（一作摩哈默德）爲教祖。元太祖苗裔。世長其部落。及噶爾丹起。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并羈大和卓木布那敦。小和卓木霍吉占。清兵定伊犁。釋大和卓木歸故土。留小和卓木居伊犁。阿睦撒爾之叛。小和卓木助之。及事敗。遂遁歸。與大和卓木同叛。殲雅爾哈善軍六百人。帝震怒。誅雅爾哈善。改命兆惠移師進討。拔其根據地葉爾羌（卽莎車）及喀什噶爾（卽疏勒）兩和卓木。逾葱嶺而西。旋爲巴達克山酋長素勒坦沙所擒殺。函首畀清軍。回部悉定。乃仍以回中頭目爲伯克。令分掌回務。置戍兵。設參贊大臣等官鎮之。歸伊犁將軍節制。統號天山南北路曰新疆。厥後烏什之亂。亦爲阿桂明瑞等所討平。

第十七節 金川之平定

大小金川之初定。金川者。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本吐蕃領地。俗信喇嘛教。後分爲兩部。居小金川流域者曰攢拉（譯言小河濱）居大金川流域者曰促浸（譯

言大河濱。清順治康熙中。始先後授兩金川酋土司職。俾分領其衆。康熙季年。大金川酋莎羅奔從征西藏有功。雍正改元。遂授爲安撫使。漸強盛。初以結婚政略。羈縻小金川酋澤旺奪其印。繼以兵力侵畧。打箭爐附近諸土司。擊傷赴援之官軍。乾隆十二年春。高宗命張廣泗督四川。相機剿治。廣泗用澤旺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進討。然大金川地險。堅礮（以石築高壘之名）林立。難攻易守。師久無功。帝乃命訥親爲經略。又起岳鍾琪赴軍前效力。訥親廣泗專取以礮礮之策。將士多傷亡。軍氣大沮。良爾吉又與莎羅奔女阿扣通。反偵探官軍動靜。密通報。攻戰數月。迄無效。於是帝復命傅恆爲經略。廣泗訥親皆論死。傅恆至軍。卽誅良爾吉。悉撤圍礮兵。爲直搗中堅計。十四年正月。疏陳豫期。以四月奏捷。時帝以叢爾土司勞師兩載。誅兩大臣。意不樂。將班師。而傅恆已與岳鍾琪分兵深入。莎羅奔故嘗隸鍾琪麾下。震其餘威。遽詣軍前降。傅恆宣詔赦其死罪。是役也。清軍以虛聲震驚。不戰而倖獲凱旋。故終未可深恃。未幾復有兩金川聯合之變。

大小金川之再定。莎羅奔旣降。未幾伊犁兵事起。莎羅奔兄子郎卡掌金川事。復

乘間與鄰邦構釁。勢漸猖獗。乾隆三十年。諭川督大學士阿爾泰檄川邊九土司環攻之。九土司中東以小金川西以緯斯甲布爲最強。郎卡乃與之結密約。三部聯合。會郎卡死。小金川澤旺亦老病。子僧格桑陰與郎卡締攻守同盟約。三十六年。索諾木遂攻殺他土司。與中國援兵開戰。帝賜阿爾泰死。以溫福代爲大學士。桂林代爲川督。共主邊事。三十七年春。兩軍次第偪小金川境。桂林旋以匿部將薛琮兵敗事被劾。乃以阿桂代之。十二月。軍抵美諾。(卽小金川)僧格桑竄大金川。檄索之。索諾木不應。帝欲乘勝一舉兩滅。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副之。三十八年春。溫福駐軍木果木。(大金川東境)爲索諾木兵所襲陣歿。全軍皆覆。小金川復陷。詔授阿桂定西將軍。副以豐伸額明亮。十月。阿桂復轉戰抵美諾。明亮亦所向克捷。小金川盡復。是時大金川敵置防設守。嚴密視小金川十倍。清軍乃分三道進取。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伸額明亮自黨壩。(大金川北)攻其西北。富德自革布什札攻其西南。索諾木莎羅奔兇懼。於三十九年秋。酖殺僧格桑獻其尸。請緩師。阿桂不許。然以地險惡。多雨雪。土兵又同心效死。軍行濡滯。至四十年八月十五日。始大破之。於

勒烏圍。而莎羅奔索諾木。已先期走噶爾匪。及十二月。三路軍始會於噶爾匪。合圍。又四十餘日。至四十一年二月四日。二酋始降。阿桂以功封誠謀英勇公。嗟乎。新。疆。之。用。兵。也。閱。時。五。年。糜。餉。三。千。餘。萬。金。川。以。彈。丸。地。用。兵。亦。五。年。糜。餉。乃。至。七。千。餘。萬。宜。當。時。劉。統。勳。謂。爲。不。足。勞。師。也。嗣。後。以。小。金。川。爲。美。諾。廳。〔今懋功廳〕。以。大。金。川。爲。阿。爾。古。廳。〔今綏靖屯〕。

第十八節 臺灣之平定

康熙初之始定臺灣。嗚呼。臺灣爲福建之外屏。擅山海之奇阻。鯤身鹿耳。圖經所誇。樟腦蔗糖。大利斯在。乃歷康熙乾隆三朝而始克戡定。於光緒中日一役而遽行割讓。可哀也夫。先是明之季也。鄭芝龍實創始開墾臺灣。後爲荷蘭人所奪據。置揆一王主之。築城三。曰臺灣雞籠淡水。鄭成功自江南敗歸。以兵迫之。荷蘭不能守。棄城去。成功旋築赤嵌城。號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成功卒。子經嗣。清靖南王耿繼茂約荷蘭會攻澎湖。進取臺灣。卒不能克。會繼茂子精忠叛清。鄭經乘機入據漳泉等府。猶稱故明。永歷二十八年。俄精忠降。經歸廈門。未幾復出。連下沿海城堡十

餘。清都統提督以下死傷相枕藉。當是時。經思繼先人志恢復明室。不知有清。海上諸島遺民心目中亦知有鄭氏。不知有清也。無何。事機不順。吳三桂既歿。清萬正色以勁兵至。經戰不勝。怏怏還臺灣。以醇酒婦人自戕卒。子克塽。年甫十二。國內亂。初。鄭經時得清賴塔書。已許割臺灣與鄭氏。而姚啟聖務欲滅之以爲功。白清廷遣將施琅乘間攻破澎湖。逐走鄭氏驍將劉國軒。遂抵臺灣。國軒等以克塽降。時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也。克塽入都授公爵。國軒授伯爵。統計鄭氏之經營臺灣也。自芝龍至經凡三世。其傳序也。自成功至克塽亦三世。要其心不忘明。非海外之扶餘。與島中之田橫比也。自是臺灣遂收入清版圖。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康熙末之再定臺灣。臺灣雖底定。然以地僻遠。官吏恣橫需索。朝廷耳目不及。往往激成禍端。臺灣知府王珍者。政貪暴。稅斂煩苛。且濫捕多人處死刑。民不能忍。又習聞鄭成功之流風餘韻也。於是鳳山民黃殿等。以康熙六十年四月。推朱一貴爲明裔。奉之以起兵。清官吏守兵多潰遁。凡七日而全臺皆陷。一貴自稱中興王。號永和。六月。水師提督施世驃。及南澳總兵藍廷珍。先後自廈門渡海。會於澎湖。十三日。

進克安平鎮。敵入保府城。有西港民願爲內應。世驪密遣林亮董芳等。廷珍亦率舟師。並指西港。敵大潰。十九日。至府城。一貴走灣裏溪。爲村民擒獻。檻送京師。磔於市。遂於二十二日臺灣全復。廷珍因建議諸羅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析爲二縣。乾隆中。思其言。始分諸羅北境爲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卽後日之臺北府。爲故臺灣巡撫所駐者。乃未幾而復有林爽文之亂。

乾隆末之三定臺灣。林爽文者。故彰化巨族。居大里杙。以豪富雄一方。聚衆結祕密社。號曰天地會。橫行數十年。吏不敢問。乾隆五十一年。總兵柴大紀謀發兵捕之。而先分擊近旁無辜村落以相怵。爽文因衆怒。遂起兵。十一月。連陷彰化諸羅。五十二年正月。大紀累戰皆捷。復諸羅。諸羅爲府城北障。敵以大隊來攻。志在必得。大紀與城民固守。互半載不下。詔改諸羅爲嘉義縣。封大紀義勇伯。時水陸路兩提督黃仕簡任承恩均恇怯失機。福建總督常春亦治軍無效。是年冬。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奉命赴援。遂以十一月解嘉義之圍。十二月擒殺爽文以下數十人。臺灣復定。而大紀爲福康安所搆。竟罹重辟。仕簡承恩情罪重大。反得不誅。則當時滿族之壓

制漢人。行法之乖違公理。已可概見。同時與爽文先後擾亂臺地者。前有乾隆三十年黃教之亂。後有六十年陳周全之亂。以皆小醜。且未久即撲滅。故不敘。

第十九節 近鄰之賓服與遠國之交涉

緬甸暹羅安南諸國之賓服。清自征服西南諸土司後。與後印度半島諸國。次第接近。諸國中緬甸最強。毗連雲南。因繫送明桂王於吳三桂。與清通好。三桂既反。緬貢亦絕。乾隆初。因石屏州民吳尙賢之介紹。復通好。會其國爲木疏部長雍籍牙所據。桂家（桂藩遺裔）木邦二部長與之抗。桂家部長宮裏雁敗竄滇邊。清總督吳達善誘殺之。木邦部長亦走死。雍籍牙死。子莽紀覺嗣。莽紀覺死。弟孟駁立。益心輕中國。舉兵內犯。清軍迭次失利。總督劉藻自裁。楊應琚逮問。將軍明瑞戰歿。乾隆三十三年。以傅恆爲經略。阿里袞阿桂副之。水陸分道三路。連戰皆捷。俄傅恆病。諸將憚瘴癘願罷兵。緬人亦苦於暹羅之牽掣。遂議和。然表貢歸俘虜返侵地之條約。迄未能實行。至四十一年。阿桂往勘邊界。值緬內亂。暹羅已先受清封。乃以五十三年遣使入貢。五十五年。復遣使祝萬壽。清廷因賜冊印。封爲緬甸國王。暹羅在緬甸東

南。與緬爲世讐。因信任流寓外族故。國民不親附。常內亂。康熙時任希臘人孔士坦丁。乞法王路易十四保護。法遣兵赴暹羅。民與反抗。殺孔士坦丁。逐法兵。緬王雍籍牙乘機陷其國都。會緬與清開戰。漢人鄭昭方寓暹羅。得安南真臘（今柬埔寨）之援。亦乘機建新暹羅國。時民國紀元前一百四十三年也。昭以漢族擴張殖民地於南洋。而爲其國主。蓋亦偉矣。惜僅十餘年。昭遇弒。前朝王族法亞查克利。以乾隆四十七年卽王位。通好於清。清冊封之。卽今暹羅王家之始祖也。安南今法領亞西亞。明嘗置布政司。尋棄之。自後莫黎鄭阮四姓迭爭。清康熙中。政權一出鄭氏。至乾隆中。阮氏卒顛覆之。五十三年。清廷遣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出鎮南關。入東京。保護黎維祁而驅逐阮文惠。清軍先勝後敗。五十四年。命以福康安代士毅。時安南方與暹羅構兵。恐腹背受敵。遣使謝罪。高宗允之。封文惠爲安南王。改名光平。維祁旋來京歸旗。然其故裔阮福映尙流寓暹羅。日夜思借外援謀恢復。遂啟法蘭西侵略之野心。又光平及其子光纘。以連年戰爭國用缺乏之故。獎勵海賊。四出剽掠。遂釀成嘉慶朝海疆之巨患。一事之詳情。皆別具後編。

英俄之交涉。乾隆一朝爲清室武功最盛之時代。於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上固有偉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傲然輕視外族。積習相沿。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觀於當時與俄人增訂之條約。及與英人往來之文書而知之。已自雍正中恰克圖約訂後。乾隆二年。遽停止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二十七年。設庫倫辦事大臣。凡中俄文牘。必經其手。二十九年。又以俄人私收貨稅。責償邊民所失馬匹。以少報多二事。閉恰克圖市場。三十三年。庫倫大臣慶桂。以俄人恭順奏。始開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以他細故閉關者再。五十七年。以俄人悔過乞恩。始復訂商約五款。不過嚴戒失和。負欠盜竊等事。語氣皆未免自尊大。是時俄人以商務關係。故遷就聽命。而換約大臣松筠等。直以感激皇仁等詞覆奏。清廷夸飾之。習慣可想。英人既於康熙二十三年。在廣州建設商館。然以稅額繁重。不及寧波之輕。意欲舍粵就浙。乾隆二十年間。英人及諸國商船。聚泊浙海者日衆。乃更定浙海規則。視粵海加重。以爲限制洋商之計。英人氣沮。而斯時適有兩大問題起。一在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輝。以廣東貿易之困難。訴諸清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清政府率

坐洪任輝妄控罪。錮之澳門附近獄中。久始釋放。一在四十九年。黃埔英船舉放祝礮不慎。誤殺一華人。地方官遽捕礮手處死刑。由是英政府聞之。亟謀改良交涉。乃以乾隆五十七年。遣正副使馬戛爾尼斯當東等入清廷。要求駐員京師。建設商館。貿易寧波天津。居留粵浙海島。以及減輕稅額。任聽傳教等件。初不爲祝帝壽來也。乃清廷旣妄認英爲朝貢之國。復謂使臣爲祝嘏而至。強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復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首禮。於是清廷一方面賜宴優賚使臣。一方面勅諭英王。於所要求者駁斥無遺。而馬戛爾尼等竟惘惘然以去。乾隆時代清廷驕汰之狀況。抑何可哂。

第二十節 和珅之營私蠹國

和珅之當國。乾隆中葉。高宗習於驕侈。每疏忠直而喜逢迎。中外官吏習於貪黷。類賂津要以固權位。於是巨蠹之和珅。乃乘此時間而起。和珅者。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昇御轎。時某省方奏巨盜逸。帝在輿中誦論語虎兕出於柙數語。和珅從旁僂言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由是稱旨。驟充總管。累遷尙書。拜大學士。長軍機。子豐

紳殷德尙主。寵任之專。一時無兩。和坤故無學行。但以攬權聚斂爲惟一之目的。疆吏以下畏其勢。皆輦貨事之。如國泰王。夏望伍。拉納。浦霖輩。當時贓款之多。原因半由於此。和坤旣得志。益驕縱。往往僭擬乘輿服物。外省貢品最優美者先入其第。次乃以供內府。漸至風示各省。章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旣久。吏風益壞。人民旣苦滿族之壓制。更藐政府之腐敗。遂相率思亂。反抗者四起。始則山東王倫。繼則甘肅田五。終則川楚之白蓮教。和坤復稽壓軍報。虛張功級。濫叨公爵。且於核算報銷時。勒索重賄。以致軍餉尅扣。教禍蔓延。蓋清室自乾隆以後。實爲由盛而衰之一大關鍵。國家元氣胥敗壞於和坤一人之手矣。

和坤之末路。和坤用事二十餘年。橫恣昭著。顧未嘗一被彈劾。大臣中如嵇璜。元勳。上公如阿桂。亦僅稍能持正而已。其他中外諸官。如錢澧。謝振定。曹錫寶。武億。雖各與之忤。卒亦未敢糾劾其身。宣布其罪。及嘉慶四年高宗崩。和坤始爲言路所劾。卽日奪職下獄。數其二十大罪。然以帝崩未久。嫌於改父之臣。尙無意誅之也。會御史某疏入。中有神堯在位不戮驩兜。虞舜登庸卽誅共鯀。正見寬嚴互用。張弛異宜。

云云。遂賜和珅自裁。先後查抄家貲計凡百有九號。已估價者二十六號。值銀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兩零。未估價者尙有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比例法算之。又當八億兩有奇。以中國較。光緒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以外國較。雖以法國路易十四其私產亦不過二千餘萬。不足望和珅之項背。則和珅之婪贓蠹國高宗之庇奸剝民其罪可勝道哉。

第四章 衰弱時期

第一節 嘉慶之中衰

滿兵之不競。嘉慶一朝。如巡幸五台諸舉。亦頗思規仿前代。然核厥內容。實爲清代由盛而衰之樞紐。其所以致衰之故。一由於和珅之怙勢攬權。其後雖誅而紀綱已替。一由於白蓮教之蠅屯蜂起。其後雖平而元氣已傷。試歷指中衰之現象。如嘉慶元年四月。命直隸總督慶成。率兵往河南南陽堵剿湖北教黨。迨四年八月。以師久無功。慶成與永保并革職逮問。如五年二月。遣朱射斗擊叛徒。四川總督魁倫駐達州擁兵不救。致射斗力戰死。復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旋奉命嚴守潼河。又撤

兵留船。致敵前隊得宵渡。因逮至都。賜自盡。如七年十一月。以博羅會匪作亂。吉慶辦理張皇草率。革去協辦大學士。仍留兩廣總督任。吉慶旋於十二月畏罪自殺。則滿兵之蕙懦有如此者。清初禦敵。全恃滿兵。積久驕惰。情見勢絀。是中衰之現象。一河患之見告。當時庫款用度除軍需以外。河費亦爲一大宗。如嘉慶六年六月。京師大雨。宮門水深數尺。永定與桑乾兩河並溢。停止木蘭秋獮。禡隱匿不奏之直隸總督姜晟職。效力河干。如八年九月。東河衡家樓河溢。命劉權之那彥寶往勘。并開衡工捐例。如十年六月。直隸永定河決。遣那彥寶馳往修築。如十三年三月。以南河頻溢。命大學士長麟戴衢亨往勘。如十四年二月。命福康安子德麟。自行捐貲修理南河要工。如十五年二月。以河工敝壞。漕運滯。命試辦海運。又是年十月。江南高堰山圩兩廳隄壩決。如十七年八月。以河工禮壩急難堵合。貽誤之河督陳鳳翔。荷枷工次。旋謫戍烏魯木齊。如二十四年七月。直隸永定河溢。命吳璥那彥寶往築。又是年八月。河南蘭儀北岸河決。命吳璥琦善會同堵修。則河患之頻。仍有如此者。康熙時。治河實事求是。嘉慶以還。官吏則視爲利藪。國家則成爲漏卮。年復一年。糜帑無

算。是。中。衰。之。現。象。二。

吏治之大壞。雍正一朝及乾隆之初。君相英察。吏不敢因緣爲奸。至和坤柄政而官常日替。嘉慶卽位。和坤雖戮而積習已成。不可挽救。如四年八月。以編修洪亮吉上書成親王。指斥乘輿。譴戍伊犁。將軍保寧希旨將斃以法。賴朱珪言始釋回。如八年八月。和孝公主府長史奎福。控額駙豐紳殷德諸款。鞫訊全虛。以挾私誣告擬斬。如九年六月。吏部書吏舞弊。將病治中趙日濂虛選運同。事覺。尙書侍郎等多被議褫職。如十年六月。大學士劉權之。徇私保薦紀昀壻袁煦軍機章京。爲侍郎英和所劾。權之降編修。如十一年九月。直隸官員串通藩司書吏王麗南等私雕假印。事發。分別治罪。如十四年正月。廣興前往山東河南審案。威嚇婪索。訊實處絞。動帑辦差之藩司并謫戍。又是年六月。淮安府縣王伸漢王穀。毒斃查賑委員李毓昌。事覺。伏法。如二十二年二月。福建知縣朱履中稟揭原管道府得受陋規一案。藩司李賡芸自裁。派熙昌王引之往鞫。總督汪志伊巡撫王紹蘭均革職。知府涂以轄坐勒供。凌逼遠戍。其吏治之敗壞有如此者。然則宦途蒙蔽失實。請謁公行之風。蓋斷自嘉

慶朝始已是中衰之現象三。

第二節 白蓮教之亂

苗變之導線 先是黔楚接壤處。北有臘耳山山脈。爲自古苗裔聚居地。自清康熙中。降生苗百四十寨。置乾州鳳皇兩廳。而苗疆一蹙。自雍正世改土歸流。增置永順府及永綏松桃等廳。而苗疆再蹙。自是至乾隆末。漢民移居苗境日衆。永綏城外苗地幾盡爲所占。而苗疆三蹙。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土。而亂端以起。乾隆六十年。黔苗石柳鄧楚苗石三保吳隴登吳半生吳八月同時蠢動。詔滇督福康安川督和琳及湖廣督撫會剿。其後半生八月雖先後就擒。而八月子廷禮廷義仍負隅自若。迨嘉慶元年。隴登投降。三保擒獲。柳鄧父子及廷義兄弟次第就誅。始以苗亂肅清。聞在事諸臣。咸受封賞。其實是役也。始事者固老師糜餉。繼事者亦祇苟且倖成。而苗衆仍四出劫掠。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乾鳳諸廳地。及嘉慶四年。鳳皇廳同知傅鼐。始講求善後之策。修置碉堡。收卹流民。屯田練勇。追繳苗寨兵械。廣設書院義學。經營十有餘稔。然後苗事乃大定云。而方當征苗軍之起也。調兵

轉餉牽動七省。雲貴川湖兩廣失業之氓。囂然思亂。奸徒乘機煽惑。遂爲白蓮教作難之張本。

蓮亂之蕩平。白蓮之爲教也。其徽幟萌芽於明清之交。始於徐鴻儒之徒。其宗旨依託夫老佛之說。近於聞香紅陽等教之類。其徒黨至嘉慶之初元。遂蔓延於湖北陝西四川之境。幾幾乎不可收拾。初安徽人劉松。以傳白蓮教爲名。被捕遣戍甘肅。其黨劉之協等傳其教於川陝湖北各地。奉童子王發生起事。稱明遺裔以從人心。事覺。官吏大索。株連無辜。時楚蜀黔粵之民。方以苗事困於軍輸。至是益憤。羣起反抗。於是聶人傑等起湖北。徐天德等起四川。皆言官逼民反。與官軍鏖戰三年。聶徐等先後被擒。然其徒黨姚之富齊王氏王三槐冷天祿冉文儔等輩率前仆後繼。勢益張。時和珅枋國。方諱敗爲勝。冀邀功獲賞。軍事益敗壞無起色。會高宗內禪於其子顛琰。是爲仁宗。親政以後。首誅和珅。而改革剿亂之方略。其大端在下哀痛之詔。開自新之路。行堅壁清野之策。諭民團宜與官兵相輔助。定優卹鄉勇之例。俾功罪不與旗兵有異同。由是之協天德等先後失敗。蓋至嘉慶七年。而白蓮教之禍始平。

綜紀茲亂之始末。起於荆宜（湖北荊州宜昌）而漸及於襄陽。熾於川陝而并至於甘肅。以秦楚間之老林爲窟穴。以鄂豫間之鄧州新野爲門戶。其間襄股齊王氏姚之富最先滅。川股王三槐陝股張漢潮繼之。川北之王廷詔川西之冉天元河南之劉之協又繼之。而惟徐天德一股殄於均州者爲最後。在事諸將。滿員以額勒登保爲元勳。漢人則以楊遇春楊芳爲最著功績。劉清良吏。最得民心。亦專制時代希觀之人格也。然是時三省腹地雖清。而邊界餘孽猶有存者。額勒登保等復分路掃蕩。至八年七月始全數廓清焉。又鄉勇多驍桀亡命。無家可歸。所得遣散之貲。沿途用罄。往往糾衆戕官。聚散出沒爲患。參贊經略等復先後出都。勞師轉戰。又歷數年。乃大定焉。蓋閱時歷九載。用軍費達二億兩。殺亂民計數十萬。而官兵鄉勇之傷亡。五省良民之遭難者。尙無從稽考。吁。清室之邦基。不幾顛覆乎。而斯時之賞罰。尤有不洽於人心者。宜綿前以償軍遣戍。乃者九年五月。思其前奏鄉勇情形。切中時弊。遽命釋回。二楊漢族勳臣。十一年六月。陝西寧陝鎮兵譁叛。遇春與芳均先後赴援。卒賴芳單騎入營曉諭。潰卒始乞降歸伍。乃仁宗反震怒。戍芳伊犁。雖旋即赦回。要

其袒滿抑漢之心。昭然可見。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營新兵之變。明年正月。陝西復有西鄉營新兵之變。其原因皆由以裁勇補額兵之非計。幸賴勒保德楞東等進剿勘定。是爲白蓮教一役之結果。

第三節 海賊猖獗及林清之變

海賊之起滅。當教黨發難西北騷動之際。而東南亦有海賊之亂。教黨滋擾川楚陝三省。海賊亦出沒浙閩粵三省。教黨欲師徐鴻儒故智。海賊亦欲規鄭成功故事。教黨蔓延。由誤於宜綿景安諸滿人。海賊遷延。亦由誤於玉德阿林保兩滿人。故皆歷八九年而始平。特教黨酋目甚多。海賊則徒衆較寡。又教黨多蹂躪腹地。而海賊祇游弋洋面。爲兩役小異之點爾。先是安南阮光平以兵力得國。困於財。乃招沿海亡命令劫商舶佐國用。內地奸民附之。益深入閩浙海疆。有鳳尾幫水澳幫諸名目。嘉慶五年六月。攻台州。定海鎮總兵李長庚大破之。磔安南四總兵。以勅印擲還其國。時阮福映新復國。改革前政府方略。縛獻莫扶觀等。杜絕海賊。顧海賊雖失安南之保護。而其中驍桀者。輒兼併羣盜。自謀進取。蔡牽朱潰輩。遂一時並起。牽起閩海。

潰起粵海。八年正月。牽犯定海。時李長庚爲浙江提督。造靈船攻牽。幾獲之。牽走降於閩督玉德。而乘間遁去。九年夏。復合朱潰由臺灣猝入閩海。溫州總兵胡振聲戰死。俄又爲長庚兵所敗。長庚與牽皆家同安。里閭相望。而長庚用兵如神。牽畏之特甚。長庚一蹙之於定海。北漁山。再迫之於臺灣。南鹿耳門。水陸并進。旦夕奏凱。而以功高望重。爲前後閩督玉德阿林保所忌。或以軍符牽掣之。或則密疏中傷之。長庚卒以十二年十二月戰歿。惜哉。會阮元再起撫浙。用反間策離之。潰敗死於閩。牽勢孤。元又使長庚部將邱良功王得祿共勦牽。更檄葉機將鄉團擊之。牽遂自沈於定海。餘衆亦爲粵督百齡所敗。皆降。時嘉慶十五年也。

林清李文成之起滅。蹂躪湖北陝西四川等省之白蓮教。旣夷。不數年而嘯聚直隸河南山東等省之天理教復起。蓋是時竊白蓮教之緒。餘自立名目者。如雲而興。而以八卦教黨徒爲尤衆。八卦教徧布於畿南燕豫齊魯諸區。復改名天理教。而以滑縣李文成大興林清爲之魁。遂於嘉慶十八年九月間起事。先是十六年彗星見。占主兵。教黨中人謂應在十八年九月之望。清及文成內外交通。將乘帝秋獮木蘭

時舉兵。謀定而中外莫知也。滑縣知縣強克捷微聞之。捕文成下獄。斷其脛。其黨迫不及期。遽於九月七日起兵陷滑。出文成於獄。殺克捷全家。直隸山東等處同時響應。仁宗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溫承惠提督馬瑜河南山東巡撫高杞同興等俱受節制。又命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隸協勦。此始事之發現於京南也。乃不旋踵而禁門之變作。林清結太監劉金劉得財王福祿閻進喜等爲內應。分攻東西華門。帝次子旻寧（卽道光帝）聞變。急發兵禦之。殲其徒黨。帝倉猝自熱河還宮。時清在黃村。待援兵不至。遂被擒。然李文成之踞滑仍自若也。其故有二。一則滑城堅厚。糧足支一稔。二則文成出兵圍濬縣。萃精銳於道口鎮。（滑濬間地名）方號召直隸山東諸黨。以故數省督撫皆按兵不敢發。賴那彥成楊遇春楊芳劉清等先馳至濬。奪道口鎮。進圍滑。追擊文成於司寨山。文成縱火自焚死。十二月滑城克。餘黨悉平。那彥成以下各封賞有差。同時又有陝西岐山縣三才峽亂徒萬五等之事。亦爲那彥成長齡賽冲阿等所討平。

第四節 道光之世局

外交之狀況。自乾隆之季年。英使來清廷。迄未得要領以去。嘉慶時代。情事益乖。因內地教徒滋事。而苛設天主基督之禁。因濱海寇盜繁興。而疑爲通商互市所召。觀於嘉慶十年。西洋人德天賜之禁錮熱河。迨二十年。西洋人蘭月旺之處以絞罪。則當時天主教徒。幾無容足之地矣。再觀於嘉慶十三年。廷議峻拒英將度路利協剿海賊之請。十九年。粵督蔣攸銛奏定防閑英人策六事。二十一年。英印度總督亞墨爾斯詣闕陳訴。又以覲見禮節牴牾。斥逐回國。由是中英之邦交。更無尺寸之進步。禍機潛伏。有識者早已憂之。道光以來。一切如故。獨雅片之輸入。歲額日增。釁端醞釀。匪伊朝夕。一二有識之士。居安思危。慨然具世界之觀念。於是道光二十四年。內閣中書魏源著海國圖志。二十八年。福建巡撫徐繼畲著瀛寰誌略。二書在今日。不過大輅之椎輪。而在當日。則可云開明之新思想。且可以代表國人。漸趨向於時務輿地之學術也已。

內政之狀況。嘉慶朝吏治之壞。旣略如前述。道光改元後。宣宗欲銳意改革。中外大臣如阮元陶澍松筠林則徐等亦同心贊助。而無如當時之風習。治術則拘守成

例不敢稍有變通。學術則崇尚考據。不能講求實用。雖其間未嘗無陶澍之議改海運。以所省費爲濬吳淞口之需。請改淮鹽。以票運法革從前總商之弊。又如阮元著天象賦。探西人推步之源。撰疇人傳。參歐儒代數之術。然一齊終不敵衆楚。且是時歐美文明。日見進步。風潮東漸。勢力增長。乃帝方狃君主專制之威。存滿漢種族之見。所行政策。如八年以戴均元相度寶華峪陵工失宜。始擬斬罪。旋逐回籍。子孫多人。均被褫革。十八年更嚴諭八旗秀女。不許衣袖寬大。竟如漢人裝飾。違者家長治罪。都統嚴懲云云。可笑可憐。孰過於是。至如晚年寵任滿臣穆彰阿。怙勢攬權。致漢大學士王鼎憤激自盡。則帝之昏謬。尤可悼歎矣。

第五節 張格爾之役

張格爾之亂源 乾隆朝之平定天山南路也。回目薩木克亡命浩罕。（或作敖罕）其第二子張格爾復驍桀得回衆心。清室滿員之治回疆者。類需索財物。廣漁回女。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乘機襲喀什噶爾。時宣宗已嗣位。恐色普徵額斌靜不勝辦賊任。命伊犁將軍慶祥往。果得斌靜貪淫諸罪狀。詔逮問。代以永芹。道光五年。巴

彥克圖又妄殺布魯特婦孺百餘人。西四城回衆心盡變。清廷乃以長齡代慶祥守伊犁。而以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張格爾乞援於浩罕。許之。六年六七月間。張格爾浩罕先後以兵至。大敗官軍。遂以八月陷喀什噶爾。慶祥死之。於是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三城。同時失陷。先是清廷遣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分領陝甘及東三省兵出關。以長齡爲揚威將軍。節制之。期會軍阿克蘇。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敵且近逼阿克蘇。烏什庫車均戒嚴。賴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以少數兵擊之。兩戰皆捷。及十月而大兵集阿克蘇。東四城始恃以保全。

張格爾之戰狀。嘉慶七年春。長齡楊遇春武隆阿同進剿。累戰悉勝。薄喀什噶爾。

諸城盡復。時張格爾已先遁。遇春欲急追之。長齡不欲。僅獲張格爾之甥姪以聞。帝嚴旨譴責。令尅期擒賊。遇春及楊芳乃分道追捕。遇春屯色勒庫。芳軍至阿賴嶺。（帕米爾北）遇浩罕兵。亡失甚衆。帝以道遠糧絕。議罷兵。長齡疏言乾隆中故回酋阿布都哈里及其族在京旗。若使歸主西四城。而我專力守東四城。庶永遠無邊患。帝憤長齡老怯。與贊成此議之武隆阿均獲譴。仍令相機偵賊。務獲乃止。而別遣直

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策善後。

張格爾之就擒及善後之策。張格爾本白山黨。頗虐待黑山黨。（卽黑帽白帽回之別）以故黑山黨多陰通官軍者。清軍乃縱反間。言官兵盡撤。喀什噶爾空虛。日夜望和卓木之至。（回酋之名）張格爾遽信之。以是年十二月杪。潛入阿爾古城。（烏蘭烏蘇河北）覺所聞不實。奔出邊。楊芳追擊。至喀爾鐵蓋山。斬餘騎殆盡。遂被擒。八年正月。捷聞。宣宗仍效康熙乾隆盛時所爲。獻俘午門。勒碑太學。而封長齡楊芳公侯。會那彥成疏請絕浩罕貿易。并沒收其流寓邊內商民之財產。十年八月。浩罕以權利大失。舉兵攻喀什噶爾葉爾羌。清廷復命長齡楊芳等馳至軍。卒許浩罕通市免稅。并給還浩罕人資產而罷。浩罕自互市後。國內悍徒。仍思嗾張格爾子弟起復仇之師。由是和卓木加他漢等七人。募集同志。連合布魯特部。以二十七年春入邊。是年十一月。伊犁兵赴援。始敗去。是爲七和卓木之亂。蓋自張格爾之役至此。天山南路。蒙兵禍者已三次。始稍稍就安定云。

第六節 平搖之役

州零陵祁陽之小路。於是三路獠皆東竄常寧。偪歸一路。失其翻山長技。與詔旨相符合。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移各守隘兵進偪合圍。殲獠六千人。金龍中槍死。適禧恩瑚松額已抵衡州。忌盧羅等之先奏功。詰趙金龍死狀虛實。思舉旋獲其尸乃已。然獠黨趙幅金者。（或作子青）尙踞連州之八排。官兵勦之。失利。禧恩因抗疏中傷李鴻賓。革職戍邊。而已得暫權粵督。旋以盧坤補授。禧恩聞其將至。又急欲邀功。苦獠峒天險難猝下。乃遣人賂獠說降。會獲黃瓜寨附近獠人。草草蕝事。倖叨封賞。而盡委善後事於坤。時道光十二年八月也。趙幅金旋去八排。竄藍山。羅思舉余步雲追斬之。獠之餘黨始瓦解。而盧坤亦續平廣西賀縣獠。并通籌鎮撫楚粵各獠山善後策云。

第七節 鴉片之和戰

林則徐之操切激變。鴉片之爲物。始見於唐貞元世。（德宗）阿刺比亞人輸入罌粟。繼見於明萬歷十七年。關稅表中載鴉片十斤。然其風尙未熾也。清乾隆後。英國東印度商會握貿易特權。印度又爲鴉片產地。而輸入日盛。國家經濟上。人民道

德與衛生上均受影響。道光中。廷臣朱成烈黃爵滋先後奏請嚴塞漏卮。湖廣總督林則徐疏語尤痛切。乃命則徐往粵查辦。則徐至廣東。盡焚英鴉片之在澳門者。并絕英人薪蔬食物。先是英政府方針。務主平和。英商義律亦欲以平和政策。恢復商利。一反前人律勞孫羅頰孫所爲。不失中國驩。至是不能忍。遂以兵艦攻澳門。不得逞。轉而攻閩。又爲鄧廷楨所敗。請互市。則徐復嚴斥不許。乃更攻浙江。陷定海乍浦等處。旋北攻天津。入大沽口。論者謂則徐赤心謀國。爲當代持正良臣。顧以狃於尊大之習。不諳外情。操之過急。致貽中國後世無窮之禍。君子援春秋之義。不能無責於賢者焉。

琦善之反覆媚敵。英軍旣陷定海。仍求通商。要求六款。天津道陸建瀛議令仍回廣東。與則徐磋商。時當事者方欲加罪則徐。以謝英人。諸大吏益造蜚語上聞。中傷則徐。於英人所請一切不答覆。一面命伊里布赴浙與英人議休戰。一面禡則徐廷楨職。以琦善署粵督。琦善至粵。先撤海防以媚英人。徐議許償烟價歸英俘割香港等事。議未定而英兵突攻廣東。陷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戰歿。清廷震怒。乃命奕山

爲靖逆將軍。赴廣東。裕謙爲欽差大臣。赴浙江。飭伊里布回江督任。奪琦善大學士職。大局又一變。惟是時英軍雖占優勝。而各國商船以罷市日久。皆不直英人。於是美法兩國商人。出而調停。楊芳據以入奏。清廷始雖拒絕。會奕山出師。又無功。廣州勢且岌岌。遂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先定停戰條約。償英兵費六百萬圓。退出虎門。方英軍將退未退之際。廣州三元里民萬餘。樹平英團之旗幟。事幾決裂。賴知府余保純。挾義律出圍。而廣州之局始定云。

耆英之顛。預訂約。廣州雖以城下之盟。僅獲保全。而英人以前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事。未得要領。不肯罷兵。復北向攻福建。廈門。占鼓浪嶼。（廈門泉州間）尋再陷浙江定海。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總兵皆戰死。同時并陷鎮海。裕謙自殺。清廷聞之。詔奕經爲揚威將軍。籌規復策。以怡良駐福建。以牛鑑督兩江。分防南北。師或潰或死均寡效。清政府因決意用浙撫劉韻珂言。力主和議。以耆英爲欽差大臣。起伊里布赴浙效力。而英軍乃乘機陷乍浦。達吳淞。躡寶山。攻鎮江。直逼江寧。一時漢滿驍將陳化成海齡輩皆殲焉。聲勢旣盛。要索遂多。耆英輩以事急。一切應之。爰

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締結條約於江寧。約中之最有關係者。如出償金二千一百萬兩。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割讓香港。中英平行等款。時者英等主持於外。而穆彰阿力贊於內。滿族之誤國真不淺哉。初兩國戰爭中。英艦數過臺灣。鎮道達洪阿姚瑩捕獲其遭風觸礁之船械。飛章入告。嗣英人訴其妄殺。而怡良等復訐其冒功。逮問治罪。幾不測。賴帝鑒其枉。革職不深咎。至咸豐改元。始特詔昭雪。耆英續又訂虎門補遺條約。由是法美各邦亦仿照訂約。中西遂從此爲敵體友邦。而鴉片且公然弛禁。吸食販賣之弊風。不啻爲法律上所默許矣。

第八節 咸豐之時政

咸豐初政之求治。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崩。立皇四子奕訢爲太子。是爲文宗。卽位之初。首斥穆彰阿耆英。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文瑞倭仁羅惇衍曾國藩諸廷臣。先後應詔論列時政。並優旨褒答。而國藩論京官之習氣防主德之流弊兩疏。語尤切至。其緣事降革諸員。若林則徐周天爵姚瑩等。皆以時論所推。相繼被召。海內欣然望治。加以敦禮師傅。大學士杜受田之卒。予諡文正。飾終之典極渥。

破除資格。罷廢之太常卿唐鑑。徵召入都。覲見多次。顧是時太平軍已起。林則徐既道卒。向榮與周天爵烏蘭泰諸將帥。均齟齬不相能。以致軍事日壞。徧地兵氛。帝遂頓悔初心。倦於政事。然以初年曾國藩練軍實裕財用一疏。深契帝心。故始終嚮用。雖以祁雋藻翁心存兩大學士之齟齬。觝排。而主志終不爲搖奪。卒收得人之效。而樹戡亂之本。則亦未始非明主也。或曰。大學士文慶在政府。實時時左右國藩。嘗密請破滅滿漢藩籬。不拘用人資格。嗟乎。滿族中具此識解。亦傭中佼佼者已。

咸豐晚年之怠荒。咸豐八九年以後。文宗頗縱情聲色。其原因固由見時局瓦裂。不可收拾。而亦因寵任肅順等。引用非人。長君逢君。無所不至之故。最可嘆者。九年己未。三十誕辰。是時東南大亂。兵連禍結。而猶頒恩詔。開慶榜。且引道光年代之因五旬六旬開科爲例。十一年春正月。帝在熱河。聞關奔走之餘。猶復御殿受朝。作樂宣表。并賜近支親藩等宴。真可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室之下者已。矧在常雩大祀。并不躬親。方澤園丘。一概遣代。則帝之曠廢祀典也。以何桂清之庸劣。而用爲欽差大臣。且云卿之才力。足副斯任。以彭蘊章之妄保。何桂清。至於師潰身逃。不加嚴

譴。僅僅退出軍機。則帝之顛倒是非。墮弛綱紀也。其尤不饜人心者。八年戊午順天科場一案。通榜關節。原係嘉道以來積習。擇尤懲治。誰曰不宜。然亦何必羅織株連。故爲己甚。乃者正考官柏蔭以大學士誅。副考官程庭桂遣戍。同考官及士子斬絞。軍流降革者又數十人。核厥內容。實由端華肅順時方用事。忌柏蔭爲先進而性頗戇直。資望聲譽。均出己上。故藉端鋤去之。宜乎當時有羅網漫天斯文掃地之語也。已居慘殺之名。而授人以專制之柄。愚不可瘳。帝之謂夫。

第九節 俄人之攘地

愛璉之條約。當嘉慶十年。俄船至廣東求通商。粵督那彥成嚴拒之。及道光咸豐間。中外皆以英人爲患。林則徐獨曰。是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在俄乎。俄人陸路通商。惟恰克圖一處。而深病西伯利亞地方。東向無通航海口。咸豐三年。行文中國。請派員勘邊界。其實道光末年。俄人已乘隙私移外興安嶺界碑。繼又設兵殖民於黑龍江北岸。蓄謀侵佔。匪伊朝夕。四年。俄艦隊順黑龍江而下。通過愛璉。中國官止之不聽。五六年間。中俄迭議界務。不成而罷。八年。俄又移民於烏蘇里河口。於是四

月間。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人訂界約三條。是謂愛琿條約。自此約成。而黑龍江北岸地全入於俄。不獨康熙朝格爾必齊河舊界。爲之一大變。卽雍正條約定烏特河爲兩國中立地者。亦成陳迹。且約文牽涉松花江。是旣明。允其以在外黑龍江爲界。并默許其於在內之松花江行船。語近含糊。故後來歷次辨論。迄歸無效。

天津之條約。時俄人一方面經營滿洲。一方面以兵艦隨英法之後。同往天津。及天津礮臺陷。英法和議成。俄又援例於咸豐八年五月。另訂天津專約十二條。其重要之點。如除前定邊界陸路通商外。准由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海口通商。若他國再增添口岸。俄國一律照辦。又准俄國在各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并駐兵艦。自訂此約。而恰克圖陸路商約如故。海陸兩路皆獲大利。然俄之野心仍未已。

北京之條約。咸豐末年。英法同盟軍之陷北京也。俄使方以互換天津條約故。留居都城。乘機觀變。挾居間調停關說之德。厚索酬報。由是以咸豐十年十二月。再訂北京條約共十五款。其第一第二兩條。爲國界之關係至重大者。大約首條以東邊

言。謂烏蘇里河東屬俄國。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源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國。西屬中國。次條以西邊言。謂西界尙在未定。此後應自雍正六年所立沙濱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向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淖爾。南至浩罕邊地爲界。自斯以後。烏蘇里河以東地又悉入於俄。俄人遂於其地建阿穆爾州沿海州。經營海參崴軍港。而我東北邊防乃日亟。至於西界。經同治初年議定。并特穆圖爾亦畫置界外。統計我所失與俄所得之地。東西廣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及十餘緯度。一則損失甚鉅。一則如願相償。中俄邊事之驚動全球耳目者。蓋始於此。

第十節 葉名琛外交失誤之始末

粵民排外及名琛之政策。廣州紳民自三元里決戰後。與英人有積怨。乃合詞訴大府。請毋許英人入城。粵督耆英置不答。紳民遂自由起兵。復與官爲仇。英人執條約更譙讓耆英。耆英因謀內召。改以徐廣縉督粵。而以葉名琛爲巡撫。道光季年。英軍艦闖入粵河。申前約。大吏密召諸鄉兵禦之。衆志一心。呼聲洶洶動天地。英人懼。香港總督文翰乞改商約。毋入城。清廷大悅。封廣縉子名琛男。風示天下。咸豐二年。

廣緝移督湖廣。名琛坐遷總督。俄拜大學士。益自負。凡遇交涉事。輒嚴詞峻拒。或竟置不答。會英香港總督包冷。廣東領事巴夏禮。皆剛愎負氣。與名琛積不相能。日夜思搆。適東莞會匪圍廣州。官紳力戰。卻之名琛。格不上其功。兵練皆解體。悍民從賊者。或投英籍。與巴夏禮通謀。六年九月。有亞羅船者。自外海入粵河。桅張英旗。而所載皆華民。巡河武弁。遽登艇拔旗。械繫舟子。巴夏禮大恚。移文詰名琛。責以具狀謝罪。名琛怒。鋼舟中十三人於獄。顧絕不爲戰備。英艦遽攻黃浦礮臺。然巴夏禮尙請入城面議。名琛夙主持尊國體。慮旣見受辱。拒不許。請城外擇地爲會場。又不許。是年十月朔。英兵遂攻陷省城。以無後繼。兵旋退出。粵民見英軍起。爭起爲暴動。縱火焚英人洋樓。并連帶美法各商館。而十三家洋行亦同時被燬。於是巴夏禮一面與法美聯合。一面馳書政府。請增兵宣戰。而巨禍以起。

廣州之陷。落及名琛之被虜。名琛旣不屑講交鄰之道。與諸國聯絡。又不審諸國之虛實強弱。謀所以應之。徒狃前功。蓄矜氣。好大言。故終至於敗。咸豐七年九月。英使額爾金率軍艦抵香港。貽書名琛。請約期會議償款。重訂約章。名琛斥其狂悖。置

不復。法美領事亦移文責償損失。且願居中排解。復不聽。英法同盟軍。遂以是年十一月偪廣州。先是清廷密戒名琛當保持平和。毋信浮言。輕開釁。名琛夷然不以措意。至是事迫。省中大吏相率就名琛商戰守。名琛惑訖語。（名琛父志誥好扶乩）謂過十五日必無事。仍傲然不爲備。同盟軍竟以十二日遣六千人登陸。十三日據海珠礮臺併力攻城。十四日陷廣州。名琛倉皇走匿。英人括督署及藩庫財。劫將軍巡撫都統等。大索名琛。卒以二十二日得之。挾以登舟。被虜至加爾各答。（印度舊都府）以咸豐九年三月病死。嗟乎。以使相之尊。爲俘虜之賤。此歷史之污點。中國之奇辱也。清廷旋以侍郎黃宗漢代爲兩廣總督。

第十一節 英法之聯軍

天津換約之中變 英法兵旣得廣州。迫清廷改訂約章。酌給償金。增開商埠。相約在上海待命。旣而久不得答復。乃決議北行。英法美俄各軍陸續發上海。向天津。咸豐八年三月。齊集白河口。四月初。突入大沽口陷礮臺。乃命科爾沁王僧格林沁馳赴天津。京師戒嚴。英人雖踞礮臺。仍欲修好。俄美諸國。居間排解。因派桂良花沙納

赴天津議款。時英人要索多。文宗曲從其請。撫事粗定。桂良等約兩江總督何桂清至上海。會議善後策。四國軍艦已先期起碇去。適粵東練兵銜英人。懸賞欲購巴夏禮首。英人復藉端乞撤回黃宗漢。解散粵民團。桂良等亦一一曲從其請。事駸駸就緒矣。詎意僧格林沁至津。憤撫議之辦理過柔。咎海疆之先事無備。首劾直隸督臣譚廷襄罪。旋卽調馬隊購巨礮。經營防務甚備。咸豐九年夏。各國赴天津換約。告以大沽口設防。令改由北塘口進。英額爾金弟卜魯士不從。遽於五月二十四日駛入大沽。且狃於往歲之無備。開礮轟擊。清礮臺兵還擊。沈英數艦。殺登岸洋兵數百。領隊官亦傷股殞。僅餘一艘逸出。沿途測量旅順威海等各要口而去。清廷方動色相慶。謂外事當有轉機。乃未及一年而輦轂之變作。

聯軍入都之慘禍。天津開釁。羣知英必報復。乃清廷恃勝而驕。欲盡改八年原約。又不聽御史陳鴻翊編修郭嵩燾言。僧格林沁遽撤北塘之備。擬縱敵登岸擊之。十年六月。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兵卽由北塘登岸。始陷內港新河。繼陷大沽礮臺。尋據天津。擾及河西務。進薄張家灣。奉詔勤王之副都統勝保迎戰。不勝奔潰。僧格

林沁與大學士瑞麟防通州兩軍。皆退至京城外。文宗遂決意奔熱河。（直隸承德府）於八月八日啟行。鄭親王端華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皆從。命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淀。時撫議復起。怡親王載垣赴通州。與巴夏禮議不合。遽密令僧格林沁誘擒巴夏禮解京。論者謂是役也。始誤於僧格林沁之狃於小勝。不肯換約。以致英法之再來。中誤於僧格林沁之輕視強敵。撤北塘備。以致津沽之迭陷。終誤於僧格林沁之謬聽妄論。捕巴夏禮。以致海淀之被焚。僧王雖名藩上將。千載下有餘責焉。英人索巴夏禮。攻城甚急。時議論蜂起。或請召南兵入援。（謂曾國藩胡林翼軍）或欲往西秦遷鼎。正紛擾間。敵兵已攻海淀。破之。釋巴夏禮。遂縱火焚燒圓明園。三日夜不絕。盡掠園中所有珍物。且聲言攻禁城。旋以俄使調停。再訂和約。於八年原定外續增九條。償英銀一千二百萬。法約亦增十條。償銀六百萬。割九龍（香港對面）之半予英。增天津牛莊煙臺九江漢口潮州瓊州臺灣爲商埠。許西人傳教游歷內地。并互遣公使駐京城。時咸豐十年九月。而民國紀元前五十二年也。

第十二節 同治之中興

中興之原因 中國歷史上稱中興者首周宣王。次漢光武。次唐肅宗。若清同治朝皆異是。文宗以十一年七月崩於熱河。懿皇貴妃那拉氏子載淳嗣位。是爲穆宗。初號祺祥。改元同治。其時中國苦太平軍內亂。同治建元以後次第削平。然初非若周宣王之北伐獯豸。南征蠻荆。與外族爭衡者可比。光武平王莽之亂。肅宗平安史之亂。近似之已。肅宗之世回紇內擾。同治之代歐美東漸。尤相彷彿。然光武之後繼以明章。非若穆宗短祚。國步日微。肅宗雖寵張良娣而政由己出。又非若同治時之政出宮闈。甫親政而卽聞晏駕。然而卒能戡定大亂。蔚成中興之業者。非穆宗冲人之力。尤非太后女主之功也。蓋以當時羣才輩起。衆正盈廷。外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之戮力戎行。內有沈桂芬。李棠階等之效忠樞府。而探厥原本。尤賴恭親王奕訢。旣握議政大權。卽能選任漢族英賢。不蹈倚庇滿人之習慣。雖以大學士彭蘊章。御史穆緝香。阿輩之讒毀。曾國藩而迄毅然不爲動。外間傳其親暱姻戚文祥。殆苛論也。乃一則於同治四年有退出軍機之命。再則於十三年有革去親王之旨。雖旋

卽復職亦甚乖不施其親之義矣。

中興之現象 咸豐十一年八月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時穆宗已登極安慶卽於

是日克復當時皆以爲瑞雖曾國藩亦有新主登基氣象甚好軍事當有轉機之語。

其實日月五星交會皆有常度可以豫算而得斯何足爲瑞乎愚以爲中興之現象

除平定太平軍及靖捻亂以外如同治二年設同文館於京師以爲通各國文字之

本減蘇浙兩省糧額以廓清田賦偏重之弊五年於福建設船政廠派員赴外國游

歷六年又派員往有約各國辦理交涉以廣國際之經驗儲兵事之豫備七年德泰

以疏請修理園廷褫職十一年邊寶泉以劾李鴻章奏進瑞麥嘉獎十二年成祿以

糜餉爲左宗棠揭參逮問以杜臣工之容悅振軍國之紀綱凡若此者或爲從前未

有之政而不憚因時以創行或爲天下觀聽所繫而不吝從諫以防弊所裨於國務

主德者非淺鮮也若夫安徽定遠之陷終以翁心存故而曲庇其子同書不竟其獄

湖北尹隆河之戰反聽劉銘傳言而嚴責名將鮑超不當其罪他如倭仁之迂拘未

聞申飭官文之庸劣僅從薄譴以上種種猶未免有滿族貴族之見橫亙胸中畸輕

畸重之爲不愜人望云爾。

第十三節 太平軍之事及其餘衆

洪氏之起兵。嘉慶白蓮教亂雖平而徒黨日滋。道光五口通商約成而國威大損。由是兩原因。遂生出太平軍之事。洪秀全者。故廣東花縣人。襲白蓮教故智。與同邑馮雲山。撫拾基督教義。創立上帝教。廣西邊民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等附之。而推秀全爲長。秀全并親就美牧師羅巴爾特受教。道光二十七八年間。兩粵大饑。官吏撫綏不力。秀全等乃以三十年六月。乘機起事於金田。（平南藤縣間）建號太平天國。移檄遠近。有宜革編髮左衽之非。光復中華一統之語。時文宗新卽位。迭令林則徐。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烏蘭泰。賽尙阿等進勦。則徐星沅尋卒。向烏二軍齟齬不和。天爵復與向榮交惡。烏蘭泰雖擒洪大全而旋即戰歿。賽尙阿雖斬韋亞孫而軍無進步。迄被劾罷。秀全兵遂陷廣西全州。入湖南攻長沙。賴江忠源。篋衣渡之捷。斃馮雲山。兵勢稍壯。長沙援師大集。獲全。然洪軍卒渡洞庭。克岳州。破武漢。連下九江。安慶。蕪湖。遂據江寧都焉。當是時。向榮兵追躡其後。直至江寧城外。屯孝陵。

衛。是爲江南大營。琦善率師自河南抵揚州。是爲江北大營。南軍聲威遠出北軍上。而秀全兵鋒之銳。竟不爲少減。分兵由皖北入河南。徑由開封圍懷慶。不克。則自山西入直隸。於咸豐三年九月陷深州。距都城僅六百里。賴禁旅一戰大挫之。走天津。而洪兵復分下安徽江西。幸江忠源羅澤南堅守南昌。解圍去。江西獲暫安。而安徽自安慶再陷。廬州旋破。忠源赴水死。湖南總督吳文鎔亦爲巡撫崇綸所牽制。戰歿於黃州。武漢等處望風瓦解。滿目殘破。於時湘軍雖號成立。然甫出卽敗於靖港。曾國藩幾死。雖仗塔齊布等大捷湘潭。乘勝肅清湖南。略定湖北。北路僧格林沁勝保之兵。亦漸次平直隸山東。軍務駸駸似有起色。顧石達開陳玉成之驍將勁旅。悉萃贛皖間。江西外江而內湖。官軍旣孤懸其間。不得出。武昌已定而復陷。疆吏又坐視其鋒莫敢撓。咸豐五六年間。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皆陷。塔齊布羅澤南先後歿於軍。江南大營先以頓軍堅城分兵出援之故。覆於六年之夏。向榮憂憤發病卒。嗣後雖官文胡林翼再定武漢。楊岳斌李續賓會援江西。和春張國樑恢復瓜洲鎮江。以爲漸漸蕩平矣。而湘軍旋有三河之敗。續賓與六千人殉焉。迨湘軍於九年夏秋。

之際。肅清江西。進規安慶。又似稍稍得手矣。而江南大營。再以汎地太廣。兵單士驕之故。覆於十年之春。張國樑和春俱死。由是江省之常蘇松。浙省之杭嘉湖。相次失陷。大局瓦裂。殆不可爲。雖以曾國藩之偉望碩畫。亦苦於援閩援浙援皖。方針難定。應接不暇。蓋洪氏起兵之初。勢如破竹。有如此。

洪氏之覆亡。 洪兵熾盛之勢。既略如前述。然而卒歸失敗者。其原因殆甚複雜。約舉其要。(一)洪楊等皆起自田間。同心齊力。縱橫莫當。厥後楊韋石三酋猜忌屠戮。迭起內訌。而廣封駮豎。至數十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渙。(二)其初長江千里之地。兵食饒足。轉輸利便。厥後湖北江西。次第奪於官軍。枵腹荷戈。士有饑色。從事剽掠。愈失人心。(三)始託於基督教。冀與歐洲一氣。繼乃屠殺過當。慘無人道。西人惡之。致英法兵反爲敵用。洪兵既具此三端之敗徵。加以曾國藩之起也。初以客兵轉戰江皖等省。呼應不靈。迨咸豐之末。任兩江總督。事權歸一。志始得伸。江塔羅李諸英賢既相繼淪沒。苦少將材。及國藩力薦李鴻章任蘇事。左宗棠任浙事。曾國荃又以介弟縮兵符。而已得以專精壹志。發縱指揮。行軍以糧餉爲根本。籌餉以兩湖江西廣東爲要。

區。胡林翼撫湖北。沈葆楨撫江西。業有專款濟國藩師。而清廷更派與國藩同年之晏端書。謀餉粵東。相助爲理。故雖始困於祁門。旋即聞克復安慶。由是沿江各地。所至悉破。曾國荃兵遂合江寧之圍。又令左宗棠自衢州謀浙。李鴻章提淮軍。用英將戈登法將華爾等。自上海攻蘇常。規復東南。分道並舉。洪兵中陳玉成既被擒於皖北。石達開復遠颺於川南。諸洪闖冗。攬權用事。秀全昏惑。迷溺宗教。雖有二李（秀成世賢）之同時赴援。卒之均被官兵敗退。蘇常浙江各處。亦於同治元二三年相繼克復。清軍遂於三年六月十六日克江寧。搜殺三日夜。斃賊十餘萬。生擒李秀成洪仁達等。秀全先於五月服毒自裁。餘衆挾其子福瑱（或曰本名洪福橫列眞王二字於下以爲符號）走廣德。後爲席寶田所擒。戮於南昌市。金陵旣覆。洪兵之餘衆分竄各地。扶王陳德才先擾河南陝西湖北。曾與川匪藍大順合保盩厔。多隆阿雖攻下之而旋以傷卒。至是僧格林沁與湖北軍會勦。得才無巢可歸。無路再竄。服毒死。翼王石達開以文武兼資之才。困於內訌。倉皇出走。紛擾西南廣西貴州四川各省。至是自雲南將復入川省。渡金沙江。駱秉章檄官軍與土司會擒。獲之老鴉灘。

送成都被殺。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自江西入福建廣東。奔亡之際。互相猜貳。海洋刺殺世賢於鎮平。衆心漸解。左宗棠鮑超方耀合兵擊之。海洋中礮死。太平天國於是始亡。統計太平軍之始末。經歷凡十有五年。淪陷及十有六省。其所以卒底滅亡者。始則清軍向烏周等斷斷不和。而洪楊之徒大和。終則清軍會胡左李等大和。而洪韋石等不和。是故清軍得以乘之。左氏云。師克在和。孟子曰。不如人和。嗚呼。豈不然哉。

第十四節 捻兵之擾亂及苗沛霖

捻兵之起事。丁咸同之際。太平軍踞江以南爲都城。四出分擾之秋。而捻兵亦起於淮北。先是道光十二年。清廷有飭河南湖北等省會拏捻匪之諭。二十二年。程懋采又有江豫捻匪竄入皖境之奏。則捻之名詞實起於斯時。迨咸豐三年。潁州蒙城之雉河集。有蘇添福張洛行者。乘太平之亂。聚衆舉事。皖省蒙潁亳壽諸郡邑。風俗故强悍。重以當時軍費浩繁。徵餉頗急。由是相率爲亂。數百人或數千人。結一團體。號爲一捻。而推添福洛行爲之魁。四年。捻兵冒太平軍陷蒙潁二城。太平軍亦冒捻

兵。由亳州進軍。陷河南之永城夏邑。互爲聲援。其勢益熾。雖以僧格林沁名王所部。轉戰燕齊豫皖楚北數省。屢勝之師。然卒於同治四年。爲捻酋張總愚與太平軍將賴文光合兵圍攻。戰歿於山東之曹州。雖以曾國藩通侯碩輔。席新覆太平軍老巢之威勢。然卒之師老力疲。難收效果。至於自請銷爵解職。奏疏中且有捻兵出沒六省。凶很狡詐。不亞太平。願勿存輕視之心。博儲將才。訪求方略等語。蓋捻兵之性質。有似流寇。而馬隊之馳突。瞬息千里。其在當日。固赫然一勍敵也。

捻兵之銷滅

捻兵之初起也。袁甲三駐臨淮關剿之。殄戮甚衆。其後甲三爲欽差

大臣。會勝保兵解固始圍。亦甲三功最多。同治二年。僧格林沁英翰等復擒斬張洛行。其所以難遽蕩平者。捻黨團體最多。範圍極廣。此勦彼竄。飄忽無常。迨曾國藩定臨淮濟寧周家口徐州四鎮設兵之策。李鴻章等又議於運黃等河設防蹙之。辦捻事始漸有條理。時捻黨分東西二部。西捻入陝。以張洛行從子總愚爲首。東捻出入鄂豫山東江蘇。以任柱賴文光爲首。六年十月。劉銘傳兵迭破捻於濰縣。日照贛榆等處。捻黨潘貴升殺任柱以降。文光竄揚州。亦爲吳毓蘭所執。東捻平。而張總愚由

陝入晉。由晉入豫。復由豫入畿南。京師戒嚴。李鴻章左宗棠之師皆集。清廷復命恭親王奕訢欽差大臣都興阿督神機營兵會剿。既而總愚趨天津。由滄州南下。淮軍躡其後。直追至荏平。總愚投水死。由是西捻亦平。鴻章宗棠銘傳等各封賞有差。而曾國藩亦以後路籌餉功。加一雲騎尉世職。并於雒河集地方置渦陽縣以資控馭焉。

苗沛霖始末 與捻事相關係者。降人中有李兆受。練總則有苗沛霖。兆受與沛霖皆狡悍絕儕輩。兆受始爲捻酋。咸豐三年降於何桂珍。更名世忠。後戕桂珍而復叛。至八年再降於勝保。沛霖故壽州諸生。捻事起。爲團練長。其下呼爲苗先生。初附捻黨。繼亦降於勝保。而沛霖尤反覆叛亂。擁兵觀望持兩端。多歷年所然後掃滅。故詳敘之。沛霖之旣降也。以功洊擢至川北道。顧野心叵測。受太平國封號。動輒脅制官吏。仇殺居民。咸豐十一年夏。踞懷遠。攻壽州。并遣其黨苗景開等竄擾河南。欽差大臣袁甲三方奏請剿辦。而皖撫翁同書以失守定遠。逃往壽州。依附沛霖。旣殺徐立壯等以媚之。更力保沛霖之非叛。勝保復袒護沛霖。堅持撫議。與甲三相齟齬。時清

廷注重太平軍與捻兵。不暇討苗。且欲利用之以助攻捻黨。以故勢益張。雖畏楚軍之逼。暫行退出壽城。旋恃擒獻陳玉成功。詔免其罪。於是又勾結捻黨。戕官復叛。於同治二年七月復攻陷壽州。尋圍蒙城。再據懷遠。欲乘勢北趨。中外大震。會僧格林沁督驍將陳國瑞等馳援。破其數壘。至是年十一月。沛霖部下有曾爲陳玉成親兵者。爲玉成復仇。殺以獻。并生擒其黨苗景開等。餘衆悉降。苗亂始平。同時有宋憬詩者。亦以降捻隸勝保部下。旋復背叛。後亦卒被誅。

第十五節 回部兵端之起滅

西陲回亂之起源。西陲回亂。雖一平於乾隆間。再定於道光中張格爾之役。然餘機仍伏。至同治初。乘捻事方亟。回教之首領白彥虎起於新疆。其黨馬化龍等起於陝甘。土匪董福祥應之。滇匪藍大順等又自川入陝以助之。關內關外。同時騷動。西北諸省。囂然不靖。雖經多隆阿軍進剿。藍大順走死。穆圖善等堵擊。敗退藍二順犯西安之兵。而新疆回民金相印。迎浩罕酋阿古柏。圍喀什噶爾。遂次第攻奪南路八城。北路則妥得璘索煥章踞烏魯木齊。伊犁等九城亦先後陷。并陷肅州。而嘉峪關

復失守。兵氛且及於蘭州省會焉。

關內二省之肅清。同治七年。捻事既竣。清廷命左宗棠督湘軍至西安。議分南北兩路以進。南路則宗棠率郭寶昌魏光燾等。渡渭河。沿涇水。由甘肅涇州而至平涼。北路則劉松山金順張曜等。繞山西。渡黃河。而攻陝西北部之榆林綏德。降董福祥。直逼甘肅之寧夏。時回教徒悉萃於金積堡。（寧夏境內）以抗官軍。松山既捷於靈州。進攻馬五寨。中飛礮陣亡。宗棠令松山從子錦棠統其軍。卒破金積堡。遂平寧夏。誅甘回馬化隆父子。而其黨馬壽馬文祿。合陝回之餘衆。又踞西寧。河西大擾。十一年。宗棠督諸軍勦撫兼施。錦棠俘馬壽於大通。西寧克復。是年白彥虎由永安進據肅州。馬文祿走附之。九月。錦棠與金順宋慶張曜等。合攻肅州破之。馬文祿乞降。尋被誅。關內陝甘二省肅清。宗棠拜大學士。金順宋慶張曜等各敘賞有差。惟白彥虎卒逃出關外。

關外兩路之規復。白彥虎逃出關外。直趨至新疆哈密。金順張曜追之。不獲。光緒元年。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二年三月。駐軍肅州。四月。遣劉錦棠出關。

由巴里坤進圍古城。阿古柏遣兵來援。錦棠擊敗之。六月。遂收復烏魯木齊。（卽迪化府）三年春夏之交。錦棠攻哈密。土魯番闢展。三城皆下。阿古柏自殺。天山北路略定。時阿古柏子伯克胡里新立。思保南境而王。而人心不附。清軍乘之。於是年九月。悉復南路東四城。（喀刺沙爾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四年二月。又復南路西四城。（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俘阿古柏妻女及其幼子。并金相印。父子誅之。尋安集延布魯特並自俄境入犯。謀襲喀什噶爾。均爲錦棠擊走。新疆平。宗棠晉二等侯爵。錦棠封二等男爵。由是新疆遂建省會。置巡撫。獨立於甘肅省之外。

雲南回亂之平靖。方陝甘新疆西北回亂之亟也。西南雲南之回亦變。內結諸營將卒爲輿援。外聯黔西苗族爲策應。其著名渠魁駐大理者曰杜文秀。踞曲靖者曰馬聯陞。占省垣者曰馬得新。挾滇撫徐之銘爲傀儡。之銘亦恃以自固。總督潘鐸迫令解散。反爲所戕。新任巡撫賈洪詔。又與總督勞崇光意見相牴牾。嗣簡林鴻年撫滇。鴻年遷延不赴任。滇中回亂益熾。乃罷鴻年而任劉嶽昭爲巡撫。嶽昭與布政使

岑毓英督兵勦辦。毓英夙富於軍事知識。又稔馬如龍爲回中翹楚。厚結以恩義。如龍始感奮。時楚雄澂江各府縣多陷。嶽昭毓英以次收復。尋斬馬聯陞。以曲靖爲根據地。進勦黔西不靖之苗。又收曲靖附近各郡。迤西既定。進規迤東。總兵楊玉科等克大理。杜文秀自殺。未幾。迤南之順寧騰越思茅蒙自各地亦一律肅清。而貴州之興義新城等處。亦爲滇軍克復。蓋自回亂以來。蔓延凡十餘載。淪陷至五十三城。至是始見平靖云。

第十六節 肅順端華載垣之誅

咸豐末年肅順等之恣橫。肅順端華載垣三人俱清之宗室。載垣襲怡親王允祥之爵。端華襲鄭親王濟爾哈朗之爵。咸豐中均任宗人府宗令領侍衛內大臣諸要職。肅順爲端華同母弟。尤善迎合。由郎中驟遷至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三人盤結同干大政。軍機大臣拱手聽命。旣以科場事殺宰相柏蔭。又借鑄錢局事興大獄。戶部郎官多褫職逮問。京師自薦紳至商店。皆被株連破家。怨者次骨。道路以目。肅順爲人頗作威福。雖同列不敢呼其字。而不修行檢。喜狎優伶。往往劇場酒館。優伶輒

稱之曰遇亭。(肅順字)因導文宗溺情聲色。藉以爲固寵攬權計。英法聯軍入都。三人勸文宗幸熱河。及和議成。留京王大臣交章請還京。又爲三人所尼。屢下詔改行期。文宗自惑於聲色。病痰嗽。加以塞外苦寒。疾益增劇。至十一年七月。遂歿於行在。

咸豐崩後肅順等之專擅。文宗旣崩。穆宗載淳嗣位。年甫六歲。肅順端華載垣稱有遺詔。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同爲贊襄政務王大臣。改明年爲祺祥元年。不許恭親王等奔喪。會御史董元醇疏請太后垂簾。并派近支親藩輔政。太后將從其請。三人以無故事抗論力阻。時恭親王奕訢已至熱河。肅順阻之使不得見。奕訢卒設計得獨對。遂密謀誅肅順等。並召曹毓瑛擬旨。以備到京卽宣布。議定。奕訢回京。太后亦卽命肅順護送梓宮。端華載垣等扈從太后。先從間道入都。以隔離之。旣至京。急縛端華載垣於廷。捕肅順於途。繫之宗人府。越日。賜端華載垣死。誅肅順於市。景壽等五人分別革職遣戍。詔附三人之陳孚恩黃宗漢等並獲罪有差。於是大學士賈楨周祖培等。合疏請太后聽政。欽差大臣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而

垂簾之局乃大定。蓋肅順三人彰彰在人耳目之事。大略如此。近世乃有謂曾胡之柄用。肅順實與有力。而慈禧后意欲垂簾擅權。怒肅順諸人之沮格。因鍛鍊成獄以致之死地。嘻。殆非篤論歟。

第十七節 勝保何桂清之獄

勝保之獄。同治時代。各省疆吏及領兵大臣等。往往倚恃軍符。貪庸驕蹇。其植黨甚衆。盜名甚工。朝廷始亦或爲其所蒙蔽。迨罪狀昭著。卒以此敗。就其最重大者言之。滿員中莫若勝保。漢員中莫若何桂清。太平軍之據揚州也。勝保始以學士從琦善敗敵浦口。旋復揚州。用是驟簡爲欽差大臣。治直隸軍事。迭督攻天津獨流等地。太平軍敗竄。尋於咸豐八年三月。解太平軍捻兵合攻固始之圍。英法聯軍入都。首先率師勤王。以故寵眷最優。文宗崩於熱河。特允其叩謁梓宮。當時羨爲異數。詎意從此矜功恃寵。日卽驕淫。前以欽差大臣督辦皖軍。日久無功。徙而督治豫軍。又寡效果。嗣後命赴直隸山東。旋復折回安徽河南。均於奏牘粉飾鋪張。實則兵事苟且滅裂。而其養癰貽患之舉。尤在受苗沛霖之降。始終袒庇以釀成亂階。若夫失敗伏

辜之由。則因督辦陝西回匪。欺罔驕恣而屢被彈劾。先是勝保到陝後。每飾報捷音。廣納賄賂。妄保僉人。濫漁女色。清廷方以滿族優容之。且其部下多降衆不逞之徒。懼一旦改隸他將。必至生心反側。猶豫者久之。迨多隆阿入秦督師。威望足以懾衆。而英桂德興阿等。更劾其侵餉肥己。卞寶第丁紹周華祝三等。復參其擁兵玩寇。乃詔逮治籍沒。然給事中吳台壽尙謂其有功無罪。罪亦不至於死。而勝保亦嘵嘵申辯。祇認携妾赴營一款。及經僧格林沁查訪咨詢。情形屬實。遂於同治二年七月。賜令自盡。

●●●●●
何桂清之獄。桂清滇產。家世寒微。弱冠入翰林。循資入遷而至侍郎。督學江蘇。值太平軍之亂。屢上疏言兵事。文宗奇其才。擢浙江巡撫。時年未四十也。旋以大學士彭蘊章奏薦。洊升兩江總督。未幾。幫辦軍務。加宮保銜。桂清自是慷慨談兵。聲譽翔洽。與胡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張國樑和春既合江寧之圍。又多分兵出援他處。太平軍驍將李秀成糾合各路精銳。驟攻金陵大營。覆之。國樑和春俱死。桂清方以籌餉駐常州。擁兵自衛。坐視不救。反疏陳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及聞丹

陽陷。大驚懼。又拜疏言退守蘇州籌餉。紳耆數百人執香謁轅門乞留常。桂清怒。遽開槍斃其十九人。倉皇遁去。常州遂陷。至蘇。巡撫徐有壬嚴拒不納。疏劾其棄城喪師狀。有詔褫職逮問。桂清乃由常熟奔上海。屢以激團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爲名。其故吏蘇撫薛煥浙撫王有齡復力庇之。合疏請棄瑕錄用。嗣薛煥又請克復蘇州後再赴京。雖皆嚴旨不許。而桂清用是遷延兩稔。抗不就逮。會言路論劾不已。乃以同治元年夏逮入獄。刑曹郎余光倬故常人。司定讞。引律擬斬。詔廷臣會議。於是疏救桂清者十七人。而大學士祁騫藻爲之首。御史卞寶第疏駁之。大指謂從前余步雲青麀。先後在道咸朝。皆以失守封疆伏法。彼時祁騫藻爲軍機大臣。不聞有言。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天下快之。其時京曹李棠階亦密疏言平賊不可先庇逃帥。外吏曾國藩復疏稱疆吏當以城守爲大節。而貴州廩貢生黎庶昌伏闕上書。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彭蘊章始以力庇桂清斥出樞府。及再起條議時政。又忌曾國藩權重。慮尾大不掉。有識者哂之。竟與桂清同歲在籍歿。而余光倬爲桂清黨所嫉。卒撫他案劾罷之。終身廢不復用。

唐末衰亂。日本聘使始絕。內變旣作。馴至南北分裂。衆建羣侯。豪俊之魁。其迭起而操政柄者。則有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川氏豐臣氏德川氏。七八百年之間。東洋三島之國。國主高拱於上。強臣擅命於下。政治雜糅。莫可究詰。此其古代內政外交之歷史也。中國自元世祖誤任降將。黷武喪師。有明中葉。內治不修。奸民冒倭人旗幟。羣起沿海濱爲寇。遂使日本益蔑視中邦。一二梟桀者流。輒欲憑陵我藩服。侵軼我疆圉。中國防之。亦不少懈。由是兩國雖同在一洲。情意乖違。音問疏闊。清世雖屢經救護。日本瀕海遭風難民。資遣回國。而尺一之書。交聘之使。迄未通問。迨咸豐同治之時代。日本迫於歐美外患。廓然更張。廢羣藩。尊一主。斥霸府。聯邦交。慕效西法。罔遺餘力。富強之機。轉移頗捷。此其近世內政外交之狀況也。英法諸邦旣已締約。乃循例漸及於中國。

訂約之始末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始以同治八年遣使清廷。援西洋諸國例請結條約。安徽巡撫英翰密疏乞勿許。事遂寢。十年五月。日本使臣伊達宗城柳原前光復來議約。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議於天津。朝旨初謂日本近在東瀛。非泰西諸

國比擬母照凡有利益一體均霑例定約。繼日本使堅執不屈。而曾國藩亦謂東西洋各國宜一律待遇。不宜有所異同。致滋口實。九月中約遂成。訂修好條規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使臣旋呈進方物。并餽恭親王土儀。尋於十三年。派公使駐日本都。先是十一年間。琉球有商船風漂至臺灣。爲牡丹社生番所殺。琉球愬之日本。倩其代向中朝詰問。清廷答以生番化外民不任責。日本遂發兵至臺灣。征生番。爲琉球雪仇。然臺灣本中國版圖。琉球又久列藩屬。清廷至是始不能坐視。先約日本退兵。日將西鄉從道不聽。乃命沈葆楨爲欽使。辦治臺防。勢將決裂。賴英使威妥瑪調停其間。與日本專使大久保利通交涉。償軍費五十萬。令撤兵歸國。事始平。時同治十三年事也。是役也。清廷圖省事而反致多事。且大受損失云。

第二十節 天津教案及江寧暗殺

天津教案之起訖。自清廷許洋人在中國各地設堂傳教。列在約章。因是教案疊出。然未有若同治九年天津之案之禍之烈者。推原其故。就中國一方面言。始由愚民信迷拐幼孩之說。繼由匪徒挾簧鼓愚民之術。按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

用以製藥之說。不知起於何時。顧炎武郡國利病書。已有烹食小兒之語。則其由來已久。無怪信之者衆。然教中所崇奉者惟耶穌。而耶穌亦以仁慈爲宗旨。豈有殘酷至挖眼剖心。而歐洲各邦習不爲怪者。況彼中精於化學醫學者。亦謂無心眼入藥之理。則其謬妄殆無足辨。就洋人一方面言。西洋風氣。重視教務。俄之侵土耳其。法之割越南。皆以護教爲名。大抵教皇聽從教士。教士庇護教民。教民欺壓中國人民。一遇有事。每致激成釁端。煽動兵禍。始則仇生於民教。終則害中於國家。天津一案。初由該處有匪徒迷拐人口。津民疑外國教堂所爲。并傳有挖眼剖心等事。遂聚衆焚毀各國教堂。且毆死法領事豐大業。時曾國藩督直隸。方因病請假。朝命赴天津查辦。法使羅淑亞請以府縣官議抵。國藩不許。法調兵艦到津恫嚇。國藩憂懼。病增劇。乃命李鴻章帶兵馳駐近畿。又詔毛昶熙往天津襄助。嗣仍由國藩與法使議結。定滋事人民正法十五人。軍流二十一人。天津府縣張光藻劉傑皆遣戍。其事乃已。一時謗議紛起。咸咎國藩恇怯。然能保全和局。而原案外并無所讓。視後來辦教案者似終勝一籌。嗣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請修改傳教章程。其中如限華民入

教之數。禁教民。詆毀儒教。教堂聽華官查視。撤去女教士卹孤局。教士不得干預訟事。堂中所收嬰孩。悉報明地方官各條。均關切要。惜俱爲各使臣駁回。所以教案仍不免重疊發生。馴至於亡國。

江寧暗殺之風說。清季暗殺之案。如徐錫麟之刺殺恩銘。溫生才之刺殺孚琦。皆緣種族思想起見。而其風實起於張汶祥之刺殺馬新貽。特是案發生於清室中興之後。而所殺者又係漢族大員。爲小異耳。當天津教案之年之七月。江寧正屆庚午鄉試。蘇皖兩省士子雲集。新貽時爲兩江總督。赴箭道校閱。畢回署。河南人張汶祥突伺於門。刺傷脅肋。次日遂歿。朝旨初令將軍魁玉訊辦。繼又派張之萬會鞫。務究出主使之入。而汶祥堅不吐實。事延多日。因又命尙書鄭敦謹赴江寧。會同曾國藩再行研究。亦無確供。惟稱因新貽任浙江巡撫。戮伊徒黨甚衆。又因汶祥妻羅氏。前爲吳炳燮誘逃。控訴未允審理。復因汶祥在新市鎮私開小押。新貽出示禁止。種種積怨。乘間刺害云云。遂援照大逆例寸磔汶祥於市。其子張長幅并坐斬。而優卹新貽。且予諡端敏。當時外間風說。頗謂新貽微時。與汶祥故爲貧賤交。夥黨實繁。有徒。

及貴。不相收恤。或有詣江寧干謁者。新貽始署其人爲督轅親兵。徐坐以他罪誅之。而陰納其妻。汶祥憤焉。故有是事。讞獄諸臣以有關國體故。諱其事。不據以定罪。審是則汶祥之爲人。殊有豪俠之風。而滿清宦途之腐敗惡劣。其中興之世已如此矣。

第五章 改革及滅亡時期

第一節 光緒入繼

同治帝之崩。滿清末運。文宗不中壽而遽崩。穆宗甫親政而卽逝。以致冲主頻仍。女后專政。覆亡根本。蓋在於斯。初。穆宗於同治十二年親政。加上兩宮太后徽號。覲見各國駐京公使。天下方引領望治。顧帝好微行。恭親王之子貝勒載澂。往往導爲治游。浸至成疾。自十月間。卽命軍機大臣李鴻藻代批答章奏。十一月。帝出痘。復詔中外章疏。呈請太后批覽裁定。尋痘少愈。已有詔崇上太后徽號。進封內廷妃嬪。覃恩在京大臣矣。乃以起居不慎。疾更大漸。遂於十二月初五日。崩於養心殿東暖閣。光緒帝之立。穆宗中興之主。其崩也。禮應爲立後。而當時顧不然者。是有三原因。

慈安太后性謙謹。又以穆宗非所出。故雖同號爲垂簾聽政。而事皆慈禧太后主之。慈禧太后以爲苟爲穆宗立後。則己當爲太皇太后。尊而不親。此其原因之一也。醇親王奕譞之福晉。（滿洲語謂王妃）故爲慈禧太后之妹。實生光緒帝載湉。因徇私親而獲立。此其原因之二也。光緒帝之立。年齡甫四歲。慈禧太后利用其冲幼。可以遂己攬權之欲望。此其原因之三也。故於穆宗之崩也。始則密詔大臣定議。然後宣布發喪。繼則命李鴻章駐兵京師。以防他變。於是改明年爲光緒元年。仍奉兩宮太后垂簾。是爲德宗。

孝哲后之死。同治后姓阿魯特氏。爲賽尙阿之子崇綺之女。賽尙阿前勦太平軍無功逮問。然以滿洲貴族故祇罷職不殺。崇綺旋於同治四年乙丑。賜一甲第一名進士。故事滿人無列鼎甲者。蓋太后特破格有是舉。尋於十一年大婚。冊立其女爲皇后。已而姑婦之間失歡。穆宗之崩也。雖錫號爲嘉順皇后。而慈禧太后訓責之甚厲。后本慟極。誓以身殉。又念太后立光緒帝詔書。雖有俟嗣皇帝生子。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之語。料亦徒託空言。愈益增憤。遂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崩。距穆宗之崩

未百日也。謚曰孝哲毅皇后。光緒五年三月。與穆宗並葬惠陵。葬後逾月。主事吳可讀上疏自殺。疏內大旨略謂將來大統。未奉明文必歸承繼之子。請太后再明白降諭。嗣經廷議。將來繼大統者卽爲穆宗嗣子。於是錄會議摺旨存毓慶宮。而予吳可讀卹典。

第二節 伊犁改約

崇厚之初約 清中葉以後。滿員多不諳邊事。而清廷之於邊事。偏喜用滿人。故其對於中俄之邊界也。一誤而東邊之地。盡失於奕山。再誤而西邊之事。又幾壞於崇厚。初。左宗棠之復新疆也。惟伊犁爲俄人所據。藉口於俄商之被害。不肯交出。宗棠急告政府。乃於光緒五年五月。命崇厚充使俄大臣。旋又命爲全權大臣。崇厚至俄。議收還伊犁事。俄雖許以伊犁歸還。而於西界南界各割地數百里。跨天山以隔南八城。有礙回疆全局非淺。又迫開口岸多處。類損失華商生計。其他攘奪權利處尤多。崇厚率許之。與立約十八條。定議畫押。事聞。朝野駭異。廷臣交章論劾。因召崇厚還。褫職逮問。定以斬罪。而別簡大理寺少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使俄商改條約。

曾紀澤之爭議。紀澤既行。疏稱崇厚問擬死罪。有關俄邦顏面。而郭嵩燾亦以爲言。於是始命暫行監禁。繼詔免罪釋放。時俄聲言將派艦隊東來。左宗棠劉錦棠金順防西陲。曾國荃防遼東。皆謹修戰備以待之。而鮑超亦奉命募兵駐防津海。紀澤抵俄。俄人初以崇厚係頭等全權大臣。而紀澤僅二等公使。拒不與議。既而又欲遣員至北京議約。駐京俄使亦以去留相要挾。嗣經紀澤反覆辨論。往返磋商。困難百端。始行定議。計改前約者七端。(一)歸伊犁南境地。(二)喀什噶爾不據崇厚所定之界。(三)塔爾巴哈台照崇厚明誼所定兩界間酌定。(四)嘉峪關通商仿天津辦理。刪去西安漢中漢口字樣。(五)廢去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專條。(六)僅於吐魯番添設領事。(七)天山南北路貿易事。改均不納稅爲暫不納稅。此外出償金九百萬盧布。(俄幣名)而伊犁事乃結。是時中外匈僉議主戰。賴英人戈登力勸。朝議始漸就和平。紀澤旋奏此次俄人怵於俄土戰後。財殫力竭。不欲再啟釁端。故得從容商改。若議者謂強國成約。尙可遣使更改。執此以例其餘。他日交涉必有承其弊者。然伊犁雖還。而伊犁河可通航路之大部分。仍悉爲俄有。若中亞西亞一帶。更不必論矣。

第三節 法越兵事

兵事之緣起。光緒紀元之初。內苦於河南山西之奇災大旱。外迫於英人馬嘉理之被戕於滇。致起交涉。迨烟臺條約成。而六七年之際。伊犁又有違言。迨伊犁邊事竣。而九十年之間。法越復肇兵釁。肇釁之由。非止一日。亦非止一端。其始由嘉慶中新舊阮爭國。越南假法兵以滅新阮。許給酬金。僅付其半。此一端也。其繼因咸豐中越南殺害教民。與法構兵。後立和約。割南圻之嘉定邊和定祥。名爲外三省以畀法。同治之末。又開兵衅。再訂和約。復割永隆安江河仙。名爲內三省以畀法。自是南圻全爲法踞。改嘉定爲西貢。法儼視越南爲保護國。而中朝尙未之知。此又一端也。光緒七八年間。法人欲實行紅河（卽富良江）通商。太平軍餘黨劉永福。久在越南。號黑旗兵。越王授以三宣（宣光興化山西）提督。聽其自行收稅贍軍。法人藉口有礙商務。率兵迭陷河內南定河陽。永福與戰。屢捷。適越南王阮福時歿。國中多故。嗣子幼弱。乃乞援清廷。而兵事以起。

和戰之紛議。清廷聞越南警耗。朝命迭下。始命彭玉麟往廣東辦理海防。並命唐

炯駐山西。(越南地名)徐延旭駐北寧。相機援助。又命李鴻章赴上海。與法使脫利古交涉。法以越南爲自主國。中國不能干涉拒之。鴻章遂返天津。又使曾紀澤與法外部辯論。均無成議。法兵突陷北寧山西。延旭炯俱革職逮問。劉永福兵亦多潰敗。越南臣民望風歸順。事勢益亟。會稅務司德璀璘力任調停。乃授鴻章全權大臣。與法使福祿諾議訂五款。大略謂不侵犯中國。撤還北圻防營。不索償金。不礙國體等語。并詔兩江總督曾國荃往滬會議。無何。法以巡邊爲名。遽犯諒山。法提督孤拔復率兵艦來福州馬尾。要索兵費。和議破。復開戰。法之水師攻陷基隆礮臺。闖入馬江。擊沈揚武等軍艦七艘。燬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礮臺。船政大臣何如璋。會辦海疆欽差張佩綸。皆遁走。其陸軍又攻陷諒山。提督楊玉科等陣亡。遂進攻鎮南關。廣西大震。佩綸素以敢諫鳴。尤好言兵事。至是乃身敗名裂。爲天下笑。

法越之結果。越事之初起也。清之名將勁兵未集。所用者如唐徐何張。皆輕躁無經驗之徒。以故屢戰屢蹶。及其繼也。劉銘傳潘鼎新蘇元春馮子材等諸宿將雄師雲集。軍事乃稍稍有轉機。自光緒十年五月。銘傳以巡撫督辦臺灣軍務。嗣是卻滬

尾之攻。解臺灣之圍。基隆法軍之上陸也。銘傳率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鄧長安四提督嚴拒之。法人卒不能得志。後乃徑赴雲南。會同馮子材蘇元春王孝祺之軍。戰於鎮南關。攻克文淵州。屢敗法兵。遂復諒山。鼎新前在諒山。亦復時有捷奏。是時法人既懾於諸軍諒山之威。復窘於驍將孤拔之死。又以國內新爲德意志所殘破。萬難持久。暴師於外。使中國以堅忍主義對待之。越南之主權必可恢復。乃遽於十一年春。許停戰議和。四月。李鴻章與法使巴特納。在天津訂越南新約十款成。法政府雖不索兵費。而中國對於越南。從此遂喪失主權。無怪乎馮子材等之發憤上疏也。子材嘆喑名將。前總兵李揚才叛踞越南之亂。亦子材出關討平之。

第四節 外藩之喪失

越南緬甸暹羅之喪失。緬甸以乾隆時入貢。受清封冊。後伐暹羅敗歸。其屬部亞勒根人叛。緬王討之。逃奔印度。緬甸兵逐之。侵入孟加拉。於是與英起交涉。卒割地畀英以和。自是緬甸怨英。虐待居留英人。屢有兵事。疆境日蹙。迨法既攘越南。英亦取緬甸爲印度屬地。清政府與交涉。英人許代其貢。議定滇緬商務界務。會英人扼

暹羅湄公河上流通雲南。法人以湄公河東地曾屬越南爲口實。迫暹羅割讓。暹羅許之。英恐其妨害緬甸雲南之交通。因與法人約指定湄公河上流約五十英里爲中立地。兩國俱不得侵佔。暹羅以英法交爭得幸存。然自是純採用西法。取開放主義。與泰東西諸國通商立約。不入貢中國。蓋在光緒初葉。始棄越南。旋喪緬甸。終又失去暹羅。中國南洋諸藩盡已。

琉球之滅亡。臺灣生番之役。雖經清廷給洋撫卹寢事。然自是日本意中。已陰攘琉球爲己有。迨光緒三年三月。日本遂滅琉球。以其王尙泰歸。夷其地爲沖繩縣。沖繩者。中山之轉音也。琉球羣島。舊分山南山北中山三部。明初。中山王統一琉球。朝貢中國。清世尤稱恭順。每易一王。必表貢乞冊封。道光中。嘗以冊封琉球賦試翰林。乃竟忽焉不祀。歷經辨論。迄無效果。不惟名義上爲國恥。抑且邊防上藩籬盡撤。日人浸寢乎有覬覦臺灣之志矣。琉球王尙泰尋卒於日本。

第五節 太后之屢次垂簾

同治初之垂簾 自古世歷史上母后垂簾。本非美舉。而考清代家法。世祖聖祖兩

朝均在幼冲卽位。或以攝政王多爾袞當國。或以鼇拜等四大臣輔政。亦無所謂垂簾故事。徒以文宗之歿。肅順諸臣思欲攘權。中外不服。遂爾激成斯舉。然同治初年所以蔚成中興之業者。則因恭親王奕訢主持於上。王之外舅文祥尤喜汲引漢人。用能致沈桂芬李棠階輩。衆正盈廷。曾國藩左宗棠等。羣賢奏績。而慈禧后之有所戢而不敢肆。其間更有兩原因焉。一則格於嫡后之在上。慈安后咸豐初卽正位中宮。文宗好游宴。嘗婉言規諫。維時慈禧尙列嬪御。及後兩宮並尊。慈安雖務謙讓。韜晦。慈禧終存投鼠忌器之見。稍有所憚。一則懾於疆吏之執法。同治中世。內監安得海稍稍用事。恭邸爲所中。撤去議政權。八年秋。出都道山東。勢張甚。巡撫丁寶楨具疏奏。旋飭東昌府程繩武總兵王正起追而擒之於泰安。誅於市。天下交口稱頌。曾國藩李鴻章尤歎異焉。太后尋於十二年穆宗大婚禮成後歸政。

光緒初之垂簾。穆宗崩。德宗立。年甫四齡。兩宮太后垂簾如故。七年三月。慈安后崩。諡曰孝貞。於是慈禧后得獨擅朝權。賄賂公行。吏治益壞。爲雲南報銷一案。政府諸臣。周瑞清任包攬關說於先。景廉王文韶受賂遺鉅萬於繼。他可類推。而其關係

綦重者。莫若罷恭王用醇王與夫寵任李蓮英修治頤和園三事。恭親王奕訢自英法聯軍入都一役後。於內政外交上頗有經驗。中興之治半賴贊襄而成。乃遽以法越事急。爲言路所攻。開去一切差使。若醇親王奕譞生長深宮。於政治軍事上毫無知識。太后徒以庇私親故。旣命樞臣遇有緊要事件。會同商辦。復詔總理海軍事務。已屬可哂。若宦寺干政。家法甚嚴。安得海事。前車未遠。乃奕譞巡閱北洋。太后派寵奄李蓮英隨往。御史朱一新諫疏中。有深宮或別有不得已苦衷等語。中其所忌。遂致鐫級。至園工於同治年代曾經詔停。光緒以來。內苦奇災。外多邊釁。尤非當務之急。顧汲汲焉重修清漪園改名頤和園。於十四年四月駐蹕游幸。噫嘻。中興之業衰矣。太后之志荒矣。說者謂罷恭邸用醇邸者。所以爲寵任李蓮英地也。寵任李蓮英者。所以爲娛幸頤和園計也。相因而及。情事昭然。未幾。德宗於十五年春大婚後親政。明年十一月。醇親王奕譞以病死。

太后第三次之臨朝。前兩次之垂簾。以主少故。猶可言也。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後之復行訓政。尤有可駭詫者。先是德宗積失歡於太后。帝所寵珍妃瑾妃。均降爲

貴人。並二妃之師文廷式。亦由翰林侍讀學士褫職不敘。未幾。又疏斥帝師翁同龢。以孤帝黨。及戊戌政變後。太后稱帝有疾。幽之瀛臺。復臨朝。詔罷諸新政。一反帝所爲。旋擬廢帝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康梁等在海外聞之。聯合華僑。立保皇會。發電與清政府力爭。疆臣劉坤一張之洞等。俱密疏抗議。各國亦皆不允。太后不得已。乃祇立溥儀爲大阿哥。（滿洲語太子也）以後穆宗。自是太后遂萌排外之意。命載漪掌虎神營。遣剛毅往蘇粵等處搜括軍餉。而義和團之事以起。聯軍入京。出奔時。納珍妃於井而行。其殘忍如此。事平還京。雖迫於公論。撤去溥儀大阿哥名號。然自是又改用媚外主義。時召各國公使夫人游宴內廷。更選外國女畫師。以西法圖繪影像。雖老不去膏沐。尊己若神仙。莅朝令帝旁坐。視之若木偶。專擅荒惑。以迄於終。

第六節 甲午戰爭及各國之租軍港

●●●●●●
中日之役 朝鮮自古爲中國藩屬。日本既縣琉球。遂窺朝鮮。以獨立自主誘之。英美諸國亦相繼與朝鮮訂約。會朝鮮有王本生父大院君李昰之內亂。焚及日本使

館。清政府遣兵平之。日本亦派兵駐漢城。（朝鮮都城）時朝鮮政界分兩黨。閔泳翊等爲事大黨。主親中。金玉均等爲獨立黨。主親日。光緒十年。獨立黨攻事大黨。日本出兵助之。時袁世凱駐朝鮮。擊敗獨立黨。李鴻章尋與日本使伊藤博文訂約於天津。兩國各撤駐兵。然其間有一貽誤之點。約中謂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預先互相知照。則似朝鮮爲兩國保護。而非中朝藩屬矣。所以二十年朝鮮有東學黨之亂。方乞援於清。日本已先派軍往。清廷命葉志超率陸軍赴牙山。日本以共革朝鮮內政爲辭。且派兵入朝鮮王宮。清政府嚴拒之不從。遂爲戰備。斯時又有一貽誤之點。則以北洋海軍雖經營有年。而葉志超丁汝昌等諸將弁。率外強中怯。不堪任戰事故也。所以開戰以後。陸師一敗於牙山。再敗於平壤。左寶貴殞。葉志超衛汝貴皆走。而丁汝昌水師亦敗績於大東溝外。日兵渡鴨綠江。入奉天境。連陷九連鳳凰大連灣旅順口海城復州蓋平營口各地。龔照璣則棄旅順船塢雜亂軍中遁。日軍復自旅順渡海。入山東境。陷榮城文登劉公島威海衛。并分遣艦隊陷澎湖。逼臺灣。汝昌仰藥死。志超汝貴照璣均逮問。清軍艦隊沈者沈。擄者擄。全數皆盡。中外大震。

英人見俄既租旅大。亦援利益均沾之例。租威海衛以抵制之。租期略如旅大。法亦效德之故智。突據廣州灣。迫清廷訂租借約。以九十九年爲還期。英又以法人既得廣州灣。南方勢力。將爲法占。復索租香港對岸地。廣其舊九龍界之範圍。租期亦如廣州灣。此皆光緒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間事也。未幾。意大利亦乘機要索浙江之三門灣。清政府拒之。遂將直隸之秦皇島。江蘇之吳淞。福建之三都澳等處。自關爲商埠。以杜各國之覬覦。嗣後葡國又有澳門展界之求。日本又有間島大東沙島爭議之起。雖其事均由清政府磋磨駁阻。然自是吾國緊要之軍港。已爲各國占踞。殆盡。藩籬盡撤。敵在門庭。手足悉痿。疾攻心腹。療之禦之。不綦難乎。

第七節 戊戌政變及唐才常之起事

戊戌新政之推翻。中日戰後。清室政治之腐敗悉披露。時主事康有爲。屢上書勸帝行新政。德宗信任之。先後擢用其徒梁啟超及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參預新政。自光緒二十四年四月間。有旨決定國是。嗣是自五月至七月。督責中外大臣實行新政之詔書數十下。大端如廢科舉。興學校。汰冗員。廣言路。廢祀典不載之寺

廟。以除迷信。裁老弱無用之額兵。以節糜費。朝野引領望治。然太后雖已歸政。而大權仍多掣肘。漢滿朝臣之反對新法者。復日短帝於太后前。於是宮庭間嫌隙起。變故生。是年八月初。驟從頤和園還宮。稱帝有疾幽禁之。復臨朝親政。誣新黨謀圍頤和園。收楊林譚劉及楊深秀康廣仁等六人殺之。有爲啟超走海外獲免。一時與新黨有連者皆得罪。前所頒布新政。無論是非。一律停罷復舊。緣是變法半載之成績。全歸銷滅。而清廷之政治。仍墮於黑暗世界。

唐才常事之始末。康有爲之走海外也。憤慈禧后專政。德宗僅守虛位。且廢立之風說傳播。深爲帝危。乃結同志立保皇會。令湖南志士唐才常。在上海設中國協會。遂舉容閔任外交。沈克誠任內政。狄平任財政。又於湘鄂一帶。分地設官。漢口曰寶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制賢公。荊州曰集賢公。岳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廣發富有票。聯絡各省營兵及會黨。故其時會黨中重要人物。如李和生馬福益徐寶山輩。均通聲氣。李雲彪楊鴻鈞且自香港遄歸。以號令長江上下游。爲之策應。布置既定。乃分三軍。湖北爲中軍。安徽爲前軍。湖南爲後軍。唐才常任各軍總統。訂期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漢同時舉事。預約新隄蒲圻之軍。在湖北者。迅爲接應。岳州長沙之軍。在湖南者。遙爲聲援。會事機不密。爲鄂督張之洞所知。於舉事前二日。捕才常等二十餘人於漢口。湘撫俞廉三亦訪獲才常之弟才中於瀏陽。先後見殺。湖南之黨人。多爲廉三所捕斬。其先起兵於安徽之大通。湖北之新隄者。亦均敗死。一腔熱血。徒灑荒墟。然而宇內志士。改革主義不成。轉而從事於破壞主義者。由此始已。

第八節 義和團之亂及中俄密約

義和團之禍。嗚呼。揭清廷之內幕。而爲國恥者。莫若中日之戰。重人民之負擔。而有亡徵者。尤莫若義和團之禍。義和團者。白蓮教之支流。初起於山東。以仇教爲名。光緒二十五年。殺英教士卜克斯。時毓賢撫山東。有詔撤任。而以袁世凱代之。一意主勦。東境以安。餘黨竄入直隸。毓賢方欲立奇功自贖。遽貽書朝貴。謂義和團皆義民。有神術。可利用之以排外。滿族親貴載漪剛毅等信焉。漢大臣徐桐趙舒翹輩和之。白諸太后。太后以廢立事爲外人所持。意望甚。因授意令招致京師。王公貴人爭

習其術。禍遂一發莫遏。至二十六年四月間。焚教堂。戕教士。毀鐵路電綫。凡物之涉洋式者悉被毀。人之通洋語用洋貨者悉被殺。是時董福祥李秉衡皆帶兵入都。亂兵與亂民合勢。禍益烈。日本書記杉山彬。德公使克林德。先後及難。亂徒急攻使館。以牆堅不能下。朝臣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等。均以力爭冤死。清政府猶詔促各省仇外。幸南省諸大吏皆抗不奉詔。惟晉撫毓賢竟虐殺教士多人。故山西尤糜爛。時各國公使。已告急於其本國。英俄德法美日奧意。遂聯軍攻大沽。陷之。進攻天津。羅榮光聶士成戰歿。乘勝長驅入京。七月十九日。太后倉卒挈帝奔太原。越日都城陷。聯軍推德將瓦德西爲統帥。居儀鸞殿。各國畫界佔守。四出勦捕。義和團遽星散。李秉衡徐桐崇綺均自殺。剛毅發病死。太后旋奔西安。途次。命奕劻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各國索懲罪魁。鴻章再四辨護。迄不允。乃殺載勛毓賢啟秀英年趙舒翹徐承煜。奪載漪載瀾爵。監禁新疆。褫董福祥職。議訂和約十二款。約垂成。鴻章卒。以王文韶代之。二十七年。約成。各國退兵駐天津。賠各國兵費銀四百五十兆兩。派親王大臣分赴德日兩國謝罪。許各國駐兵京城保護使館。毀大沽礮台。

及天津城。是爲辛丑和約。是役也。上則太后因妨礙廢立之故而蓄怨。中則滿臣以信從邪教之故而階亂。而負擔鉅大之償款者。乃係在下之國民。噫。何其不平之甚也。是年十一月。太后及帝還京師。

中俄之密約。義和團之一役。俄兵始佔齊齊哈爾。黑龍江將軍壽山死之。未幾。俄人次第踞吉林。破營口。奪遼陽。入奉天。東三省之地遂全失。因以釀成日俄之戰。推原禍始。實由於李鴻章之與訂密約。先是中日戰後。張之洞首倡聯俄之議。迨李鴻章與日議和。俄使喀希尼允協助中國。而索鐵路軍事上利益爲報酬。鴻章許之。於是俄人有聯合德法脅日本還遼東之舉。旣而德宗聞之。大怒。召鴻章入閣居閒地。喀希尼知鴻章爲帝所嫉。后所庇也。密賄通內監以游說太后。太后意移。光緒二十二年。遣鴻章賀俄皇加冕。因祕密訂約歸。帝意頗不謂然。奈爲太后所迫。遂於是年八月。定約十二條。悉批准。約文略謂俄於東三省。有建築鐵路開礦權。并許借膠州海灣與俄軍。而俄國對於旅順大連灣等處。兼有保護權。蓋鴻章新敗於日本。復爲日人所刺傷。旣羞且憤。俄人陰窺其意。而甘言以誘之。鴻章墮其術中。冀雪前忿而

杜後患而不悟引狼入室。養虎自噬也。是則鴻章誤國之咎。雖百世不可滅者已。自有此約。而各國租借軍港之事起。自有此約。而礦路兩端。遂爲外交上惟一之問題。亦自有此約。然後義和團之役。俄得藉口於許其駐兵保路。因遂其佔踞滿洲之私計。而日俄之戰事以開。黃河九曲。濫觴昆侖。所謂合三十六州鐵鑄一大錯者。殆惟中俄密約當之歟。殆惟鴻章一人職之歟。

第九節 日俄之戰及朝鮮滅亡

日俄之衝突。俄之迫日本還遼也。日人恚之。思所以報。與英締結同盟條約。以爲援助。俄人聞之。亦與法國同盟。以爲抵制。美則勸清廷開放東三省。許各國通商。杜俄日覬覦。俄人百計阻之。促清政府速訂新約。清廷依違其間。未之許也。是時有兩大問題起。(一)日俄中國之問題。義和團之亂。俄兵據東三省。迨各國聯軍既撤。俄人獨延不退兵。日本迫清政府責俄。俄人夷然自若。(二)日俄朝鮮之問題。初。日政府與駐日俄使直接協商。俄許日擴張勢力於朝鮮。然朝鮮人頗惡日而親俄。日人危之。復與俄協商兩國經營朝鮮之政策。遷延未決。俄人忽據朝鮮之龍巖浦。以此兩大

原因。日本乃出先發制人之計。突攻俄艦於仁川。（卽濟物浦）兩國遂宣戰。時俄之海軍。厚集於旅順。而分駐於海參崴。陸軍則厚集於奉天。而分布於朝鮮之北境。既開戰。旅順及海參崴艦隊。均受重創。日本遂封閉旅順口。陸軍於奉天大孤山上。自金州絕其後路。圍攻一年。旅順卒陷。俄復調波羅的海艦隊東援。日本邀擊之於朝鮮海峽。又盡殲之。自日俄戰事起。各國宣告中立。清廷始以遼西爲中立地。命馬玉崑率兵駐守。尋俄駐兵新民廳。清政府詰俄公使。則以未撤兵之地不得爲中立藉口。清政府不能禁。惟嚴扼錦州一帶。餘則盡入戰線內。損失不可勝計。奉天南部尤甚。迨戰事告終。美國出而調停。俄以所得奉天省權利。及東清鐵路之南半。旅順大連灣之租借權。讓與日本。兩國在東三省之戍兵各撤回。此一役也。始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訖於三十一年八月。其結果。東三省之主權。名義上雖歸於中國。然從此長春以南。爲日本勢力之範圍。長春以北。仍爲俄國勢力之範圍。名存實亡。虛有其表。而日俄兩國之協謀。仍未有已。

朝鮮之滅亡。中日戰後。朝鮮獨立。改號大韓。脫離中國。中國始遣使駐韓京。繼撤

回改置總領事。迨日俄戰後。日本以伊藤博文爲朝鮮統監。日人已駭視朝鮮爲掌握中物。其所以未卽舉動者。以與俄人協商未定故也。會光緒三十三年。朝鮮適有兩事。授日本以口實。(一)朝鮮人安重根。狙擊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二)朝鮮以和蘭國海牙將開第二次萬國平和會。密議派使求該會之援助。欲破除日本羈縛。而其事旋洩。以此兩事。日人愈有滅此朝食之志。適於其明年。日俄協約成。日本得專力經營南滿及朝鮮。俄人不加干涉。俄國得專力經營北滿及蒙古。日本不加干涉。協約既定。是年七月。日本遂滅朝鮮。蓋自朝鮮旣滅。而中國之藩屏盡矣。不惟是也。此後於日則有安奉築路之爭執。(安東達奉天之鐵路)於英則有印藏改約之糾葛。及片馬(緬甸旁近本土司地)勘界之謬誤。弱國與強國交涉。殆無有不失敗者。

第十節 復詔變法及操練新軍

●復詔變法 康梁之變法也。太后不以爲然。激成戊戌政變之舉。而悍然改爲仇外之宗旨。及仇外無效。及釀成庚子義和團聯軍之禍。緣是太后自西安還。仍不得不

幡然從變法之主義。自光緒二十六年下詔變法後。一時政策所布。在二十七年。則有設立督辦政務處。復開經濟特科。刪減例文。裁汰書吏。停止捐納。改徵折色。滿漢通婚等事。二十八年。則有裁撤東河總督。歸併翰林院詹事府。開館編纂新律等事。二十九年。則有訂商律設商部等事。三十年。則有裁粵海海關監督。及雲南湖北巡撫等事。三十一年。則有刪除凌遲梟首戮尸三項重刑。裁廣東巡撫。設學部巡警部及考察政治館等事。三十二年。則有頒行破產律。改政務處爲會議政務處。改軍機章京爲實官。設京師內外城總廳等事。三十三年。則有改盛京將軍爲東三省總督。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改按察使爲提法使。增設巡警勸業道。改考察政治館爲憲政編查館。歸併會議政務處於內閣等事。若其對於育才興學也。則鄉會試改試策論。及停止武科。籌建武備學堂。改各省書院爲學堂。選派學生出洋肄業。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自二十七年始也。派汪大燮爲日本游學生監督。翰林中書皆令入京師大學堂肄業。自二十八年始也。頒布學堂章程。命孫家鼐充學務大臣。自二十九年始也。考試出洋學生。賜舉人進士有差。停止鄉會歲科各試。自三十一年

始也。宣示教育宗旨。各省設提學司。自三十二年始也。顧其變法也。類枝枝節節爲之。不從根本上注意。又往往改其形式。不改其精神。故連歲紛更而迄無效果。至於江淮分省之忽行忽罷。江淮巡撫之忽置忽廢。則尤屬無意識之至者。

操練新軍。自川楚白蓮教之亂。人知綠營不足恃。而鄉兵起。自太平軍捻兵之亂。湘淮子弟多從戎。而勇營興。自同治之季。勇營已漸成暮氣。嗣一敗於法越之役。再敗於中日之役。甚而至於法越戰後。蘇元春之勇營駐廣西防邊者。兵與盜合。釀成大亂。數年始平。於是始知勇營亦不足恃。乃擇勇營之壯丁。并減綠營之兵額。加餉更練。是爲練軍。初創辦於直隸。置武衛中左右前後五軍於畿輔。繼通行於江南等省。駐武衛先鋒左右軍於淮安宿遷一帶。旋且推及於邊地。命董福祥添練甘肅軍。分屯於大慶關平陽府等處。迨西安回宮後。詔各省將原有各營嚴汰精選。分爲常備續備巡警等軍。則其制益形溥徧矣。然猶未得其人也。自袁世凱督直隸。辦理京旗練兵事宜。而軍事日有起色。然猶未設專官也。自練兵處軍諮府陸軍部相次改設。而兵略乃有稟承。軍事上之設施。漸具模型矣。

第十一節 籌備立憲及任用親貴

立憲之籌備。日俄之戰。日以立憲而勝。俄以專制而敗。蓋專制國民之戰也。祇迫於公義。而立憲國民之戰也。如赴其私讐。由是清廷立憲之說。始昌言於全國。迨俄國亦改專制爲立憲。於是駐法使臣孫寶琦。首告清政府。詳述立憲政體之利益。光緒三十一年六月。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人。分赴東西洋各邦考察憲政。是爲立憲之起點。顧晚清時政。如昭信股票。頒布後既失信用。貽穀墾務。失敗後仍多袒護。實無立憲之資格。及五大臣之行也。甫抵車站。又遇吳樾之炸彈。延至逾年五月。始以李盛鐸尙其亨代紹英徐世昌出發。緣是益無立憲之實意。祇以張皇形式遷延歲月爲惟一之目的。其張皇形式也。如命王大臣籌定立憲大綱。派載澤等釐定官制。命汪大燮于式枚達壽分赴日本英德考察憲政。命各部院設統計處。各省設諮議調查等局。頒布資政院章程。府廳州縣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等皆是。其遷延歲月也。始藉口於編訂官制者幾何時。繼遲疑而不卽頒布憲法組織內閣者幾何時。終則改九年爲五年。徒爲敷衍之計。迄不肯速開國會者又幾何時。無何

各省派代表入京要求。不許。再請。則詔令嚴懲代表。而清政府之意旨。昭然若揭矣。又況禁政聞社也。禁京師開會演說也。不許資政院開臨時會。議決借款預算兩事也。種種壓制。事事專擅。而猥云立憲。奚當於救亡之本乎。

親貴之攬權。光緒中葉以降。已開親貴用事之漸。如慶親王奕劻父子總攬大權。久已爲人指摘。自光緒帝於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崩於宮中。翌日。孝欽皇太后亦崩。遺詔立醇親王載灃長子溥儀爲穆宗嗣。兼祧德宗。以載灃爲攝政王監國。改元宣統。尊德宗后爲隆裕皇太后。溥儀時方三歲。以襁褓登位。政事一決於攝政王。於是載洵載濤溥倫等。相繼用事。其最不愜於人心者有二。立憲議起。第一次改訂官制。除內閣軍機處外。計共十一部。每部設一尙書。而那桐溥頤溥良鐵良壽耆榮慶載振。滿族居其七。迨第二次改訂官制。設立內閣。以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爲協理大臣。若其他之十國務大臣。則善者載澤蔭昌載洵紹昌溥倫壽耆。滿族又居其七焉。此外軍諮大臣。復以屬之載濤毓朗。時人民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由諮議局請都察院代奏。嚴旨拒絕。不許干預。夫以一國之政權。私於一家之

親貴。此東西各國所無也。而清廷竟悍然爲之。其防制漢族而弁髦憲法也如此。

第十二節 擒捕黨人及收還鐵路

黨人之迭次搜捕。清之亡也。其亂本潛伏於捕黨人。其禍機發動於收鐵路。自戊戌政變後。懸賞購捕康有爲梁啟超。斯爲搜捕黨人之始。嗣於光緒二十九年。嚴禁各省革命黨排滿之風說。三十三年。斥罷暗通報館分布黨羽之大學士瞿鴻機。由是黨禁愈出愈嚴。亦愈推愈廣。然天下事壓力愈大者。其反抗力必愈激。未幾而皖撫恩銘爲復古會黨徐錫麟鎗斃矣。又未幾而安徽馬礮營兵變。隊官熊成基乘秋操起事矣。且未幾而黨人溫生才刺殺孚琦於廣州矣。雖徐錫麟旋即搜獲。熊成基卒亦被捕於哈爾濱。而自此黨人愈聚愈衆。愈激愈憤。迄不能制。若夫廣東有孫文者。始爲興中會領袖。中日戰時。起革命軍於廣州。事敗。隻身遁。抵倫敦。（英都城）爲清公使龔照璵誘獲。後得脫。至唐才常舉義時。又令其黨鄭弼臣起革命軍於惠州。已則在他處接濟。屢破官軍。卒以餉事不繼。全軍潰散。嗣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與黃興等合立同盟會。由越南攻廣西之鎮南關。奪礮臺。亦以軍火不繼而敗。續又

於三十四年四月。孫文黃興復會攻雲南之河口。并佔南溪壩洒等地。（在河口北）會官兵三路進攻。所失各處均收復。而情事尤慘者。莫如宣統三年廣州一役。先是黃興潛約福建林文江蘇趙聲安徽宋玉琳等。由香港抵廣州。爲粵督張鳴岐所聞。下令搜捕。遂倉卒起事。攻督燬署。俄林文爲李準擊斃。革命軍敗。興等走還香港。死者七十二人。叢葬於黃花岡。蓋至是而搜捕黨人之殘局終亦至是而武漢起義之先機動矣。

鐵路之收歸國有。憲政之僞。黨人之多。以上種種。具有亡徵。而其召亡之發動機。則在鐵路國有一事。此爲新內閣成立後之第一政策。由政府借英法德美四國款千萬磅。又加入日本款千磅。於是以貸款築路宣示天下。凡幹路均歸國有。取銷批准鐵路舊案。停止川楚鐵路租股。宣布川粵漢鐵路收回詳細辦法諸詔書。紛紜疊下。一時川鄂湘三省人民。爲之大譁。蓋粵漢路線。始由清廷售與美商合興公司。竭三省人民之血資。僅得爭回集股開辦。組織甫成。忽遇國有問題之發生。不啻奪生。命財產以授外人。故有擬舉代表赴京抗爭者。有議俟諮議局開常年會。不赴召集。

瑞澂遣曾廣大軍自宜昌西上爲聲援。又分兵防堵鄖陽施南等處。黨人窺武漢空虛。潛運槍彈。尅期舉事。無何。先期事洩。搜捕益力。瑞澂并疑及軍界。黨人遂聯合新軍。同於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大舉。攻督署。瑞澂倉皇遁。民軍旣據武昌。旋佔漢口。并有漢陽之兵工廠。舉黎元洪爲都督。照會駐漢各國領事。聲明從前條約繼續有效。保護各國商民財產權利。俾令安心嚴守中立。又一面禁殺掠。維治安。旬日之間。湘贛蘇皖。四路響應。東南各省。次第光復。惟江寧以鐵良張勳等極端反對。戰事頗苦。尋亦告克。乃組織中華民國政府於此。定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適孫文自香港返國。被舉爲臨時大總統。而以黎元洪副之。改用陽曆。以是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先是民軍之起。義武昌也。清廷命廕昌薩鎮冰。分統水陸兵南下。薩之海艦未幾歸附民軍。廕昌旋返京。清廷又以馮國璋代之。攻民軍。漢口漢陽相繼下。袁世凱遣唐紹儀赴上海與民軍議和。并力勸清室遜位。北軍諸將領亦贊成共和。遂於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清隆裕太后與宣統帝宣告退位。享有皇室及皇族優待各條件。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以黎元洪副之。從此以還。在清代皇

室上一方面。無生生世世勿生帝家之慘。有子子孫孫永綏福祿之樂。固可云厚幸。而在吾國歷史上一方面。四千餘年專制政體。於此告終。億萬斯年共和政體。於此開幕。亦可謂至榮已。

第六章 清世文明史

第一節 地理之沿革

清極盛時之疆域。清初沿明舊制。京師而外。分十五布政使司。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南（明時爲南直隸）江西福建浙江湖廣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是也。以舊都爲盛京。首府曰奉天。設治建官。與中央政府略等。而無吏部都察院卿寺等員。吉林黑龍江。視爲邊防地。不設理民官。但置將軍副都統。康熙時。戡定臺灣地。設府屬福建省。分陝西爲甘肅。江南爲江蘇安徽。湖廣爲湖南湖北。凡爲布政司十有八。其下府廳州（廳州有直隸與附屬之別）縣。悉依明制。惟明代所置衛所。率改置廳州縣。雍正中。雲貴川廣諸省土司地。改設流官。亦置爲廳州縣。新疆兼天山南北路。乾隆以後始經底定。設將軍副都統領隊大臣等官。若夫北藩可分爲三大

部。漠南爲內蒙古。凡六盟二十四部五十旗。漠北爲外蒙古。凡四盟四部八十六旗。阿爾泰山以南爲額魯特蒙古。漠北曰金山額魯特。漠南曰河西額魯特。內外蒙古爲王公台吉札薩克封地。額魯特蒙古則漠南受治於王公。漠北受節制於定邊左副將軍與科布多大臣。西藩可分爲二大部。一青海。半爲蒙古種族。半爲非蒙古土司族。均受西寧大臣之直接管轄。一西藏。前藏拉薩爲達賴喇嘛坐牀所在。後藏札什倫布爲班禪額爾德尼坐牀所在。政教權皆握於僧官之手。而清廷遣辦事大臣駐其地監督之。綜而論之。清盛時之疆域。東南至海。西達中央亞細亞。東北踰外興安嶺。西北踰阿爾泰山。西南達喜馬拉雅山。其廣袤雖不逮元。而可與漢唐埒。若宋若明。皆不及也。

清中葉後之疆域。清代乾隆以前。疆域漸次開拓。嘉慶以降。則漸次喪失。其間今昔彼此間之相較。適成一反比例。以言東北。自咸豐八年訂約愛琿。舉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之地。悉以畀俄。咸豐十年。復訂續約。又舉烏蘇里江口。南至圖們江口東岸之地。悉爲俄屬。而東北之地。喪失數千里矣。以言西

北。同治三年。訂塔爾巴哈台約。以塔爾巴哈台山嶺爲界。八年。訂科布多約。以賽留格木山西直至額爾齊斯河岸爲界。九年。訂烏里雅蘇台約。以薩留格木斯及薩陽斯格山嶺爲界。自是蒙邊數千里。分立界碑。迭有退讓。後曾紀澤收回伊犁。而伊犁河下游之地。終不復爲我有。於是西北之地。又喪失數千里矣。以言西南。光緒十一年。與法人訂越南新約。以雲嶺甸漏兩山脈。與法保護國安南爲界。十六年。與英人議定印藏條約。成。二十年二十三年。訂滇緬界約。以喜馬拉雅山脈。與英領印度緬甸爲界。宣統元年。雲南邊境片馬之地。復爲英人所佔。由是西南安南緬甸藩屬皆亡。并暹羅亦不復通貢。而川滇粵邊日以多故矣。以言東南。道光中香港九龍割於英。光緒間臺灣澎湖喪於日。迨琉球朝鮮。次第俱失。東洋屏障。一掃而空。不獨江浙粵閩。勢成孤立。其影響於南北滿者。亦愈形岌岌矣。此外沿海沿江沿邊舊開之埠。日有所增。而蘇杭滌濟彰德洛陽鄭州等處。腹地亦復立約通市。若旅順大連威海膠州灣廣州灣各地。名爲租借。正不知何日歸還也。嗟乎。昔也日關。今也日蹙。風景大殊。不堪回首。布新朝之政策。保舊日之河山。是所望於民國偉人焉。

第二節 對內對外之關係

內外之概略。清自滿洲入據中華。漸次征服鄰近各部。久之漸臻同化之治。故前代之所謂外族。至清而漸有進於中國之趨勢。迨中葉以後。東西交通。歐美非澳各洲種人。亦漸與中華民族有直接之關係。惟清代政尙專制。不能破種族之見。故二百六十餘年中。反抗之事。時有所聞。近政治革命之潮流。自西徂東。時勢所趨。滿清遂易爲民國。繼自今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五族其庶幾共享矣。惟吾國記載。多注重漢族。而於滿蒙回藏四族之緣起。缺焉不詳。今爲略述其大概如左。其在內國者。

- (一) 滿洲。滿洲爲通古斯族。(卽東胡之音轉) 愛新覺羅氏帝室。本金源之支裔。爲滿洲之一部。其餘各部落。散居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分隸於正鑲黃白紅藍八旗。若腹地各省繁要之區。亦有駐防旗。至清初漢族降附者。另設漢軍旗。其初尙有武功。其後漸趨游惰。滋生日衆。徒耗錢糧。爲國家之一大累。
- (二) 蒙古。蒙古卽元代遺族。散居於內外蒙古及青海一帶。而內屬游牧蒙古居

直隸山西邊界長城附近者。凡二部。曰察哈爾。曰土默特。又有西套蒙古居河套之西者。亦分二部。曰阿拉善。（即賀蘭山）曰額濟納。其居外蒙古西北者。有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內蒙古臣服滿洲最早。康熙時。外蒙古亦相繼納款於清。青海諸部。雍正世始用兵平之。清代羈縻蒙古政策。大率利用喇嘛宗教。其從前粗能又安。而不復內犯之故在此。其嗣後日就貧弱。而不能禦俄之故亦在此。

(三)西藏 西藏本爲唐古特種。（唐藏并羌之轉音）與蒙古初亦同族。尤崇信喇嘛宗教。故政教兩權。胥握於喇嘛之手。雍正時始爲清征服。設駐藏大臣於其地。清之季年。藏地爲英俄所覬覦。宣統中以達賴不法。朝命另立呼畢勒罕。（意即活佛）而達賴即出奔印度。民國開基。庫倫喇嘛既踞蒙。達賴亦回藏謀叛。然方今政體已宣布五族共和。則蒙既無容歧視。藏益不能自外矣。

(四)回族 回族奉天方教。（天方即今阿剌伯）散居於中國西部直隸山西陝西甘肅諸省者居多。天山南路。號曰回疆。人口尤衆。其居內地者。業歷多年。久已同化於漢族。其在邊方者。雖經大創。（謂左宗棠平回疆事）仍虞蠢動於將來。

況哈薩克浩罕之外屏旣撤。喀什噶爾等處之內難方殷。欲謀五族共和者。又烏可不綏靖回疆哉。

其在國外者。

(一)日本。日本本名倭國。唐世曾遣使臣入貢。生徒留學。元初貢使不通。世祖伐之大敗。明中葉後與中國屢構兵。清代於同治初。始介荷蘭領事請通商。十年。訂條約。嗣以臺灣生番劫掠琉球船隻。與清廷開交涉。卒賠償兵費四十萬。訖事。光緒五年。滅琉球。二十年。因朝鮮東學黨事。與清軍開戰。連敗清兵。遂訂約馬關。追清認朝鮮獨立。割讓臺灣。開重慶沙市蘇州爲商埠。二十九年。復與俄人宣戰。以我國東三省爲戰地。俄師敗績。宣統二年。遂併韓國。同洲同種。壤地最接近之國也。

(二)英國。英吉利國本部僅有三島。(英倫蘇格蘭愛爾蘭)旣蠶食印度。遂以鴉片之戰。連陷閩浙沿海口岸。和議成。割香港予之。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爲商埠。咸豐八年。又與法聯軍陷廣州。清廷與訂天津條約。許增牛莊登州臺灣

潮州等埠。并允其傳教自由。商船得航行長江。各派公使駐北京。約垂成。會十年。以大沽口守兵誤擊英艦。英法聯軍復陷京津。乃更訂約。於原議外。增開九江漢口天津等口。割九龍島讓之。光緒二十四年。租借威海衛。割野人山地。復重訂滇緬條約。并展拓九龍界址。二十九年。又進兵西藏。清政府與訂新約。認西藏爲我屬部。始撤兵。乃不旋踵而於宣統三年。復有片馬之交涉。

(三)法國 法蘭西於明清之際。已來中國傳教。在明史號曰佛郎機。及咸豐八年。廣西適有殺害法國教徒事。遂與英人聯兵。語見前條。及北京條約成。法亦同沾利益。光緒十年。因越南事與清開戰。旋訂和約。清廷許棄越南。中日戰後。與俄人迫日還遼東。索清報酬。乃於龍州蒙自外。更開思茅爲商埠。未幾。又以兵艦闖入廣州灣。迫訂租借約。並築鐵道自越南經龍州思茅入雲南。義和團事起。法亦與各國聯兵入北京。

(四)俄國 俄羅斯國本名露西亞。清初紀載中或謂之羅刹。(疑即可薩克之誤) 一清廷與歐洲各邦立約。莫先於俄。康熙中尼布楚條約。實爲中俄交涉之始。雍

正時。復訂恰克圖條約。是爲陸路通商之始。咸豐以後。愛璦北京塔爾巴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各約。次第訂立。俄人於我之邊境。獲地無算。迨夫同治以還。伊犁事件。強迫日本還我遼東事件。交涉愈多。我國權利之損失愈大。及日俄戰爭後。更與日本協約。經營東北一帶。不遺餘力焉。

(五) 德國 德意志舊稱普魯士。本日耳曼列邦之一。近一躍而躋爲帝國。自嘉慶間始來通商。迨英法天津約成。遂亦要求訂約。遼東之索還。德亦與其列。後俄法均有改約利益。德獨無所得。意望甚。遂於光緒二十三年。藉口山東曹州教案。突佔踞膠州。迫清廷訂約租借。并索築路開鑛權。義和團之亂。德公使死焉。於是羣推德將瓦德西爲元帥。相與聯兵入北京。蓋德之陸軍冠歐洲。近年以來。其經營海軍亦不遺餘力。實歐西後起之強國。而俄英法以外之勍敵也。

(六) 美國 英法天津之約。得參預其間。享條約上同等之權利者。俄與德外。尙有美國。美利堅爲合衆國。僻處太平洋以東。向持門羅主義。(保守之義) 故其對於我國。祇求通商上之利益。并無強以兵力侵我主權之事。惟近以歐洲各國均

勢之局成。亦漸恢張兵力於太平洋。佔據菲律賓檀香山等處。義和團之亂。聯軍入北京。美亦與其列。而事後分償賠款。美國獨願還之中國。以爲派遣留美學生之用。共和告成。政體相等。故兩國之感情益厚焉。

如右所述。皆近世中外關係之大概。大抵以時而論。道光年代。爲戎首者最先發難於英。而法不過從而附和其後。咸豐京津之役。則英法幾並駕齊驅。光緒越南之戰。則英少安而法獨勍。德日均各後起。然觀於光緒之季。日之野心爲尤甚。而俄則始終以陰柔手段。默運囊括席捲之政策。若夫以地而論。則北滿與蒙古蝕於俄。南滿及閩疆偪於日。山左躡於德。粵西涎於法。西北之新疆共逐於英俄。西南之滇邊競鶩於英法。殊邦異族。協以謀我。多矣哉。古未嘗有也。此外與中國通商。有密切之關係者。若荷蘭。若葡萄牙。西班牙。自明世已與中國通。若意大利。其國人利瑪竇等。來華傳教亦最先。若比利時。則以鐵路工業上之關係。與吾國交涉爲最多。若瑞士。若丹麥。若瑞典。若挪威。咸於商務上有關係。餘若歐洲之奧地利希臘。亞洲之波斯。跨歐亞兩洲之土耳其。及美洲之墨西哥巴西祕魯剛果等國。亦皆在通商之列。并有

華人商旅之足迹。至澳洲金山等處者。

第三節 文化之變遷

近世文化之概略。自明中世以後。東西交通之途既闢。歐西各國。亦適當政治學術大加改革之期。清起東陲。會逢其際。其始兵力方盛。武功震耀一世。各種文學。亦復朋興輩出。惜仍以三場科舉八股文字取士。錮蔽人才。思想不富。及中葉以還。內釁叢生。歐勢益復東漸。於是識時之彥。羣知改革內政之必要。民國勃起。舉數千年來國家社會阻礙文化之事。一掃而空之。今而後吾國進化史上。其發一異彩乎。姑述其往事如左。

(一)文學 詞章之學。清初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皆以散體文著稱。桐城方苞劉

大槐姚鼐梅曾亮管同等繼之。是爲桐城派。而陽湖惲敬張惠言等又別樹一幟。謂之陽湖派。若夫不立宗派者。前有袁枚之恢張才辯。後有龔自珍之奇恣縱橫。迨曾國藩出。能恪守桐城軌範。而以氣魄聲采振之。散文一道。嘆觀止已。駢體文字。陳維崧吳綺毛奇齡尤侗袁枚楊芳燦吳錫麒劉星煒等。皆有專集行世。而以

胡天游邵齊燾孫星衍洪亮吉汪中諸家爲高格。其以詩詞鳴者。清初詩家有錢謙益吳偉業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王士禛查慎行趙執信諸人。其後袁枚趙翼蔣士銓張問陶等並以詩名。而龔自珍舒位二家以古風格。抒新理想。瑰偉奇麗。尤稱後勁。詞則陳維崧彭孫適朱彝尊厲鶚諸人。其最著者。經學自明代遺老顧炎武閻若璩王夫之諸先生導其先河。厥後區爲二派。一爲純粹的漢學派。專宗許鄭。不涉程朱。如毛奇齡惠棟戴震紀昀阮元等是。一曰調和的漢學派。以漢唐注疏爲根據。兼采宋儒程朱學說。如李光地方苞姚鼐等是。而長洲惠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儀徵劉氏。三世俱以經術顯。若阮元之經籍纂詁。俞樾之羣經平議。堪爲經學類書。然極其弊也。考據紛雜。與空疏無用等。史學則有萬斯同馬驥顧棟高齊召南杭世駿王鳴盛錢大昕秦蕙田趙翼諸家。而蔣良騏等之東華錄。亦頗足資近世史之參考。若夫地理學則胡渭顧祖禹魏源徐繼畲。於新舊輿地學各有心得。再加以實測之經驗。科學之研究。斯盡善矣。政治學則明儒黃宗羲之說。最涵新理。入清後如孫嘉淦陳宏謀李紱唐甄黃六鴻晏斯盛等。論議亦偉。近

世林則徐左宗棠各政書。尤足考見當時政治狀況。與史傳相表裏。此外小說則三國演義水滸等書。最爲盛行。若言情則曹氏紅樓夢。誌怪則蒲氏聊齋志異。惟紀氏之閱微草堂筆記。雖近神怪。較於社會道德有關。其他鏡花緣含有學術之名理。兒女英雄傳發揚尙武之精神。至近時新譯之小說。則指不勝僂。要之思想之富。筆墨之雅。以茶花女等編爲最。

(二) 哲學 自明之季。講理學者率分程朱陸王二派。清代仍之。張履祥陸世儀陸隴其等。師承程朱家法者也。沈國模李中孚李紱等。確守陸王宗派者也。而孫奇逢湯斌。則兼綜程朱陸王兩派之學說而調和之。若李塨顏元之堅苦自持。又別成一派。要之清世哲學。皆囿於性理界。自歐化輸入。思想界爲之一變。繼起哲學家之途轍。當不止限於理學一門矣。

(三) 實用科學 歐化未東漸以前。中國科學之發達最早者。莫如天文曆算。自清廷用湯若望南懷仁輩改良曆法。嗣是研究天算諸家。見於疇人傳續疇人傳者。實繁有徒。原始要終。舊界之中法算術。當以梅文鼎爲精邃。新界之西法算術。當

以李善蘭爲大成。惜當時驚於科舉。研究實學者頗少。此後吾國科學勃興。又詎止曆算而已乎。

(四)美術學 清代美術學。不出於書畫二途。書學之風習。康熙間尙董。乾隆中尙顏。咸豐世尙趙。同治以降尙歐。光緒以還又參以柳及北魏。其中名家者。如鄧完白劉墉梁同書王文治成親王永理包世臣吳熙載等。皆爲最著。畫家首推四王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之山水。而惲格之花鳥。李鱣之蘆雁。鄭燮之蘭竹。陳洪綬崔子忠羅聘之人物神鬼。均稱絕技。近代翁同龢亦以書家而兼善畫。其他關於工業上之美術品。如磁器雕刻及彩繡絲織棉織等物。亦頗發達。惟墨守舊法。故進步尙少。

(五)印刷術與文字之改革 印刷術發明於近古。(五代馮道)至近世而益形進步。雕板之書。汗牛充棟。海通以後。石印與活字板法流行於內地。書籍報紙。實有以促政治學術上之進步。近更仿製銅板鋅板玻璃板等。則印刷上愈進於美術矣。文字除漢文外。清室盛時。入翰林者必習滿文。然其後肄習者漸稀。并滿人亦不甚通曉。歐化東漸。學者遂爭治英法俄日諸國文字學。以爲研究政治學術

之助。而漢文之學。尤力謀進步。邇來世界語新輸入。益足爲促進文化之一端。

第四節 風俗禮教之概略

風俗之推遷。清自滿洲入主中華。其初強迫髻髮垂辮。下令頗嚴厲。反抗者紛起。又禁漢人婦女裹足。宛平王熙至有臣妻先放大脚之奏。傳爲談柄。卒之男子竟髻髮。而婦人裹足如故。風俗之惡者不能去而又益之。是可慨已。至於社會狀況。以養而論。康熙時代。習尙純朴。民間衣食。悉臻饒足。其原因以大兵之後。戶口減少。物價低廉。而民俗復習於勤儉故耳。乾隆以後。人數既衆。俗尙漸奢。迨外貨輸入。又厭棄土貨。及鴉片盛行。復惰於工作。漏卮日甚。不貧何待。以教而言。康熙以前。崇尙樸學。卽科舉之文。亦具有根抵。乾嘉以降。分爲考據詞章二派。聲華馳騫。風會已不如前。咸同以還。士習空疏。乃并此而無之。無惑乎經世之才之乏也。若夫蒙藏風習。率皆仍其土俗。以崇拜喇嘛。牢籠之。政治兵事。日形腐敗。而滿洲旗人之習俗。則有三變。其初拘守習慣。時肄騎射。猶有強悍之風。其繼同化漢族。從事文華。已失軍人之格。晚季滋生益蕃。學殖愈陋。富者驕惰無所事事。貧者流爲盜賊淫賭。猶復動恃宗室。

覺羅。挾制官吏。魚肉良懦。嗚呼。清室之不競。夫豈一人一家之事。一朝一夕之故哉。共和宣布。五族統一。此後風氣。庶幾漸有轉機乎。

氏族婚姻之制。滿洲多金舊族。如瓜爾佳赫舍里鈕祜祿富察等氏。皆是清之初制。不與漢族通婚。迨其末年。厲行調和種族政策。屢下滿漢聯姻之詔。漢族婚姻之制。大率依仿古禮。惟古世有納妾之說。因成一夫多妻之俗。又習尚早婚。以致生殖繁多。教養困難。貧弱之原因。此亦其一端。至乃偏重家族主義。宗法久廢。猶誤襲大宗小宗之語。古者繼別子者爲宗。繼禰者爲小宗。今以長子爲大宗。衆子爲小宗。大謬。凡人歿後無子者。必爲之立後。爭產構訟。鞅鞅紛紜。殊屬可笑。

喪葬祭祀之禮。清世官書。本有所謂大清通禮。內載喪葬祭祀之禮。自官吏迄士庶。甚備。惟未能家喻戶曉。故往往自爲風氣。以喪言之。儀節秩序。昭垂井井。而竟有未屬續卽爲病者。具冠服。若不知有小斂之禮者。以葬言之。葬爲事親之終事。古禮今律。皆以速葬爲合。而竟有歷歲逾紀。停喪不葬者。以祭言之。古禮有吉祭凶祭之區分。清禮有初祭大祭之次序。乃竟凶吉不分。惟依七七俗說。且有稱六七爲六處。

若不知虞爲去凶卽吉之祭名者。他若喪則迷信僧道。媚事鬼神。葬則崇拜堪輿。惑於風水。尤爲社會惡習。邇歲以來。明達之士。漸知以改良舊俗爲務。喪葬祭祀之制。較前略爲簡當。再加以昌明禮教。庶幾有復古之望乎。

宗教之流行 孔子爲千古大政治家道德家文學家。不宜以宗教家名之。此外佛家道家。爲中國明以前舊有之宗教。清禪蒙藏歸附。則有所謂喇嘛教。新疆南路開拓。則回教徒又有所增益。而近世東西交通。天主耶穌兩教之流行中國者益盛。是則宗教界之新狀況矣。試分別詳述之於下。

(一) **佛教** 釋教至清代。社會崇奉之者益偏於迷信。中外備置僧官。在京者曰僧錄司。在各省者有僧綱僧正僧會各司等名。操行清正深入哲理之高僧不多見。俗僧往往假香火以惑衆。乞布施以斂財。甚至交結內監及京外大僚。招搖生事。名山古剎。又有假爲藏垢納汙之地者。佛氏末法之不振。可慨也。

(二) **道教** 自明世宗崇道教。嗣後道家益假符籙之術以欺世。其夤緣交結。與僧徒略同。而江西龍虎山張氏。尤憑恃世襲真人之職以愚人。清世管領道侶者。亦

有道錄道紀道正道會各司之名。人格視俗僧愈猥鄙。士大夫鮮有齒及者。

(三)喇嘛教。清室羈縻蒙藏。皆利用喇嘛教。故其崇奉黃教喇嘛也最隆重。雍乾以來。每易一主。均有優禮。西藏蒙古。並建莊嚴之廟貌。達賴班禪章佳哲卜尊丹輩。世俱稱爲活佛。民國成立。西藏之達賴喇嘛。及蒙古庫倫之哲卜尊丹巴喇嘛。相繼謀叛。蓋由未深悉共和之宗旨。驟聞政體更易。致生疑慮耳。

(四)回教。清代中國回民多寡。向無案卷可稽。大抵西部陝甘雲貴等處。多於東部山左江南等地。雖婚姻飲食之習慣。東西均與漢族不同。而在東部者。馴擾已伍於齊民。在西部者。桀驁且時爲邊患。新疆開闢。天山南路之霍集占張格爾阿古柏等輩。尤迭興巨亂。民國號稱五族平等。則所以奠安回教者。自宜以通婚嫁興學校爲亟務矣。

(五)基督教。清初任天主教徒湯若望南懷仁輩。供職欽天監。改良曆法。尼布楚之約。教士徐日昇張誠與有力焉。雍乾時代。一再禁止傳教。至嘉道間。基督教在中國之勢力大衰。道光二十四年。法使噶羅要求。始許傳教於各商埠。咸豐八年。

天津約成。復承認其傳教內地。自是基督教流布益廣。而耶穌新教徒亦同時至中國。或譯新舊約。或立學校病院。於歐化之輸入不爲無功。然其中多有藉教庇護。橫行無忌者。於是民教猜忌日深。喪權失地之事。輒因教案而起。遂以釀成義和團排外之禍。民國勃興。許人信仰自由。此後民教相仇之事。或者不再見歟。此外嘉慶之初。則有白蓮教黨之亂。其後又有天理教黨之變。卽洪楊太平軍之起。亦頗附會基督教旨。而其餘若聞香。若紅陽。若清淨。若在理之類。亦復名目猥多。要之非慘無人道之寇盜。卽懵無知識之鄉愚。倡者意在惑衆。和者相率盲從。固不得以宗教論已。

第五節 民生之狀況

社會之情形。社會上之人類。不外士農工商。滿清時代。士習科舉之業。多以作官爲榮。迨捐例旣開。貴族之不才者。游民之無業者。輒相率而入於官。故仕途龐雜。貪墨成風。其爲農夫者。頗節儉勤樸。惟多數不讀書識字。故智識愚陋。不知改良。北部尤甚。工人亦多守舊。故不能濬發巧思。創製新器。商則頗以勤練著。經營海外之商。

多閩廣產。往往驟致巨富。其在國中者。以票商鹽商絲商茶商木商。最爲有名。惜其下焉者。僅與勞働之工人相去無幾。其無賴者。又復但供外國商人之奔走。故商權皆握自西人。於社會經濟仍無大裨益。夫自通商以來。交通之途益便利。則社會生活之程度。亦日以增加。根本之營業。商戰之競爭。民生主義。不可不及時提倡也。交通之現狀。清初年交通之具。凡舟車道路。悉仍前世之朴陋。至海通以後。沿江沿海。通商大埠。乃有汽船行駛。同治五年。於福建設造船廠。爲自造汽船之始。同治六年。始購鐵甲兵船。以供戰鬪之用。同治十一年。始設招商局以經營商業。自是而後。內河亦漸以小汽船通航。光緒十四年。始於直隸開平築鐵路以運煤。其後各路相次告成。以京漢路線爲最長。惜半出於外人投賞。主權不全。而東清南滿諸鐵路。則尤在日俄勢力範圍中。光緒季年。贖路爭路。紛拏雜沓。迨收還鐵路政策行。大違民意。遂以亡國。至電綫之敷設。則始於光緒八年。郵政之通行。則始於光緒二十一年。由是舊時驛站。及民間之鑛局信局航船。雖有存者。然機關阻滯。相形之下。覺交通每多不便。久之必盡歸淘汰云。

飲食衣服宮室之習慣。食料南方以米爲主。北方以麥爲主。肉類則豬羊雞鴨魚蝦等。皆爲普通之品。蔬果所在多有。惟閩粵之荔枝龍眼橙橘。江南之枇杷楊梅。直隸山東之梨桃棗。最爲有名。食味則北方偏嗜葱蒜。南部之皖贛川楚等省。每食必薦胡椒。宴客以海錯爲貴。上者用燕窩。次鯊魚翅。又次海參。飲酒北部則沛縣之高梁酒。山西之汾酒潞酒。南部則浙江之紹興酒。久已通行。近時社會喜飲歐西之皮酒香餅酒白蘭地酒。色香味較內地爲美。而價亦較貴。爲漏卮之一種。吸烟亦分數種。旱烟本於明季之淡巴菰。流行最先。其後北部多吸關東烟葉。是爲潮烟。又以筒貯水吸食者爲水烟。北部所吸者產甘肅蘭州。南部則尙福建之皮絲烟。此外滿洲貴族以鼻嗅者爲鼻烟。通國皆尤而效之。以西洋所產爲上品。鴉片自清中葉以後。毒流全國。光緒三十二年。始頒禁令。吸者漸少。而紙捲烟呂宋烟又風行一時。病肺傷腦。尤宜亟戒。此飲食之習慣也。清代衣冠。男子悉從滿俗。禮服有朝帽披肩蟒袍之屬。常服則涼煖帽袍褂。多用箭袖。（俗呼爲馬蹄袖）首戴翎頂。五品以上。悉挂朝珠。惟品官補服仍沿明制。而改以鳥獸分文武階級。燕居之服。又有馬褂套袴之

類。蓋亦滿洲騎射舊服。女子禮服。滿洲皆長衣天足。漢人仍用明制。冠裙帔衫。惟纏足之風至清代益甚。末年始有人提倡改革之。製衣原料。以絲麻棉織物爲大宗。亦參用皮氈呢絨等。自外洋各種棉織毛織物輸入後。絲綢棉布之利權遂被侵奪。此衣服之習慣也。居室之制。城市都會多高堂大廈。小縣鄉僻則屋皆卑狹。尤以茅屋爲居多數。邊境苗獠風氣未開。仍有巖居穴處者。蒙古諸部。類多張幕野處。昔人謂之穹廬。今俗或呼爲蒙古包。若乃北地之垣牆。多不堅實。動致風雨傾塌之虞。南方漢口等處之家屋。喜用木板。故多大火延燒之患。此則急宜改良者已。至建築用品。以木石磚瓦灰泥爲多。近來通商巨埠。規仿西制。往往改用德門汀泥。而玻璃一物。尤爲邇日所通尙。此宮室之習慣也。

錢幣度量衡之沿用。清代通商以前。率用大小銀錠。海通以後。始用西班牙銀錢。謂之本洋。繼用墨西哥銀錢。謂之鷹洋。後又自鑄龍洋行用。錢法以康熙時爲最善。銅質既佳。輕重亦頗適用。道咸而降。漸苦錢荒。初由京師鑄當十錢。此錢一出。都門便不通用。光緒中復鑄紅銅無孔錢。仍以當十爲通行品。要之清禩盛時。銅質精工。

及夫衰季。錢法荒陋。咸豐時代。既苦銀價之昂。光緒末年。又苦銅幣之濫。此外普爾錢止行於西域回疆。本非通用。紙鈔品但可以暫行補助。而流弊尤多。斯有清一代錢幣之概略也。若夫度之制。凡三。曰律尺。最短。曰營造尺。較長。曰裁衣尺。最長。量衡之制亦不一。量有漕斛。官斛。市斛之殊。衡分平秤。戥三種。平有京平。庫平。漕平之別。秤有官市法三者之異。戥亦各各不同。大率民間所用尺。斛。斗。升。平。秤之屬。省與省異。邑與邑異。鄉與鄉異。戶與戶異。至光緒三十四年。始頒行畫一制度。於是度之制。凡五。曰營造尺。短尺。摺尺。鍵尺。捲尺。量之制。凡六。曰勺。合。升。斗。斛。概。衡之制。凡五。曰部庫平。商用平。桿秤。戥秤。重秤。即磅秤其推行之序。官用之器。期以二年。商民所用。期以十年。并擬由部特設一廠。專造度量衡諸器。民國成立。此制當益加改良矣。

第六節 制度之變更

政體 清代沿歷朝習慣。政體尙專制。其初權在內閣。雍正以後。移於軍機處。而分其職於各部。外省政權。操於督撫。而仍以滿人爲將軍。副都統。以分督撫之兵柄。光緒之末。清廷表面上雖籌備立憲。而內容則專制如故。武漢起義。行政治革命。遂確

定民主共和政體。此不獨改革滿清一代之專制。實四千餘年歷史上之大革新也。官制。清初入關。仿明制以定官職。而以種族不同之故。稍稍變通之。其組織之制。可大別之爲四部。(一)帝室部。凡宗人府內務府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鑾儀衛等官皆屬之。他官皆沿明舊。惟內務府清所創設。堂司官皆滿人爲之。以領侍衛內大臣爲之長。班在大學士上。未免於滿族太優矣。(二)中央部。殿閣大學士。職比古宰相。滿漢各二員。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員。其領銜皆先滿後漢。雍正時。別設軍機處。選大學士及各部尙書侍郎入直。無定額。無專官。自是尋常照例之票擬歸內閣。特別重要之諭旨。機密馳遞之廷寄。隸軍機。閣臣苟不入軍機。亦閒散與冗員等。其餘分司行政者。曰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尙書左右侍郎共六員。滿漢各半。此外清要之職。號言路者曰都察院。有都御史御史給事中等官。備顧問者曰翰林院。以入直上書房南書房爲最榮。詹事府本東宮官。清制不立太子。徒以爲翰林敷歷之階而已。司裁判者曰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稱三法司。主教育者曰國子監。祭酒司業爲之長。均以翰詹官升用。掌外藩者曰理藩院。皆滿員。無漢官。同治以後。增置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以司交涉。其最無謂者曰通政司。名爲司章奏。實同於散冗。其不關政治者曰欽天監太醫院。惟欽天監清初多用歐人。爲歷史上一大紀念。此中央官制之大略也。光緒以來。迭有更變。始則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旋又添設民政度支兩部。而廢戶部。改刑部爲法部。兵部爲陸軍部。理藩院爲理藩部。工部爲農工商部。另增置學部郵傳部。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禮部。練兵處太僕寺併入陸軍部。以國子監併入學部。宣統二年。組織責任內閣。設總協理大臣。裁撤軍機處會議政務處。及吏部禮部。併二部職掌於內閣。增設海軍部。於是內閣之外。有外務。民政。度支。陸軍。海軍。學。法。農工商。郵傳。凡九部。改尙書爲大臣。並加國務字樣。與內閣總協理大臣。負連帶之責任。此外仍設大理院以司裁判。爲最高之法庭。並設資政院。爲參政最高機關。設弼德院以資顧問。又設軍諮府總持軍政。蓋有清一代京朝官制之遷變。其概略如此。(三) 地方部。於京師設府尹。各直省設總督巡撫。以總理一省之政務。其下置布政司掌財賦。按察司掌刑獄。分巡道兼轄數府。職司巡察。府有知府。廳有同知通判。州有知州。縣有知縣。又設提督學政。主一省之學務。漕督以管漕糧。河督

以監河工。鹽運司以司鹽務。更有糧道河道鹽道等官。光緒末年。裁撤與總督同省之巡撫。並罷學政漕督河督。增設提學司。交涉使勸業道巡警道。間有省分改布政司爲民政使。按察司爲提法司。並設審判廳。有地方審判高等審判之稱。奉天初設將軍府尹等官。吉林黑龍江亦設將軍副都統各職。後皆改爲總督巡撫。新疆自改設行省後。官制亦大概從同。惟川滇各省邊境之土司。尙有未盡改設流官者耳。清世地方官制之更革。有如此者。(四)藩部。行省之督撫滿漢參用。藩部如蒙藏等地則不設漢官。內外蒙古爲北藩。其部落各區爲盟。盟又分旗。旗有札薩克統治其事。各部盟長。爵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凡六等。又有汗及台吉。無定額。札薩克之上。清廷特設駐防大臣以統馭之。其在外蒙古者。有定邊左副將軍。定邊參贊大臣。及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皆駐烏里雅蘇臺城。又有科布多參贊大臣。及幫辦大臣。皆駐科布多城。仍受定邊左副將軍之節制。其在內蒙古者。察哈爾置都統及副都統。駐直隸宣化府。又於土默特置兩將軍。分駐歸化綏遠二城。青海西藏爲西藩。青海各部。亦分爲族。設辦事大臣駐甘肅西寧以統治之。西藏政教之權。初統

於達賴班禪兩喇嘛。而以第巴等（藏官名）司兵刑財賦。雍正中設辦事及幫辦兩大臣。分駐前後藏。宣統二年。裁撤駐藏幫辦大臣。改設左右參贊。辦事大臣及左參贊駐前藏。右參贊駐後藏。此外藩官制之大略也。

爵職封贈之制。清世爵職封贈之制。滿漢最不平等。滿族宗室封爵。自親王至奉恩將軍。凡十四等。漢人爵職。自一等公至恩騎尉。凡二十一等。滿爵有王。漢爵無王。固已顯分軒輊。且漢族功臣所封之公侯伯等爵。目爲民公侯伯。遠不逮滿爵公侯伯之貴。此何理也。至於封贈事例。文職自正一品光祿大夫。至從九品登仕佐郎。武職自正一品建威將軍。至從九品修武佐校尉。命婦不論文武正從。自一品夫人至七八九品孺人。此漢滿所同也。若親郡王之妻。封福晉。親郡王之女。封格格。帝婿封額駙。外戚封承恩公。則滿人所獨也。尤不可解者。漢命婦除嫡妻外。雖敵體之繼妻。且予以限制。止封一人。再繼者不許封贈。而滿族王公之妃妾。往往膺受側福晉之封誥。匪特滿漢歧視。抑亦名不正而言不順已。

學校及選舉之制。清代學校之制。京師有國子監。入監讀書者。有恩拔副歲優五

貢及優監蔭監例監。其宗學咸安宮學八旗官學等。則專以教滿族子弟。漢文之外。授以清文弓馬。各省府廳州縣之學。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以主之。凡士子由學政考試錄取入學者爲生員。廩膳增廣附學。共分三等。皆有定額。自學官不復教士。士之入學讀書者徒有名無實。而教育之權。遂移於書院之山長。書院自雍正後徧處設立。雖以政府不許聚徒講學之故。失元明時代書院之性質。然如揚州之梅花。江寧之鍾山。蘇州之紫陽。杭州之詁經。廣東之學海。湖南之嶽麓。當時類講求經史實學。人才師法。頗著名譽。厥後乃寢以敗壞。廢紳於此。獵束脩。寒士藉以博膏火。徒月課八股詩賦之屬。爲科舉之預備場而已。此外又有社學義學。亦均無實效可見。同治中。始設同文方言等館。藉以養成譯材。光緒末。初議興學。於京師建大學。於各省設立師範及中小各學。然亦有二弊焉。一則學風不良。反致拋荒國粹。一則設校有限。不能普及平民。至若選舉之法。大率以科舉爲主。聚國子監生及各學諸生。於子午卯酉年試之於省會。曰鄉試。其中式者。於辰戌丑未年試之於禮部。曰會試。由是有殿試。有朝考。凡舉人進士諸名稱。悉仍明制。其會試下第舉人。有挑取國子

監學正學錄及臚錄教習與大挑知縣教職等例。其殿試朝考入選之翰林。有散館及大考考差諸試。其不入翰林之進士。分別授以主事。中書知縣等職。其他優拔貢生。則俟朝考後分別任以小京官知縣教職。恩副歲貢生。則以直隸州州判及教職分別注選。此以經常選法言也。若乃康熙乾隆之世。兩開博學鴻詞科。乾隆世又開經學科。陽城馬周科。光緒季年。開經濟特科。清帝每逢卽位之年。開孝廉方正科。此皆特典。不爲常例。其餘武科之制。與文科略同。惟試騎步射及弓刀石之類。興學議起。先罷武科。旋停科舉。科舉以外。又有捐納薦舉軍功任廕例選諸途。捐納起於康熙之代。然大抵旋開旋罷。咸同以降。習以爲常。名器之賤。流品之雜。殆爲歷史上所眇覲。薦舉軍功。亦多冒濫。胸中毫無學識。而剗牘盛許爲通才。足迹未履行間。而策勛遽蒙夫上賞。他如任廕多爲紈袴子弟。烏覲遠猷。例選悉由胥吏起家。安知大體。登進龐雜。政出多門。此清之末造。吏治所由日壞。而國事寔至不可爲歟。

賦稅之制 清初賦稅。凡徵斂以地肥磽與丁貧富爲差。賦皆以銀。而漕糧則米豆麥草。各視其所產以爲之制。官司所據以徵賦稅者。曰黃冊。載每歲戶口之登耗。丁

賦取焉。亦謂之糧戶冊。曰魚鱗冊。載田之高下邱畝。田賦取焉。亦謂之丈量冊。黃冊繫田於戶。魚鱗冊繫戶於田。賦役兼輸。蓋依明一條鞭舊制。康熙中。詔定丁額。滋生者永不加賦。則一變舊制矣。雍正中。以丁銀攤入田賦。通謂之地丁。則再變舊制矣。此其利在無田之丁。可不納一錢於公家。而兩弊亦由是發生。舉一切賦稅。悉取之農夫。而富民市民。擁貲巨萬。食指千人。苟不服田畝。卽終歲不輸絲粟。此爲最不平等之事。一弊也。子弟以無賦稅之負擔。相率而舍業荒嬉。游士惰氓。到處皆是。此爲野蠻自由之民。二弊也。若漕糧。惟江蘇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東八省有之。運儲於京。通各倉。供官俸軍餉之用。厥後均改徵折色。惟江浙尙由海運。征商之政。初沿明制。凡水陸衝途舟車商旅會集之地。輒置關設官。以摧商貨。而以京師崇文門收稅爲最苛。是謂常關。海關設於通商以後。以外人任稅務司。主推進出口貨事。又有釐金。創於咸豐軍興之際。設卡抽釐助餉。後遂相沿未撤。其初值百抽一。浸至值百抽五。甚且值百抽十。漫無限制。利歸中飽。商旅病甚。辛丑和約。以加徵海關稅。允裁內地釐金。然迄清末。各省釐金未盡裁撤。而海關稅如故。此外又有各種雜

稅。曰課。如鹽課茶課漁課蘆課礦課是。曰租。如旗地租學田租及公地公田官房等租是。曰稅。如牙稅契稅牛馬等稅是。就中以鹽課歲入爲大宗。契稅次之。洎乎末造。又有房捐膏捐之屬。

兵刑之制。清代兵制。凡經三嬗。始則旗兵最強。中尤以索倫兵爲最。旗營區分二類。環衛都城者有護軍步軍前鋒驍騎火器等營。駐防外省者。凡將軍都統所在皆有之。清初凡大征伐。八旗兵與綠營漢兵相爲表裏。所向有功。是皆經制兵也。嗣後旗兵既習於驕惰。不任事。綠營亦多以老弱充數。不可用。於是一變而爲募勇。嘉慶年間。平白蓮教。半賴鄉勇之力。咸同時代。尤資湘淮義勇成軍。俾太平軍捻兵均歸失敗。乃久之而暮氣漸深。與旗綠營相等。蓋兵與民分。平時有養兵之費。遇事不能得一兵之用。勇由招募而來。其始苦訓練之不易。其繼復苦遣散之綦難。固有必敝之道。均非持久之策也。於是再變而爲練軍。其端發於同治之初。其制成於光緒之季。抽練舊時兵隊。改用新式洋操。似較前制爲差善。然究未能行舉國皆兵之制也。若夫所謂長江水師者。所謂海軍者。所謂徵兵者。所謂警察軍者。或已成窳敗。或僅

襲皮毛。或甫在萌芽。或空存名目。陳迹烟消。無足稱述。民國勃興。其必有以改良兵制。踵武列強矣。刑法之制。舊訂律例。全書凡三十篇。分爲七目。曰名例律。曰吏律。分職制。公式。曰戶律。分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曰禮律。分祭祀。儀制。曰兵律。分宮衛。軍政。關律。廐牧。郵驛。曰刑律。分賊盜。人命。鬪毆。罵詈。訴訟。受贓。作僞。犯姦。雜犯。捕亡。斷獄。曰工律。分營造。河防。以律爲一代之典章。例爲一時之斷制。其最無理由者。獄爲律所不詳。輒許援引比例。以故出入人罪。上下其手。因緣爲奸。流弊孔多。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等。五等之內。笞杖徒又各分五等。流分三等。流罪之加重者。又有充軍發遣。死罪分絞斬凌遲三等。又設刺字梟示滅族戮尸之法。獄具則有枷鈕鐐夾棍天平拶指鞭背之屬。其最無人道者。坐罪之笞杖有定數。問供之拷掠無限制。一囚之獲。一獄之成。無論正兇與冤濫。皆必體無完膚焉。讞獄之官。京師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刑部綜理庶獄。都察院申理冤抑。大理寺平反獄訟。其實則仍刑部主之。外省聽斷之權。概屬州縣。由州縣而府而道而按察司而督撫。層遞申詳以達於部。而其實仍以州縣按察刑部爲主要。此外大辟監候諸犯。歲有

秋審朝審事例。朝審錄刑部獄囚。秋審錄直省罪犯。情實者予勾決。緩決者仍監候。矜疑者則減等。一代刑制大略如此。宣統以後。首除凌遲斬梟之刑。繼采司法獨立之制。停止刑訊。改良刑律。似可廓清積弊。趨向文明矣。奈未及實行而國亡。民國成立。刑法制定以後。其合刑律商律報律諸種。而斟酌盡善。審慎從事乎。

第七章 結論

清室勃興之緣起。前古通古斯族之得志中原也。若契丹。若女真。皆積數世之兵威。歷數百年之久遠。然遼且僅有燕雲十六州之地。金之盛時。亦不過止有區夏之半耳。清太祖努爾哈赤。徒用遺甲十三領。滅尼堪外蘭。克完顏。破明軍。扼奉天以爲根據地。太宗皇太極更征服朝鮮。經略蒙古。製火器。增軍隊。爲出師中夏之豫備。至世祖繼起。遂統一華夏。嗚呼。何興之暴也。推原其故。良由朱明季世。黨禍閔於廷。寇氛蔓於野。神宗熹宗之昏暴。士氣潛摧。遼餉練餉之搜括。民心盡失。國力不支。是以此綿延以及康熙。前後三藩之規復。鄭成功之起事。其勢皆足以亡清。而卒以不亡者。福王志溺於聲色。權移於馬阮。三桂旣蹙桂藩而殄之。晚復起兵叛清。首鼠

兩端。安能成事。斯均所謂孽由自作者歟。惟成功颺起海上。鋒銳莫當。其濶達頗似漢之蕭王。其英武亦不下李亞子。然而一蹶不振。賚志終古。則不從甘輝之言所致也。嗟乎。清之興繁豈偶然哉。

清運極盛之由來。清三百年。以乾隆時代爲極盛。文治則四庫編書。武功則十全紀績。在位六十年。享壽九十歲。猶且雍容內禪。受尊養於上皇。此固漢唐宋明以還中國歷史所稀覯也。然吾觀高宗爲人。早年旣誤任訥親。晚歲復偏寵和坤。幾暇喜爲詩文。類庸俚不足道。相其人格。殆不過如唐之肅代。尙不能及漢之武宣。豐功厚福。曷克臻此。蓋由從前聖祖御宇六十一年。行寬仁政策以綏靖士民。世宗繼統十有三載。復用嚴厲手段以綜覈名實。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承順治開基之後。得此守文兩令主。俾高宗得以躬逢厥盛。坐享其成。天幸也。實亦人事也。雖然。聖祖政治崇尙寬仁主義。而世宗濟之以猛。世宗政治崇尙嚴毅主義。而高宗又濟之以寬。其用意正隱合古人寬猛交濟之道。迺自乾隆以降。而嘉慶。而道光。而咸豐。率皆蒙業苟安中主。而無一嚴察若世宗者。斯其所以吏治壞。邊防墮。百度廢弛。國力衰弱。

馴至不可收拾也歟。

●清●祚●覆●亡●之●原●因● 若乃清祚覆亡之故。有遠因焉。有近因焉。徒卽其表面觀之。則康熙乾隆兩世。蠲租減賦。亦復愷澤之旁敷。稽古右文。幾欲同化於漢族。嘉慶而降。雖曰中材。并無暴主。光緒之禩。有志革新。牽制母后。抑鬱以沒。一旦宮車晚出。歲月未遙。河山倏改。僅存孤寡。良可哀憐。不知清亡之遠因。已種於興盛時期。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慘無人理。怨毒久深。然猶得曰逆取順守。古來公例。野蠻政治。開國類然。胡以降至康乾之朝。輒復大興文字之獄。舉人民之言論思想。一切摧殘而束縛之。何其酷也。至夫近因。尤形複雜。同光之代。內難甫平。外侮迭至。宇內通人志士。咸知腐敗之政策。陳舊之學說。萬不足以希蹤列強。恢復國力。由是傾向於改革主義。迨改革之多所掣肘。迄無成功。由是變而從事於破壞主義。加以西哲民權自由之風說。日以東漸。中朝貴族專制之政體。適成反對。此其所以相抗相敵相排相激。以至於斯也。今者民國成立。易專制爲共和。政體一新。五族平等。將來之幸福。未可量矣。

(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713B

民國三年七月發行
民國二年二月九版



有者不准翻印

清史纂要 (全一册)

實價國幣九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劉法曾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統)(六九五)

標商冊註



604766

(695)

0.90

4.00